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

李叔同·章衣萍卷





印刷工业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

章衣萍·李叔同散文经典



印刷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章衣萍、李叔同散文经典/章衣萍，李叔同著．-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01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阿宏主编）
ISBN 7-80000-407-4

Ⅰ．章…　Ⅱ．①章…　②李…　Ⅲ．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Ⅳ．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4581 号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
章衣萍、李叔同散文经典
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翠微路 2 号　邮编：100036）
*　*　*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振兴印刷厂印刷
*　*　*
850×1168 毫米　1/32 开　133 印张　2912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000-407-4/I·15
全套定价：1160.00 元（全 12 卷）



前　言

作为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现代派文学的重要代表，章衣萍（1902－1946）曾以其小说创作的新异风格而备受关注，但他清新优美的散文小品也同样具备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章衣萍原名章鸿熙，1902年出生于安徽绩溪。1916年入师范学校读书，次年到南京求学。毕业后赴北京大学旁听，并开始文学创作。1924年章衣萍开始向《语丝》等杂志投稿并加入了文学团体莽原社。早年曾与鲁迅交往甚密，又以同乡之仪结识胡适，这对他的文学创作起到了很大助益。1928年后到暨南大学任校长秘书并兼职教员，这一时期成为章衣萍文学创作的高产期，不但写成了大量的小说，而且在散文方面，先后结成集子的就有《古庙集》、《樱花集》、《枕上随笔》、《秋风集》、《衣萍书信》、《友情》等。1946年章衣萍因病去逝。

章衣萍的散文优美清新，宣扬各色情爱是其散文创作的内核，这其中既包括了对异性、对自然的“爱”，也不乏对国事、人生的感慨。他用行云流水似的文字，倾吐自己哀婉柔媚的情丝，表现青年的酸涩的苦闷。而他对异性的敏感，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作者善于抒写自己刹那间涌现的感悟，传达出一种挚烈缠绵的忧思。文字于典雅中展露出轻软的神采，婉转幽扬却不失自然，艺术性臻于完美。

二十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一位才艺卓越的大师，在俗时诗文、书画、音乐、戏剧皆取得突出的成就，出家后专事佛学，为南山律宗的传承与发扬做出极大贡献。他便是李叔同（1880－1942），出家后人称弘一大师。

李叔同，祖籍浙江平湖，1880年出生于天津市河东区，39岁时皈依佛门，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李叔同幼年丧父，只与母亲相依为命，加之天性中生就的忧伤，使得他在十几岁上就产生了强烈的人生“无常苦空”的念头。二十岁时携母亲妻子赴沪，居城南草堂，攻读诗词、金石、书画，并组织了上海书画公会。1905年官费赴日学习西洋油画兼钢琴，并于次年加入同盟会，在东京组织艺术团体春柳社，亲自创编和演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话剧。1910年回国后作编辑、任教员，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期间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现代美术、音乐人才，著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皆出其门下。1918年李叔同披剃出家，受戒于灵隐寺，从此悉心研究佛经禅理，直至1942年卒于福建泉州。

李叔同的诗文作品有《秋草集》、《李庐诗录》，以及出家后的《晚晴集》、《弘一大师文钞》等。在他出家之前，他的诗文创作文辞华美、气韵高华，充满了才情感怀，但在其潜在的张力下却表现了对生命与万物无比哀伤的同情之心。而至出家之后，李叔同的部分书信和文章则表现出恬淡、静悟的风格，给人以智慧启迪，意境深邃幽远。

本文库收录了章衣萍、李叔同两位经历与风格皆迥然相异的作家的散文经典作品，从中可以使读者更好地把握二十世纪初期现代文学创作的不同风貌。



目　录

章衣萍散文经典



李叔同散文经典

文　选



序　跋



疏铭传记

章衣萍散文经典



小　　序

小僧衣萍是也，自从离开古庙，托钵上海，疾病缠绵，瞬将一载。死则心实不甘，生则未能愉快，呻吟卧榻，无计谋生。病中不能作文，乃将学道古庙时所作零星碎稿，编成斯集，并承苦雨斋中岂明大师之助，始克有成。以过时之笔墨，换糊〔餬〕口之金钱。境之所迫，无可奈何。况当此战云迷漫，民不聊生，不知命在何时，宁复计及名誉。茫茫四海，大雅君子，鉴之谅之。

五，二十，衣萍自序。

古庙杂谈

(一)

近来在读小泉八云的《诗的鉴赏》(Apprecia - tion of Poetry)。小泉八云的议论，有时也未免稍旧；但实在有独到的地方。我最喜欢的是《勃朗宁研究》 (Studies in Browning) 一章。勃朗宁是不容易懂的，虽然我们的文豪可以花两小时就做一篇介绍勃朗宁的文章。小泉八云论勃朗宁，以为勃朗宁同爱默生 (Emerson) 一样，可以说是“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 者。但他们的个人主义，并不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他们的个人主义意思是 Self - cultivation，“是每个人都应该发展他的体力和心力到于极度”。这样的个人主义的教义，就是 make yourself strong。人不过是一个人罢了，不是上帝；所以你也许要做许多坏事和笨事。但无论你干什么，就是干坏了，也应该好好地干去，用全副力量去干，“就是强恶也许比弱德会好些”！

我可以算是不懂得勃朗宁的，因为他的全集，我并没有读完，也读不全懂。(中国恐怕没有人敢说真懂得勃朗宁！) 但我读了小泉八云这段议论，实在是很欢喜的。中国人实在是太懦弱了，而且我就是其中懦弱的一个。

从身体一方面看来，我们不是太胖，就是太瘦，或者是太矮。(有许多女学生真是矮得无可再矮！) 我们不但远比不上那碧眼黄发的白种人，就是比起那短小精悍的日本



人来，也觉十分惭愧，几乎不敢用镜自照其憔悴的脸。从精神一方面看来，我们的心理上有从古传来的两个魔鬼：一个是“忍”，一个是“让”。“忍”便是像乌龟一般的缩起头来；“让”便是像猪羊一般的任人宰割。

你们的老婆给军阀们的丘八强奸了，你们的儿子给军阀们拉夫拉走了，你们的房子给丘八和土匪焚烧了，然而你们只会痛哭流泪的逃走，你们只会躲在租界上打几个电报，你们只会……。我告诉你们：“忍”和“让”是乌龟和猪羊的道德；你们是人，你们应该 make yourself strong!

这是听说来的，也许是实事罢。无锡的城外一带，当齐燮元从上海再攻卢永祥的时代，城外的商店和住户可说是抢得精光了。然而无锡城内独能保全。这并不是齐燮元的丘八忽然大发慈悲，实在是无锡城内的商团在城边设了电网，所以齐燮元的败兵不能进城。

你们应该用枪炮抵抗枪炮，至少你们也应该设起电网。你们应该武装起来！

假如你们是人，你们就应该 make yourself strong。否则，你们用猪羊去孝敬凶恶的丘八，你们自己也就是猪羊。

中国现在所需要的，不是浅薄的博爱主义，而是自强的个人主义！否则像这样大多数弱似乌龟和猪羊的人们，在军阀的枪炮底下牺牲，也是活该！

十四，三，十。

（二）

近来常听见一种高超的议论，便是：你们应该读书，

不应该做文章。

究竟读书要读到什么时候才可做文章呢？这个他们并没有说。

于是胆小的人们，从此吓得不敢动笔，老实的人们，于是一面动笔，一面又忏悔。从此而中国的文坛上现出一层寂寞的灰色。

这真教人纳闷。

我推求这种高超议论的来源，而知道有两种思想在那里作祟，便是“不朽论”和“历史论”。

作一文，著一书，必曰，我将何以不朽，何以在历史上占位置。“不朽论”的老调，便是“悬之四海而皆准，推之万世而不惑。”这本是儒家的古旧思想。

然而只要旧思想穿上新衣裳，青年们当然从此不敢怀疑。

其实世间决无永久不朽的真理。至于历史上的位置，也很难说，这正如康德（Kant）的位置，在英美的哲学史上一定占不了几页；而且尼采（Nietzsche）的位置，在胡适先生的《五十年来的世界哲学》上，便用了“其实尼采一生多病，也是弱者之一”两句俏皮话，作了尼采《超人论》的收场。

读书而读到康德和尼采一般的渊博，当然也不是容易的事。然而历史上的位置究竟还渺茫。

我告诉你们：你们活着，应该做活着的事。你们有议论便发议论；你们不妨一面读书，一面发议论。

在太阳底下，没有不朽的东西；白纸的历史上，一定要印上自己的名字，也正同在西山的亭子或石壁上，题上自己的尊号一般的无聊。

而且就自己求学问方面说，作文和谈话都是训练自己



思想的好方法，这正好借了胡适之先生的英文话，告诉你们 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of appropreating one' s own thought。

十四，三，十三。

（三）

近来忽然觉得，我们贵国人（当然我也在内）有两种观念是不很清楚：一种是“数”的观念，一种是“时”的观念。

假如你早上起来，你问你的朋友，“现在几点钟了?”无论实际上是九点十分，九点二十分，或者九点二十五分，他也许就猝然的回答你说，“现在是九点钟。”

你们要是不相信我的话，尽可随时试试你们的朋友，有太太的可以试试太太，有小姐的可以试试小姐，有儿子的也不妨试试你们心爱的儿子。我的话大概总有效验的，虽然我不是预言家保罗，也不会哄你们花五毛钱去得一辆汽车。

一天分做十二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已经够麻烦了，却偏偏要分做二十四小时，每小时又要分做六十分，每分又要分做六十秒。岂不是太麻烦了么？我的祖母是个国粹派，伊总以为太麻烦了的。

伊曾慷慨激昂地对我发过议论，伊说，“太阳从东方起来便知道是早晨，太阳从西方下去便知道是天晚，太阳走到天空的中央当然是正午，岂不很明白么？偏要分做几点几十分，真是麻烦而且无聊。”



如若有人请我祖母去玩，伊一定说，“我早上来。”无论是早上九点钟，十点钟，十一点钟，然而太阳没有走到天空的中央，当然仍旧还是早上。

其实太阳何尝常常能走到天空的中央，天空的中央又在那里？然而这些问题是不许提出的，提出也是愚问。

我的祖母究竟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其实七十岁以下的人们，或者就是自命受过教育的人们，“时”的观念不清楚如我祖母的一定不在少数。

孟禄（Dr. Paul Monroc）博士到过中国以后，曾对人发这样的议论，“中国人宴会多半是迟到，上火车却总是早到。”

火车开行是有定时的，中国人当然不舒服了，所以非早到不可。

然而我是中国人，总以为中国人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们聪明的祖宗虽然也发明了指南针，后来又发明了“日晷”，然而壁上挂着滴答滴答的时钟终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当然过不惯那些几点几分几秒的生活。

要说我们贵国人对于“数”的观念不清楚，一定有许多热血的青年们觉得十分不舒服了，我猜想。

二五一十谁不知道？三三得九谁不知道？六六三十六又谁不知道？谁说中国人“数”的观念不清楚！

然而热血的青年且慢着，这是有事实为证的。

我们且不必扯到大学中学里的数学成绩是怎样坏，因为近代所谓时髦的青年们多半是文学家，他们会做新诗，他们会做白话文，他们会喝酒，他们也会失眠，当然是不需要数学的；而且徐诗哲也公然的在什么附中演说过，世界上的大文学家多半是不善数学的，他更会从古至今从西到东的引了许多例。



我们且谈谈古人罢，古之文学家或者不如今日之多，而且骂古人究竟是一件便宜的事情。无论你骂他是猪，是羊，是牛，是马，是卖国贼，他当然只有沉默地受着，无论如何也不会从棺材里跳出来回骂。

我总疑心古人对于“数”的观念是不清楚的，你且看他们怎样的胡闹：胸中有五脏，天上有五星，阴阳有五行，人间有五伦。你看他们只会用一个“五”字包括一切。你看他们对“数”的观念是何等的模糊！

“朋友！你们贵国有若干人?”

“四万万人！”

中国真只有四万万人吗？谁统计过。有人说从民国以来战争频仍，现在只有三万万人了。然而谁又统计过？我也知道这是不容易统计的。然而你们贵村有若干人？你们贵府有若干亲戚朋友？你老有多少贵庚？你家少爷结婚了几年了？你能够一气答出而不谬误吗？我猜你是要弄错的，就是用心理学家的统计方法也会弄错的。

十四，三，二十。

(四)

我初到北京的那一年，东安市场仿佛是一片焦土，只有几间矮小的店铺，还留着几壁烧残的危墙。伴我到东安市场的T. 君，指着一堆瓦砾的焦土告我说，“那里从前是很闹热的。”

“哦！”我毫无感想地回答T. 君。

不知过了几月，而东安市场在鸠工动土了。又不知过了几月，而东安市场焕然一新了。

那时我相识的似乎只有T.君，所以再陪我去逛新建筑的东安市场的仍然是他。

“呵！如今的东安市场比从前宽敞得多，整齐得多了。房屋比从前高大，街道也比从前开展了。”T.君赞美地说。

“哦！”我含糊地回答T.君，脑中引起许多的感想来。

我们徽州的闹热商埠，当然要推屯溪镇了，所以徽州人都称屯溪镇为小上海。

有一年，那时我头上还梳着小辫子罢，屯溪镇失火了，一晚便烧去几百家。

我惨然了，听见这火灾的消息以后。

“那有什么呢？屯溪镇是愈烧愈发达的。”父亲毫不在意的说。

“难道烧去许多房屋财物也不可惜么？难道这样大的损失反愈损失愈发达么？”我似乎不相信父亲的话似地说。

“损失，这不过暂时的。我所看见的屯溪镇是：火烧一次，房屋整齐而且高大一次；火烧一次，街道宽大而且洁净一次；火烧一次，市面繁华一次。”

我当然不懂了，因为父亲说的是屯溪镇的历史上的话；而我那时年纪很小，我的头脑中简直没有屯溪镇的历史。

但后来也渐渐明白了，从我的头上的小辫子剪了以后。

我看见了许多古旧的老屋，在我的故乡，污秽而且狭隘，墙壁已倾斜得摇摇欲倒了，然而古屋里的人们照样地生活着，谈着，笑着，他们毫不感觉危险而且厌恶。

我怀疑而且不安了，“这么古旧的老屋还不想法子改造么？”



“改造，谈何容易，要损失，还要代价。”一个老年人很藐视地告诉我，他是我的亲戚。

我恍然了，知道改造不是那么容易。

然而狂风吹来，古屋倒了，新屋又建筑起来了；大火烧来，古屋毁了，新屋又建筑起来了。狂风和大火底下，当然损失了不少的生命和财产，然而新屋终于建筑了起来。

从此以后，我赞美狂风，也赞美大火，它们诚然是彻底的破坏者；然而没有它们，便也没有改造。

有时我也替愚蠢的人们可怜；有时我又想，为了改造，为了进步，愚蠢的人们是应该牺牲。

我希望狂风和大火毁坏了眼前之一切的污秽而狭隘的房屋，在荒凉的大地上，再建筑起美丽而高大的宫殿来。我希望彻底的破坏，因为有彻底的破坏，才有彻底的建设。

我赞美东安市场过去的大火，因为有了它，东安市场才有现在的新建设。

十四，三，二十五。

（五）

偶然买得一只母鸡，便送到 Amy 的府上去。

那里住着的 Y 小姐也有三只母鸡。

我把我的母鸡放在 Amy 府上的庭中，Y 小姐和 Amy 都围上来。

“几吊钱买的？”Amy 问。

“八吊半。”我欣然地说。



“买得便宜!”Y小姐夸奖地说。

然而Y小姐的三只母鸡也围上来了，其中一只黄毛的母鸡，气凶凶〔汹汹〕地直冲到前面来，将我的母鸡的颈儿咬着；然而我的母鸡亦颇不弱，于是伊俩便决斗起来了。

Y小姐与Amy站在一旁瞧着，笑着。

我的确忍不住了，瞧着这无理的决斗。我于是用左脚将我的母鸡踢开，然而Y小姐的母鸡又直扑上来了；我知道这无理的决斗是不可免的了，于是也站在一旁，说:

“你们斗罢，畜生们!”

“斗死一只也好，横竖有鸡肉吃。”Amy接着说。

然而我心中又似乎有牢不可破的伦理：我总觉得人可以杀鸡，鸡决不可以杀鸡的。于是我也加入鸡的战斗，连午饭也不想去吃。

Y小姐与Amy自然笑我多事了。

然而因为我的干涉，鸡们的争斗终于停止。

我知道鸡们是不忠厚的，这也不自今日始了。鲁迅先生的后园养了有三只鸡，这三只鸡自然是朝夕相聚，应该是相亲相爱的了。然而也时常争斗，我亲眼看见过的。

“鸡们斗起来了。”我从窗上看出去，对鲁迅先生说。

“这种争斗我也看得够了，由他去罢!”鲁迅先生说。

“由他去罢!”是鲁迅先生对于一切无聊行为的愤慨态度。我却不能这样，我不能瞧着鸡们的争斗，因为“我不愿意!”

其实“我不愿意”也是鲁迅先生一种对于无聊行为的反抗态度。《野草》上明明的说着，然而人们都说“不懂得”。

我也不敢真说懂得，对于鲁迅先生的《野草》。鲁迅



先生自己却明白的告诉过我，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

我想养鸡，因为我爱吃鸡蛋。

我因为养鸡而想起爱养鸡的杜威（John Dewey）先生来。

杜威先生离开中国以后，我们大概对于他的最近的思想和生活都茫然了罢。这是麦柯（William McCall）博士告诉我们的关于杜威的一件趣事。

杜威先生回国以后，在家中养了几只鸡。他爱拿他养的鸡所生的鸡蛋去送他的朋友。

一天，他拿了几个鸡蛋去送他的同事哥仑比亚大学某教授。

某教授刚巧不在家。

杜威先生将鸡蛋留下，自己回来了。

后来某教授回家，仆人告诉他说，“今天有个卖鸡蛋的送了几个鸡蛋来。”

某教授想了半天，才知道卖鸡蛋的原来是杜威先生！

麦柯博士曾告诉我们某教授的名字，可惜我一时忘记了，记不起某教授的名字来。

这自然是杜威先生的趣事。我之养鸡，并不是想媲美杜威先生。杜威先生养的鸡多，所以生的鸡蛋还可以送人；然而我只有一只鸡，我送给 Amy，因为我的鸡养在伊的家中，生出蛋来还是我吃。

我是贫者，没有余蛋送给旁人。

十四，四，三十。

记濮文昶的词

近来在《金陵词钞》中看濮文昶的九十九首词，觉得他的确是清代的一个很好的白话词人。我因为濮文昶的名字似乎很少人知道，所以在这里略略的介绍一下。

濮文昶，字春渔，溧水人。他是咸丰九年（一八五九）的举人，同治四年（一八六五）的进士。他曾做过随州的知州。他生在清末，正当内忧外患纷来的时代。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僧格林沁破英法兵于大沽。十年（一八六〇）英法两军破天津，入北京，咸丰帝避难热河，那时洪秀全正扰乱南方。十一年（一八六一）官军克复安庆。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左宗棠定浙江。三年（一八六四）曾国藩克复金陵，秀全自杀。濮文昶有《惜余春》（甲子，十二月，叶县题壁）为词，下半首写那时代的情景：

> 又况是战血模糊，凶风浩荡，满地虎狼成队。几人马上，将相王侯，已是毛锥不贵。尽道名酣利酣，我敢独醒，天胡此醉？偏尝些苦辣酸咸，留待回甘一味。
>
> 《词钞》卷七，一页。

他的词时常不避白话句子，我们在《惜余春》的末句便可看出。濮文昶虽生在清末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时代，但他的最好的词却是情词。近来很有人提倡血与泪的咀〔诅〕咒文学，厌恶宛转呻吟的情诗。但我们以为在人类本能方



面，性欲实在和食欲有同样的重要；恋爱的呻吟的声音，同血与泪的咀〔诅〕咒的声音，在文学上占同样的价值，有同样的重要。我们现在且看濮文昶的情词：

> 甚名花，难称意。百样娇嗔，百样将人腻。一任人猜心上事，问了无言却又盈盈泪。脸销红，眉敛翠，浪说同心只有愁难替。除却埋愁无别计，寻遍人间没个埋愁地。
>
> 《鬓云松》，《词钞》卷七，三页。

“除却埋愁无别计，寻遍人间没个埋愁地。”这两句词何等沉痛！何等动人！但我们可以决定不是那些呆笨的文言词藻所可写出的。最妙的却是《河满子》一词：

> 消息声声钗钏，光阴寸寸鞋尖。不信天涯真个远，算来只隔重帘。琐碎零香剩影，无端付与泥黏。
> 心上丁香结子，几回欲解还箝。试问工夫闲也未，口头格外矜严，手摩桃瓤梅核，人儿各自酸甜。
>
> 《词钞》卷七，七页。

还有那纯粹的白话词，如：

> 偎颊迴眸小语骇，几回贪恋几回猜，不曾中酒软咍咍。紧护春寒防转侧，为劳将息互安排，贴侬心坎贻郎怀。
> 醒也欢娱睡也甜，衾窝真个暖香添，手搓裙带当花拈。好梦模糊偏耐想，春光漏泄不能瞒，眉头尖又指头尖。



《浣溪纱》四首之二，《词钞》卷七，十二页。

这两首词描写得多么宛转，多么细丽；要是给提倡道德的胡梦华看见，又要骂他是不道德的情词了！

近来的诗人犯了一个大毛病，便是直率的抽象的乱写。有许多新诗，照我们看来，只可算是白话，不能算得诗；我现在且举出一个极端的例子：

南通的文明，
不过生活程度的增高。

缪金源《南归杂诗》，二十四首。

十，二十，《晨报副刊》。

缪君的杂诗也有几首是我所爱读的，但我不得不大胆的说一句：上面的诗是一句很平常的话，不能算是诗！我们读濮文昶的词应该得着一种教训，做诗的人不妨用平常的事实，但同时却应该有浓厚的情感。我们且看濮文昶的词：

眉月伴三星，历历成心字。月下刚排雁影斜，心上人儿是。月又向西沉，雁又从南去。暮雨楼空不见人，化作心头泪。

《卜算子》，《词钞》卷七，六页。

这首词看来很寻常，却有异样的说不出的美。我们应该懂得此词的妙处，然后才不致做出那直率的诗！

据《金陵词钞》的小注上说，濮文昶著有《珠雪龛词钞》，我曾花了一天的工夫，找遍了琉璃厂的书店，终于没有找得。他死后不过几十年，他的《词钞》竟几乎绝迹，不是《金陵词钞》选的九十九首，我们几乎不知道这



个好白话的大词人了！我现在且举出吴虞《秋水集》上的两句诗，做这篇短文的结束：

我论诸家还一叹，
古来佳作半无名！

十一，十一，十四，早。

记石鹤舫的词

石鹤舫，安徽绩溪人。生当前清道光季。其生平事迹不甚可考。著有《鹤舫诗词》一卷。胡适之先生曾藏有钞本。数年前，余偶然与胡先生谈起有清一代的词，提到世人所崇拜的纳兰性德，先生昂然曰："纳兰性德的词远不如我们绩溪的石鹤舫。"可见先生推崇鹤舫之深。其后，余曾见残本《鹤舫诗词》，为道光庚子（1840）扫花山房所刊。卷首有婺源齐彦槐一序。扫花山房不知为何处书坊，此残卷之《鹤舫诗词》实为海内孤本矣！当时曾将所爱读之词，钞录十余首。齐彦槐谓鹤舫之词"有南唐宋人遗韵"，信为知言。今仅钞录数首，如下：

步蟾宫　旅感

晓风料峭鸣窗纸。乍睡醒，乳鸦声里。思量幽梦忒匆匆。只恋着枕儿不起！春花秋月如流水。怕回首，愁罗恨绮。别时言语在心头。那一句依他到底！

酷相思　忆别

杜宇声声花满地，尽提起伤心事。记暗递香罗挑锦字。一半是相思谜，一半是相思泪。拟托新词传别意，奈未便将书寄。更暮暮朝朝风雨细。待醉也如何醉？待睡也如何睡？



太常引　鹧鸪

江南都爱好烟波，偏汝惜蹉跎。谁不是哥哥？是那个殷勤教他？似闻说道：有人为我，青鬓暗消磨。便算汝情多，问听得人儿奈何？

江城子　春日旅感

东风吹我落天涯。好年华，不还家。枉费许多情泪送琵琶。心迹近来何所似？墙上草，路旁花。故园回首隔烟霞。树交加，竹横斜。未识何时归理钓鱼槎。来往水村山市里。书可借，酒能赊。

（附记）这篇小文为六七年前在北京时的日记中的一节，后曾钞出发表于《暨南周刊》。关于石鹤舫的历史，尚待考据。我希望将来有替石鹤舫作评传的机会。替石鹤舫作序的齐彦槐，从《中国人名大辞典》（一四二四页）查得其小史如下：

“清，婺源人。字梦树，号梅麓，又号荫三。嘉庆进士，授庶吉士，选金匮知县，有治绩，尝建海运议于苏抚陶澍，得旨优奖，以知府候补。罢官后，侨寓荆溪。精鉴藏，工书法，为诗出入韩苏，尤长骈体律赋，有《双溪草堂诗文集》，《书画录》，《天球浅说》，《海运南漕丛议》等书。”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日记。

柏克赫士特女士

(一)

最近几十年来，世界上有两个女子在教育方法上有重大的发明，在教育制度上有特别的贡献。伊们的地位，在未来的教育史上也许竟和卢梭（Rousseau）福禄培尔（Frobel）一般的重要，伟大，光荣。这两个女子：一个是意大利的孟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女士，一个是美利坚的柏克赫司〔士〕特（Helen Parkhurst）女士。

孟特梭利教学法（The Montessori Method）自美国纽约的《马克罗杂志》（The MeClure’s Magazine）于一九一一年五月号及十二月号，又一九一二年之五六月两号陆续讨论后，已引起美国以及各国之注意。一九一二年 Anne E. George 女士复将“孟特梭利教学法”译成英文，风靡全世界。我们教育不发达的中国，也已将孟特梭利的教育学说陆续的介绍了一些过来。“自动主义”的名词已经在国内风行一时，我们可以不必多说。我现在且来谈谈达尔顿制的发明者柏克赫士特女士——今年受“中华教育改进社”之请将于六月间来华的柏克赫士特女士。

柏克赫士特这番到中国来，表面上虽说是中华教育改进社请的，其实是柏克赫士特女士自己愿意来的。我们贵国虽然是一打起仗来便花下几百万几千万，我们的军阀虽



然是有钱买炮，买炸弹，买飞机，买无烟火药。然而我们的教育界是教员索薪，学校关门，自己挣饭之不暇，那里还有什么余钱请欧洲，美洲的什么男教育家，女教育家呢！

诸位留心看报的人大概总可记得，去年有一次曾说起柏克赫士特女士于四月间到日本讲演，顺便到中国奉天一行。那时在美国的王卓然君曾为此事寄了一个通信在《京报》上。国内教育界热心达尔顿制的人，大家都望穿秋水了，然而柏克赫士特女士到底没有来！无缘呀，我们寂寞的中国，去年竟请不到柏克赫士特女士。她到日本讲演后，因为身体不舒服，所以匆匆回美了。这令我想起那年到日本讲演的相对论发明者恩斯坦博士。蔡元培先生正在这里找大房子要容下三四千人听讲演的地方，他曾问我是否我们古庙里的正殿能容得三四千人听讲。然而蔡先生正在这里兴高采烈的预备讲演厅，恩斯坦博士却匆匆由日本回德去了。那时热心相对论的人都十分失望，一个自命为“小恩斯坦”的朋友曾咨嗟叹息地对我说起。柏克赫士特女士去年不能到中国来，许多热心达尔顿制的人们一定也十分失望吧。那时曾有人到处发信请大家招待柏克赫士特女士，结果是闹了一场空忙！

然而柏克赫士特女士终于要到中国来了。我们中国因为天灾人祸无力请她。她却自己来，自己拿出来往的川资，她请了一个陪她同来的书记，这书记的薪水和盘费也是她自己出。她觉得中国是可爱的，中国古代的文明也曾给了西方很大的影响。她爱和平的中国人，爱中国古代的美术。她觉得达尔顿制在中国有了试验，有了萌芽了，她总想亲自来看看，我们这个达尔顿制的母亲对于她的孩儿达尔顿制在中国这样天灾人祸的国家里生长，终觉有点放



心不下。她每年只有暑假有点空闲时间，她便在今年抽点时间来帮助中国。她已经决定去年六月二十五日从 Vancour 动身，大约七月间到中国。在那荷花含笑，夏蝉迎风而鸣的时节，我们的达尔顿制的母亲柏克赫士特女士要站在我们沙漠的国土里，对着我们微笑了。这是怎样可喜的事呀！

我们总说美国是一个经济侵略的国家：他们有的是商品，商品，商品，他们要的是金钱，金钱，金钱。我们的同胞们正在这里高唱打倒帝国主义，我们的同胞们正在这里痛心疾首于留美学生之卖国卖家，我们的同胞们正在这里反对美国在中国设立的种种教会学校。然而最近十余年来，美国曾跑进中国几个学者，美国曾输入中国许多文明：自杜威（John Dewey）来而实验主义在中国才占了地位；自孟禄（Paul Monroe）来而教育调查方始盛行；自麦柯（William McCall）来而心理测验才有了基础；自推士（George Twiss）来而中国才有科学的教育考察。我们更可以说，自柏克赫士特女士来而中国的达尔顿制才有了指导。我不是什么留美学生，我也不是什么亲美主义者；但我可以说，我们的留美学生虽然只会站在会场上，大呼"是哥仑比亚（Columbia）的，来呀！"然而最近十余年来，美国的确也输入了中国不少文明，不仅是电灯，电话，轮船，火车的物质文明，并且还有极纯粹，极新奇的精神文明。我们也可以说，最近十余年来，没有一国有美国这样输入了中国许多学术，发生了这么多的影响。至于这些影响是好是坏，这些学术是肤浅是高深，以及美国的学术在中国未来的学术史上，要占若何的位置，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二）

我们谈起柏克赫士特女士，自然便想到她所发明的达尔顿制。达尔顿制是“一种教育改组的方法”。（A way of educational reorganization）达尔顿制是对于现行的“年级制”采一种革命态度的。我们且先谈年级制的弊病。

年级制从 John S. Comenius 极力提倡以来，也有了三百余年的历史。现在世界上的学校，大都采用年级制。吾国自清代光绪变政，设立学校，同时年级制也输了进来。年级制是以教员为中心，以教科书为工具，聚智愚不同的学生于一级，不问学生的个性，使他们同时学一样的功课，在一个教室内听讲。聪明的人嫌教师教得太慢，呆笨的人嫌教师教得太快。聪明的人只得坐在课堂上打瞌睡，看小说，混时间，等着呆笨的人的追赶；呆笨的人却整日整夜的忙着，连吃饭，睡觉，如厕都没有工夫，结果还是追赶聪明人不上。所以有一次胡适之先生同我们一班小朋友说笑话，“你们也想进学校吗？我以为学校是为呆笨人而设的。”对呀，现在所谓年级制的学校，的确是为呆笨人而设的。一本陈文编的《算术》，聪明的学生只要两个月就演完了，学校里偏要教上一年半载；一部顾颉刚编的《初中国文》，聪明的学生只要半年就可读完了，学校里偏要教上三年国年。况且在同一时间内，一定要强迫许多学生听同样的干燥无味的功课，所以有时教员正在堂上津津有味的讲“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学生的头脑里，也许竟在想，“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景阳冈武松打虎”。年级制的讲堂上的教员是一只猴子，他只顾站在台上玩把戏，也不知台下的人是在欢喜，是在



厌恶。

达尔顿制是对于年级制的一种革命，一种反动。正因为大家都吃年级制的苦吃够了，正因为大家痛恨年级制已到极点了，所以达尔顿制自柏克赫士特女士提倡以来，不过四五年，已风行世界各国。但是我们研究过教育史的人，总应该知道：每一种的教育制度与方法，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每一种制度与方法都有它的理论的来源，都有它的祖宗的来历，都有它的发展的程序。达尔顿制也不是柏克赫士特女士从天到地，从地到天的空想出来的。它是“杜威的教育学说”的应用；它是“孟特梭利教学法”的扩充与改进。

我们知道柏克赫士特是私淑杜威而受业于孟特梭利之门的，她的思想当然免不了受他们很大的影响。杜威曾到吾国讲演，他的教育哲学，自然知道的人很多。他生在民主主义（Demoncracy）的国家，况且他又是实验主义者，所以他的教育学说，一方面注重个性的自由发展，一方面又以为学校生活，就是社会生活。孟特梭利教学法，以自由为根本基础。其实她所主张的“自由论”，其思想的根源是从卢梭来的。卢梭主张“社会自由”，孟特梭利则主张“普遍自由”（Universal Liberty）卢梭绝对排斥一切的知识和书籍，大声疾呼的高唱“返于自然”，把所有的教育制度，根本攻击得不留余地。西洋的教育学说，可以说是卢梭以前是一个天地，卢梭以后又是一个天地。从卢梭以至杜威，孟特梭利，柏克赫士特，其根本教育思想多有线索可寻。

我现在不能多谈这些教育进化史上的许多空洞问题，这些问题只好让中国的未来的“孟禄博士”做教育史的时候，再来细说。我们现在且讨论柏克赫士特女士的达尔顿



制的根本原理。

我们研究达尔顿制的根本原理，把柏克赫士特女士在她的著作中所说的话，归纳起来，可以得以下三条原理：

（一）自由研究　许多人总以为柏克赫士特女士所谓自由是放纵的，无限制的，无范围的，其实是大谬不然。柏克赫士特女士自己说得好："喜欢做什么便做什么的小孩，不能算是自由的小孩。"达尔顿制的自由是有计划的，有秩序的，有限制的。达尔顿制中所谓自由，是让学生有自由研究科学的机会，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表现他的天才的真相，没有时间表的限制，不限定于某一时间要强迫他学习某种干燥无味的科学，不限定于某一时间内关住他于某一冷酷的教室。我们研究心理学的人，当知道没有自由便不能引起兴味，没有兴味便不能引起努力。达尔顿制中的自由研究，是让学生对于每种功课都有学习的兴趣。达尔顿制的教员是不应该采取严格的干涉态度的。达尔顿制中的教员是看守者（Watcher）和助理者（Helper），不是指挥者（Dictator）和向导（Cicerone）。孟特梭利的教学法是以自由为基础的，达尔顿制也一样的以自由为基础。

（二）协力合作　杜威女士（Evelyn Dawey）说：柏克赫士特女士的意思，是以学校为社会学的研究室（The sociolegical labortory）而富于团体生活的组织。这种思想完全是受杜威教育学说的影响的。学校不但为将来适应社会的预备，学校应该使环境与组织成为实际的社会。社会不是个人能单独生活的，多数单独的个人不能算是社会生活。社会所以能成立，在于个人能互相合作，互相扶助。达尔顿制是以学校为社会生活的实验。所以学校中有许多集会，学生有学生的集会，教师有教师的集会，各科有各科的集会。无论那一科，那一个学生，那一个教员，都有

互相联络的机会：互相批评，互相研究，互相讨论。况且没有赏罚，升级，留级种种荣辱问题，所以学生们自然也不致互相猜忌，互相捣乱，互相虚伪。所以在达尔顿制底下的学生，是真能发展“协力合作”的精神。

（三）先知后行　中国的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孙中山以为“知难行易”柏克赫士特女士教人“先知后行”。达尔顿制教人学习功课，先由教员给他一个中心的概念，一个研究的范围，一个学习的方法。我们研究心理学的人，应该知道每一种思想，先有一个概念，然后分析这概念的种种事实，成就一个普通的真理。达尔顿制教人学习，是采用这种原理的。所以有课程指定，使学生知道应学何科，何科有何种的功用。从前的教师只是糊糊涂涂地教学生去学，某时学国文，某时学算术，某时学地理，却丝毫不将某科的清楚的概念告诉学生。这种被动的，依赖的，糊涂的，奴隶的求知识方法是不对的。达尔顿制的使学生求知识，是自动的，独力的，创造的；它不但使学生勇猛精干的去行，却先使学生先知何以去行的原因。先知后行是达尔顿制的第三种原理。

但是达尔顿制的特长，不在它的原理而在它的方法的应用。“自由研究”，“协力合作”，“先知后行”这些普遍的原理凡是近代的孟特梭利教学法，设计教学法，以及种种的试验学校所同具的。达尔顿制所以能风行世界在于它的方法的应用，——一种对于年级制的革命方法。我们在下节且讨论达尔顿制的应用。

（三）

我们来谈谈柏克赫士特女士的达尔顿制的特长，达尔



顿制与旁的新式教育法不同的，就是它的“实验室”。年级制是每一年级一个教室，达尔顿制是每一科一个教室；柏克赫士特女士不叫它做“教室”，叫它做“实验室”。实验室是学生求知识的工场，是学生互相和协作精神表现的场所。某科的实验室，凡关于某科的参考书籍，应用仪器，全都放在里面。那里也有黑板，同旧式教室一般的。那里也有教员，但那里的教员是居于指导的地位，一切功课都由学生自己实习，教员只是站在旁边。学生遇有不懂的地方，自然也可问教员，教员发现学生有谬误的地方，自然也可随时指导学生。那里的学生自己都是实验者，没有旧式制度的依赖，欺骗，敷衍等恶习惯。那里的学生都有完全自由，但因为有了自由，也就有了兴味；有了自由，也就有了责任。在那里的学生都不能不用思想。叔本华（Schopenhauer）赞美思想，反对读书；以为思想是自己跑马，读书是让旁人在自己脑里跑马。叔本华的话虽然偏激，但里面实在也有千古不灭的真理。要学生去读死书是不行的，要学生把老师的话牢牢地记着也是不行的。在旧式教室内，只许教员在堂上讲话，只要学生在堂下静听，真活像教员在学生脑里跑马。朱熹说：“学原于思”。他的话是很对的，达尔顿制的好处，就是能让学生自由思想。旧式制度有教室，有自修室，有图书馆。大概以为教室是教员教授的地方，自修室是学生自己学习的地方，图书馆是学习参考书籍的地方。达尔顿制的实验室，只有一个实验室，便可以免去教室，自修室等种种麻烦。所以就设备方面说，也极经济。从前的教室里，学生总要每人一张桌子，一张凳子。但在达尔顿制的实验室里，只有几张长桌，几张长凳，便可省却许多无用的木料家伙。从前年级制每一级要一个教室，年级愈多，教室也愈多。达尔顿



制的实验室，有时竟可容几百人以至一千人。况且性质相同的科，也可以联络起来，在一个实验室里。在我国这样贫穷的教育界里，实行达尔顿制也是救穷的一种绝妙方法。

杜威女士说得好："达尔顿制学校的学生，无论工作和游玩，皆须自我支配（Self - direction）自我训练（Self-dicipline），同校外独立生活一样。"但是达尔顿制学校中的功课，却由教员预先指定的。至于功课指定的方法，是用一种纲目（Syllabus）或者指定范围（Assignment）。在达尔顿制的学校里，每一"学年"（School year）上课时间，只有四十个星期。每一个指定范围为四星期，因为星期六与星期日皆无功课，所以每一范围只有二十日，称之为学月。每一范围之中，应该学什么功课，参考什么书籍，都由教员预先计划出来，悬在实验室外的"布告栏"上。每一个学生，每四个星期学习什么功课，应该在他的选修科目单上，签一个名字，这在达尔顿制叫做"工约"（Contract）。一个工约学习完了，应该可换新约。

在达尔顿制的学校里，每天上午为"自由学习时间"，下午为"团体会议时间"。在上午自由学习时间里，学生可按照他所选的功课，自由在实验室里学习。他所选的"普通学科"（The accademic Subject）如国文，算学，地理，历史等科，他可以依自己"兴味的限度"（The interest.span）定自己工作的时间。他今天上午爱学国文，他便可以跑到国文实验室里去；爱学历史，便跑到历史实验室里去；爱学地理，便跑到地理实验室里去。他自己可以在一个上午学习一种功课，也可在一个上午学习两种功课，也可在一个上午学习三种功课。最要紧的是学生每次离开实验室前，都应该把他自己每日所做的成绩算一算，



记在教师的“分科图表”（The Teacher’s Subject graph）上面。

下午的会议有几种，有“学生会议”，有“分组会议”等等。这些会议之目的，在发达团体的自觉心与创造性。学生会议是学生把自己的成绩互相报告，互相讨论。在分组会议的时节，教员可把学生功课上错误的地方，详细说明，以供学生讨论。在达尔顿制的学校里，凡随意学科如手工，体操，美术等科是在下午举行的。这些科目有由学校划定时间，而且也有分班学习的。

关于达尔顿制的实际应用，真是复杂而且精密，千言万语也说不尽，能看英文书的人，最好是看专书。以上所说，只是一个简单而又粗浅的报告。

（四）

我们都知道柏克赫士特女士的达尔顿制是在Maussachussetts的“达尔顿中学校”（The Dalton High School）开始实行的，本来应该叫做“达尔顿实验室制”（The Dalton Laboratory Plan），简单说起来，就是“达尔顿制”（The Dalton Plan）。“达尔顿”的名词是由“达尔顿中学校”借用来，“实验室”的名词是从一本书里找来的。这正和我们《语丝周刊》的“语丝”二字是从《我们的七月》的一首诗上随便翻着的。天下事无巧不成话！一九〇八年那一年，柏克赫士特女士因为读了Edgar James Swift——的一本Mind in the Making，大受感动，在那里面找着“教育实验室”一个名词。但是实验室这个名词是这样容易找，实验室的发明却并不这样简单。我们知道达尔顿制是一千九百二十年二月，柏克赫士特女士在达尔顿中学校才开始实



行，到现在刚刚五年。但是柏克赫士特的革命精神，对于旧式制度的反动思想，在十余年前已经蕴藏在心里。积十余年的革命精神，积十余年的努力奋斗，积十余年的研究经验，柏克赫士特女士的达尔顿制才完全告成。我们的肤浅的教育家看呵！你们只是在国内的中学大学毕过业，只是在国外的哥伦比亚，什么剑桥打过滚，只是在什么杂志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论文，你们也配做教育家吗？你们只是偷窃一点学理，翻译两本书籍，开创几个野鸡学校，你们也就满足了吗？没有革命的独创精神不能研究文学，不能研究哲学，不能研究教育，也不配做人。柏克赫士特女士于一九〇四年起，开始为小学教员。小学教员是教育界中最苦的买卖！柏克赫士特女士的学校，学生有四十余人，程度又极不齐，共分八级教授。她一个人要教八级的学生，自然是尝尽千难万苦。但是艰难困苦在懦弱无能的人看来自然是畏途，在富于革命精神的人看来，是给他一个改革的好机会。因为那里的教室很少，她便把那里的储藏室改为教室，叫学生在储藏室里工作，把储藏室分为几部分，各科分开工作，在储藏室的角上标明。因为那里没有操场，她便把那里的大厅，花园改为游戏场。她这种种方法都是她自己特创的，也就是后来达尔顿制的开端。但是这种独自发明的方法，同旧的办法不同，社会是到处一般顽固的，那里的顽固社会，自然极端反对。柏克赫士特却并不把这种顽固社会放在眼里。她只是昼夜努力于学校内部的改良，疲精劳神于她的各科教学，所以学期终了，学生们的成绩都很好。学生们很好的成绩，足以打破社会上一切顽固的迷信，所以后来学生的数目也忽然增加。这种情形自然增加了柏克赫士特女士许多勇气。一九一一年她就开始为八岁至十二岁的小孩拟定一种“教育实验计划”。



当时的教育界中人们对于她的计划还很怀疑，学校中也不许她去试验。她只能在街道巷口找一班同道的学生口头提倡。直到一九一三年，这种计划才已经成熟，她的目的也换过方面来，她知道改革不是一点一滴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能成功的，她的精神注重在学校生活的改组。她的目的是要教师能发挥个人特别的长处，学生能够自由发挥个人特别的个性，使聪明的人与呆笨的人都能够自由发表他的特别个性。她想把学生分作若干组，让每组的学生自由选择一个实验室。她自已便作他们实验室的监督。这样的研究，直到一九一四年。那时孟特梭利的教学法正在轰动一时，她便到意大利研究孟特梭利的教学法。达尔顿制中的自由原理，自然受了孟特梭利学说的不少影响。一九一五年她作孟特梭利的助手。一九一九年她就职于"儿童教育院"，她在那里注意教育上的个性问题。是年九月她应她的朋友 Mrs Murray Grane 的请求，在 Berkshire Cripple School 实际试验她的计划。她在那里创造一种现在达尔顿制所通用的"成绩计算表"（Graph System）。后来柏克赫士特女士的名声渐渐大起来了，那些顽固的教育家，顽固的学校教员，也不得不睁开眼来看看她的新方法了，所以从一九二〇年她应达尔顿中学校校长 Mr - Fackman 之招，在那里开始试验，便即刻轰动世界。后来英国 Rennie 女士到达尔顿中学参观，对于达尔顿制极为赞美。回国后便设立一个女中学校，实行达尔顿制。柏克赫士特女士复到英国讲演。英国教育界对于达尔顿制极为热心，一九二二年六月在 Bristol 举行"达尔顿大会"。现在英国已有二千余学校实行达尔顿制，各国莫不风起泉涌，达尔顿制的中小学校林立。去年柏克赫士特女士到日本讲演，今年柏克赫士特女士将到中国讲演，将来中国的中小学校要达尔顿



制化是无可疑的。伟哉柏克赫司〔士〕特女士！我要用梁启超赞美罗兰夫人的油滑笔法赞美她：柏克赫士特女士何人也？她为达尔顿制而生，达尔顿制因她而生。柏克赫士特女士何人也？她就是达尔顿制；达尔顿制就是她。柏克赫士特女士何人也？她是达尔顿制的母亲；达尔顿制是她花了二十余年的辛苦养出的一个宠爱的孩儿！

达尔顿制可适用于中小学，无论学校之分为小学中年级及初中部高中部，与夫四年制之中学，皆可采用。将来的进步是不可推测的，也许将来的大学都达尔顿制化。但是达尔顿制发明刚五年，它的思想虽然是丰满康健，然而实际上的困难也很多。杜威女士说得好："教育不是静止的东西，须随人类的知识与社会的情形而变迁进步。人类发展一天，教育也发展一天！"吾国从科举废，学校兴后，一切教育制度完全是抄袭旁人的。起初是抄袭日本，现在又抄袭美国。人家谈设计教学法，我们也谈设计教学法；人家谈达尔顿制，我们也谈达尔顿制。甚至以为达尔顿制就是吾国古代的讲学制，就是吾国近代的私塾制。这种抄袭而又附会的教育是死的，空的，形式的，乌烟瘴气的。我们应该知道达尔顿制也是不可抄袭的，达尔顿制的实际情形是随地不同。达尔顿中学的达尔顿制，不同于伦敦市立斯垂三中学（London County Secondary School Streathan）的达尔顿制，也不同于纽约的儿童大学（Children University School）的达尔顿制。柏克赫士特女士是一个教育方面的革命人物，我们应该得着她的革命精神。我以为：我们有一千个形式的达尔顿制的学校，不如有一个学校能得着柏克赫士特女士的革命与试验的精神；有一千个人死心塌地做柏克赫士特女士的奴隶信徒，倒不如有一个人能够对于达尔顿制的原理有彻底的怀疑与评判；有一千本抄袭的



翻译的达尔顿制的书籍，倒不如有一篇论文能够指出达尔顿制的困难和缺点。这样，我们总算不辜负柏克赫士特女士远道来华的一番好意。

(附记) 我这次的确冒了一个大险，十日前告诉伏老作一篇文介绍柏克赫士特女士，因为我真受了她的感动。她曾对人宣言过："I do not expect even one cent from China。"我真奇怪：这样腐烂的中国，柏克赫士特女士为什么竟这样热烈地爱它！我是一个爱好文学的人，教育书读得很少。这篇小文全是人云亦云，毫无心得，自然也不能把柏克赫司〔士〕特女士的思想与精神活泼泼地说出。列位懂得英文的人，我且把案头借来的几本参考书介绍给你们：

Helen Parkhurst:

Education On Dalton Plan.

Evelyn Dawey:

The Dalton Laboratory Plan.

Roman:

The New Education in Europe.

Parker:

The History of Modern Elementary School.

Maria Montessori:

The Montessori Method.

十四，四，二十一。



他们尽是可爱的！

我总觉得，我所住的羊市大街，的确污秽而且太寂寞了。我有时到街上闲步，只看见污秽的小孩，牵着几只呆笨的骆驼，在那灰尘满目的街上徐步。来往的车马是零落极了。有时也有几辆陈旧的洋车，拉着五六十岁的衰弱老人，或者是三四十岁的丑陋妇女，在那灰尘当中撞过。两旁尽站着些狭小的店铺，这些店铺我是从来没有进去买过东西的，门前冷落如坟墓。

"唉，这样凄凉而寂寞的地方！"我长嘘了一口气，回到房里。东城，梦里的东城，只有她是我生命的安慰者：北河沿的月夜，携手闲游；沙滩的公寓里，围炉闲话；大学夹道中的朋友，对坐谈鬼。那里，那里的朋友是学富才高，那里的朋友是年青貌美，那里的朋友是活泼聪明。冬夜是最恼人的！我有时从梦中醒来，残灯未灭，想到那如梦如烟的东城景象，心中只是凄然，怃然，十分难受！

记得 Richard C. Cabot 在他的 What men Live By 一书中，曾说到人生不可缺的四种东西，——工作，爱情，信仰与游戏。然而我，我的生命的寸步不离的伴侣，只有那缠绵不断的工作呵！我是一个不相信宗教而且失恋的人。说到游戏那就更可怜了。这样黑暗而寥落的北京城，那里找得正当游戏的地方！逛新世界吗？逛城南游艺园吗？那样污秽的地方，我要去也又何忍去！

我真觉得寂寞极了。我只有让那做不完的工作来消磨



我的可怜的生命。

说来也惭愧，我在羊市大街住了一年，竟没有在左近找着一个相识而且很好的朋友。我是一个爱美爱智的人，我咀〔诅〕咒而厌恶那丑陋和愚蠢。这羊市大街的左右，多的是污秽的商店和愚蠢的工人和车夫，我应该向谁谈话呢？

然而我觉悟，现在已觉悟了。美和智是可爱的，善却同他们一般的可爱。

为了办平民读书处，我才开始同羊市大街的市民接触了。第一次进去的，是一个狭小的铜匠铺。当我走进门的时候，里面两个匠人，正站在炉火旁边，做他们未完的工作。他们看见我同他们点头，似乎有些奇怪起来了。“先生，你来买些什么东西？”一个四十几岁的铜匠，从他的瘦黑的脸色中，足以看出他的半生的辛苦，我含笑殷勤地这般对他说：“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是来劝你们读书的。你愿意读书吗？我住在帝王庙。你愿意，我可送你们四本书，四本书共有一千个字，四个月读完。你愿意读，你晚上有功夫，我们可以派人来教你。”他听完我的话以后，乐得几乎跳起来了。“那是极好的事！我从小因为没有钱，所以读不起书。唉，现在真是苦极了。记一笔账，写一封信，也要去拜托旁人。先生，我愿意，我的徒弟也愿意，就请你老每晚来教我们罢。只是劳驾得很！”我从袋里拿出四本《平民千字课》，告诉他晚上再来，便走出铜匠铺了。他送我出门，从他的微笑里，显出诚恳的感激的样子。我此时心中真快乐，这种快乐却异乎寻常。The happy are made by the aquesition of good things，比寻些损害他人利益自己的快乐高贵得多了。我是从学生社会里刚出来的人，我只觉得那红脸黑发的活泼青年是可爱的，我几乎忘



记了那中年社会的贫苦人民，他们也有我们同样的理性，同样的感情，同样的洁白良心，只是没有我们同样的机会，所以造成那样悲惨的境遇。许多空谈改革社会的青年们呵！我们关起门来读一两本马克斯或是克鲁巴特金的书籍，便以为满足了吗？如果你们要社会变成你们理想的天国，你们应该使多数的兄弟姊妹懂得你们的思想。教育比革命还要紧些。朋友们，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心血去替代那鲜红的热血！我此时脑中的思想风起泉涌，我又走进一个棺材铺了。一进门，看见许多的大小棺材，我便想起守方对我说的话："看见了棺材，心中便觉得害怕起来。"但是，胆小的朋友呵！我们又谁能够不死呢？Marous Arelius 说得好："死是挂在你的心上的！当你还活着的时候，当你还有权力的时候，努力变成一个好人罢！"这是我们应该时时刻刻记着的话。那棺材铺中的一个老头儿，破碎的棉袄，抽着很长的烟袋。他含笑地对我说，"先生，请坐。"我此时也忍不住地笑起来了。我说："我不是来买棺材的，我是来劝你们读书的。老人家，你有几个伙计，他们都认识字吗？""我没有伙计，只有一个儿子。哈哈！先生，我今年六十五岁了。你看我还能读书吗？"我的心中真感动极了。我便告诉他平民读书处的办法，随后又送了他两本《平民千字课》。他说，"很好！四个月能够读完一千字，我虽然老了，也愿意试试看。"他恭恭敬敬地端出一碗茶给我，我喝完了茶，便走出门了。我本是一个厌恶老年人的，此时很忏悔我从前的谬误。诚恳而且真实的人们是应该受敬礼的，我们应该敬礼那诚实的老人，胜过那浮滑的青年！我乘兴劝导设立平民读书处，走进干果铺，烧饼铺，刻字铺，在几十分钟之内接谈了十几个商人，他们的态度都那么诚恳，那么动人，那么朴实可爱。



太阳已经没有了，我孤单单地回到帝王庙去。我仿佛看见羊市大街左右的店铺里尽是些可爱的人，心中觉得无限快乐，无限安慰。我忘记了这是一条污秽而寂寞的街市！丑陋和愚蠢是掩不了善的存在和价值的。美和智能给人快乐，也能给人忧愁。只有善才是人生最后的目的，也是最大的快乐！我走进自己的房里，将房门关起来，呆坐在冷清的灯光面前，什么忧愁都消灭了。只有那与人为善的观念，像火一般的燃烧在寂寞的心里。

一九二三，十二，十七，晚。

春　　愁

都说是春光来了，但这样荒凉寂寞的北京城，何曾有丝毫春意！遥念故乡江南，此时正桃红柳绿，青草如茵。北京，北京是一块荒凉的沙漠：没有山，没有水，没有花。灰尘满目的街道上，只看见贫苦破烂的洋车，威武雄纠〔赳〕的汽车，以及光芒逼人的刺刀，鲜明整齐的军衣，在人们恐惧的眼前照耀。骆驼走得懒了，粪夫肩上的桶也装得满了，运煤的人的脸上也熏得不辨眉目了。我在这污秽袭人的不同状态里，看出我们古国四千年来的文明，这便是胡适之梁任公以至于甘蛰仙诸公所整理的国故。朋友，可怜，可怜我只是一个灰尘中的物质主义者！当我在荒凉污秽的街头踽踽独步的时候，我总不断的做"人欲横流"的梦，梦见巴黎的繁华，柏林的壮丽，伦敦纽约的高楼冲天，游车如电。但是，可怜，可怜我仍旧站在灰尘的中途里，这里有无情的狂风，吹起满地的灰尘，冻得我浑身发抖。才想起今天早晨，忘记添衣。都说是春光来了，何以仍旧如此春寒？我忆起那"我惟一的希望便是你能珍重"的话，便匆匆的回到庙中来了。我想，冻坏我的身体原是不要紧的，因为上帝赐给我的只有痛苦，并没有快乐，我不希罕这痛苦的可怜生命。但是，假如真真的把身体冻坏了，怎样对得起那爱我而殷勤劝我的朋友？

近来，我的工作的确很忙了，这并不是工作找我，是我找工作。《小物件》中的目耳马伦教士劝小物件说："在



那最痛苦的生活中，我只认识了三样乐，工作，祈祷，烟斗。”烟斗是与我无缘的；

祈祷，明知是一件无聊的事，但有时也自己欺骗自己，在空虚中找点慰安。工作，努力的工作，这是我近来惟一的信条。在我认识而且钦佩的先辈中，有两个像太阳一般忙碌工作的人：一个是 H 博士，一个是 T 先生，H 博士的著作，T 先生的平民教育，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生命了。从前，我看见他们整日匆忙，也曾笑他们过：“这两个先生真傻，他们为了世界，把自己忘了！”但近来我觉得，在匆忙中工作，忘了一切，实在是远于不幸的最好方法。我想，假如我是洋车夫，我情愿拉着不幸的人们，终日奔走，便片刻也不要停留。在工作中便痛苦也是快乐的，天下最痛苦的是不工作时的遐想。只要我把洋车放下一刻，我看不过这现实的罪恶世界，便即刻要伤心起来了。朋友！这是我终日不肯放下洋车的原因，虽然在坐汽车的老爷们看来，一定要笑我把精力无用地牺牲，而且也未免走得太慢！

东城近来也不愿去了，一方面因为忙于工作，一方面还有个很小的原因，便是东城的好朋友们，近来都成对了。在那些卿卿我我的社会中，是不适宜于孤独的人的。拿眼儿去看旁人亲热地拥抱，拿耳朵去听旁人甜蜜地喊“我爱”，当时不过有些肉麻，想来总未免有些自伤孤零。所以我打定主意，不肯到东城去。近来工余的消遣，便是闲步羊市大街，在小摊上面，买两个铜子儿花生，三个铜子儿烧饼，在灰尘的归途中，自嚼自笑。想起那北京的文豪们，每月聚餐一次，登起斗大字的广告，在西山顶上，北海亭边，大嚼高谈，惊俗骇世。他们的幸福，我是不敢希望的，但他们谅也不懂得这花生和烧饼混食的绝好滋

味！

最无聊的是晚上，寂寞凄凉的晚上。朋友们一个个都出去了，萧条庭院，静肃无声。我在那破书堆里，找出几本旧诗，吊起喉咙，大声朗诵。这时情景，真像在西山时的胡适之先生一样，“时时高唱破昏冥，一声声，有谁听？我自高歌，我自遣哀情。”近来睡眠的时候很晚，因为室内的炉儿已撤了，被褥单薄，不耐春寒，如其孤枕难眠，倒不如高歌当哭。但有时耳畔仿佛闻人悄道：“我爱，夜深，应该睡了。”明知孤灯只影，我爱不知在那里。但想起风尘中犹有望我珍重的人，也愿意暂时丢却书儿，到梦中去寻刹那间的安慰。

“好梦难重作，
春愁又一年！”

一九二四，三，二十二，早。



鲁彦走了

偌大的北京城，一年以来，我每星期必到的有三个地方：一处是钟鼓寺，一处是后局大院，一处是东高房。但是如今，为了意外的变故，钟鼓寺是不能去了，后局大院是不愿去了，两星期以来，只有东高房的鲁彦那里，还可以暂时安慰我的寂寞的生命。

夕阳西下的时节，我坐着洋车，到东城去。晚风吹动我的头发，脑中显出许多的幻景：北河沿的月夜，断树的影子在灰尘中荡漾。我和伊携着手儿闲步。伊穿着红花格的绵衣，红绫面的鞋子。“好一个大孩子呵！这样满身是红的。”我含笑对着伊说。“你又笑我了。我也穿过白鞋，但我的妈妈要骂我，伊说穿白鞋是带孝的。”月光照着伊粉红的面庞，显出似嗔似羞的样子。“是大学生了，还相信妈妈的荒谬话。”我低声责伊，伊把我的手紧紧的握了一下，这是伊阻止我说话的表示，我只好忍住不响了。这是我最难忘记的一个月夜！从前，两星期以前，我坐在洋车上想起这些事时，总觉得前途有无穷的希望，好像天国就在目前了。但是如今，如今一想起这些事便心痛。我要哭了，只可惜没有眼泪！

“到东高房去！”车儿到了马神庙了，我便这么说了一句。鲁彦的影子仿佛在我的眼前。他永远是含笑的面庞，手里弹着琵琶。——“喂，又来了。为什么又发呆？哈！又想女子了！——不要想，让我弹一个好听的曲子给你

听。”鲁彦是一个赤心的大孩子，他闷的时节，不是弹琵琶，便是睡觉，半年以来，他替爱罗先珂君做书记，受了爱罗君不少的影响，他的性格有些和爱罗先珂君相像。他们都是耐不住寂寞的人，他们最爱热烘烘的，他们永远是小孩子一般的心情。

“鲁先生出去了！”我刚走进门，公寓中的伙计便这么告诉我。我茫然上洋车，但不知道要到那里去好，——夜色苍苍地包围着我，没奈何回到寂寞荒凉的古庙里。

“章先生，信哪！”我还没有起来，仆人在房门外喊我。“把信拿进来让我看……”仆人手里拿着一封信，还有一卷书籍。仿佛信封上是鲁彦写的字，我便连忙把它打开看了：“……这世界不是我所留恋的世界了，我所以决计离开北京。……我爱上——是大家知道的。我向来不将心中的事瞒人，在去年我就告诉了许多朋友了，就是她的哥也知道。我明知这是梦，但我总是离不开这梦，我明知道她的年龄小，她的脾气不好，她的说话太虚伪。我明知道我不能和她恋爱，明知道不应和她恋爱，明知道不值和她恋爱。然而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忘不了她！我现在感觉万分痛苦……总之世界上的人是不能相爱的……我并不希罕什么生命和名誉。琵琶是我生死离不开的朋友，带去了。爱罗先珂的琴，可请周作人先生保留。爱罗君恐怕有回来的时候的。别了！”这真是天上飞来的事！我万料不到从来不谈爱情的鲁彦，竟为了很为难的爱情而一跑了之！鲁彦走了，我对于他的情史不愿多谈。也许鲁彦要给人们骂为不道德的。然而道德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戴着有圈眼镜的老爷们，以为中央公园内的男子同女子一块走路是不道德的；吃饱饭不做事的太太们，以为男子打电话给女子是不道德的；甚至于提倡新文化的有名先生，为了一



个青年男子陪他的女儿去看戏要大发脾气；还有从外国留学回来的洋翰林，每天用包车送女儿上学时，要叫车夫严重的监视。哈哈！这就是道德！

我不忍用中国式的道德眼光来批评鲁彦，鲁彦的行为也许有可以议论的地方，然而我相信鲁彦的心是真实的。我爱真实的恶人（?），我不爱虚伪的君子！

还有一卷书也是鲁彦君寄来的。内中有一本世界语小说，是叫我代还周作人先生的。还有一本是鲁彦的诗集。鲁彦做的诗不多，他的诗多是真情的流露。他的诗发表的只有《文学旬刊》上的一首《给我的最亲爱的》。假如我有功夫，一定替他多抄几首诗拿出来发表。叫大家从鲁彦的诗中认识鲁彦的人格！

鲁彦的信是从天津寄来的。鲁彦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天津？是在南京？是在上海？我那里知道！我总痴想他还在人间，只好静夜祷祝他平安罢。失恋人只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自杀，一种办法是忍耐。恋爱是世界上最大的事！如果有人因恋爱而自杀，我决不反对。因为我是相信 Love is better than life 的。卑鄙无耻的下流中国人！他们用金钱欺骗女子！他们用手段诱惑女子！在这样黑夜漫漫的社会里，如果有用性命去换得爱情的人，或是用性命牺牲爱情的人，都是难能可贵值得崇拜的。但总希望鲁彦没有自杀。因为暂时的失恋也许可以博得永久的成功的。Where is life there is hope，鲁彦总应该知道罢。但我怎样能够叫鲁彦听见我的话呢？我把我的话写在纸上，我又怎样能够叫鲁彦看得见呢？

我的朋友中两个很相反的人：一个是思永，一个是鲁彦；思永好像冬夜的明月，鲁彦好像夏天的太阳。明月早已西沉了，太阳如今没落了。在我前面的只有黑漆漆的浮



云。呵，我觉得寂寞！呵，我想我那不能见面的情人！

天呵！假如我再到东城，叫我还去找谁呢？

十二，八，六，晚二时。

（附记）鲁彦现在是儿女成行的人了。但，这篇小文也不妨留着，因为他究竟是“走了”过的。

十八，四，一，衣萍记。



不要组织家庭

——贺竹英，静之同居

从远远的江南传来的消息，知道竹英和静之在黄鹤楼畔已实行同居了。竹英这次不远千里的从杭州跑到武昌，为了爱情而牺牲伊的学业，为了爱情而不顾家庭和朋友的非难，在这样只贪金银和虚荣的中国妇女社会里，在这样朝三暮四毫无主张的中国妇女社会里，竹英这种崇高的纯洁的精神是值得崇拜的。像这样特立独行的女子，可算不枉了少年诗人静之三年来的相思！

半年以来，我除了那不得不写的一个人的信外，旁的朋友的信一概都疏了，关于静之的近况，也就十分隔膜。但时时闻道路上的传言，说是竹英静之的爱情已经淡薄。我虽然不曾写信给静之，然而我的心中是很替静之痛苦的，因为我是一个受过失恋痛苦的人，懂得失恋的难堪滋味。后来胡博士北返，在中央公园偶然闲谈，才知道竹英和静之的爱情还是像火一般的热。到那时，我已明白那不幸的消息全是幸灾乐祸的人们假造出来的。把旁人的流泪的事实来当作茶余酒后的笑谈，这原是残忍的人们的恶根性。在地球没有破灭以前，人们这种下流的恶根性也许不会有铲除的希望罢！

我这番知道竹英和静之同居了，自然是非常欢喜，但一方面也有点害怕。我曾亲眼看见，许多恋爱的青年男女，一到了同住以后，男的便摆起丈夫模样了，女的也“只得努力做一个好家婆”了，过了一两年生下了小孩，



便什么爱情也消灭了，所谓以恋爱结合的男女，其结果竟同旧式婚姻一般，这是我非常痛心的！我希望，希望竹英和静之他们俩能够永远保持现在这样崇高的恋爱的精神。——中国的社会实在太沉闷了，整千整万的人们简直在一个模子里面生活，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模子外还有世界。竹英和静之对于他们的旧家庭大概没有什么关系了，我更望他们不要组织什么新家庭，我是根本反对什么家庭的，就这样亲亲切切地恋爱，就这样勤勤恳恳地工作，就这样浪漫地愉快地度过这几十年的有限人生，也尽可满足了。朋友们，这条浪漫的恋爱的自由道路上，你们俩如能携着手儿走去，你们不要嫌寂寞呵，看，看我和我的"天使"以及那无数的"亚当"和"夏娃"飘飘地飞到这条路上来！

我望着天上的自由的浮云，为黄鹤楼畔的一对朋友祝福！

一九二四，七，十六。



糟糕的《国语文学史》

当蒋君同我做“好朋友”的时候，照例我每月的最后一天拿到薪水以后，总很高兴的跑到伊那里去：“到东安市场去吧，买东西去！”“好吧！你又是去买书，买乱七八糟的书！”伊这么笑着说了一句，便跟着我走出门了。从伊的宿舍到东安市场并不很远，所以我们照例是不坐洋车，缓缓地步行走去。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仿佛是小雨初晴，阴沉沉的天气，北河沿地上的泥土还很湿。伊是穿了皮鞋，新做的八块大洋一双的皮鞋，所以只顾昂头挺胸地走去。我呢，脚上一双一元八角买来的布鞋已经穿了两个多月，布面的前后都已经磨破了，在路上一溜一溜的实在是不胜其苦。“到东安市场去买皮鞋吧。有钱只顾买书，自己用的东西全不注意，真是淘气！”伊似嗔带笑的说。“好吧！一双皮靴——八块大洋，呀，我穷鬼买不起呀！”我们一面谈，一面走，不知不觉间已到东安市场了。

我还记得那一天争论的结果，皮靴是仍旧没有买成，照例我在书摊上买了许多新出版的书，伊又到布店里量了些布，一个月的薪水便用光了。那一天买的几部书之中，我还清楚记得的，是内中有一本凌独见编的《国语文学史》——当我在书摊上发见这本书以后，我仿佛同捉着一个贼似的，因为在买书的不多天以前，我在“何往”先生的家里，“何往”先生一手拿着纸烟，一手执着笔作文，笑嘻嘻的对着桌上的《国语文学史》说：“糟糕，商务印

书馆竟出版了这样的书!”那时还有一位朋友也在旁边,他听了“何往”先生的高论,便伸手把桌上那本书轻轻地拿走了,我还没有看见那本书的内容——究竟那个《国语文学史》糟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问题在我脑中盘旋了好久。现在已经在书摊上发现了这本大著,那有放过它的道理,于是便不问三七二十一把它买了回来。我把这本书夹在皮包里,好像关着一个贼似的,心中只想回家的时候,仔仔细细拷打它一番!

不料这本书在我的书架上搁了一个整年多,我自己还没有亲自看过它一次。有一天,一个姓叶的朋友来玩,他要向我借这本书看,我说:“这本书是不值得看的,糟糕!”姓叶的朋友于是没有借书就走了。过两天,又有一个姓杨的朋友来玩。他又要向我借这本书看,我说:“罢了,这本书也值得看么?糟糕!”那位姓杨的朋友也被我说得没趣的走了。

几天以前,曙天因为要选诗,跑到我这里来借参考书,一眼便瞧见书架上的那本《国语文学史》,伊说:“这本书我拿去!”一面说,一面伊便把书架上的那本书拿到书袋里去了。我说:“这样糟糕的书也拿去参考么?拿去有什么用处?”

曙天把这本书拿去看了两天,便又拿来还我了。伊说:“你说这本书糟糕,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呢?”——这一问倒把我这个“疯子”问住了,因为“糟糕”两个字是“何往”先生口中说出来的,但是,“究竟糟在什么地方呢?”曙天这个问题,不读《国语文学史》是不能回答的,所以我当时只好沉默了;因为说来也惭愧,骂了一年,《国语文学史》倒没有翻过半页!

昨天因为一个小问题而生了大气以后,自己倒在床上也觉得有些无味了。顺手到书架上取书,便把凌著的《国



语文学史》带下来。“我虽然没有详细的看，可是大略的翻了一翻，觉得它搜集的材料很不少。”（黎锦熙序中语）——我的翻是从后面翻过来的，因为这一本三百五十九页的大书，我实在没有留神来从头翻起。我从后面翻到三百四十六页，看见有许多“楹联”，我想“楹联”也可以入文学史么？且看这副妙联：

大着肚皮容物
立定脚跟做人

我当时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试问凌先生，这副妙联是什么用意，是骂人还是劝人？再看“育婴堂”的妙联：

我是一片婆心把个孩儿送汝
你做百般好事留些阴骘与他

这种妙联简直是“糟糕!”试问把“孩儿”丢在“育婴堂”里是不是“一片婆心”？试问是不是受经济压迫或者是旧礼教压迫（如私生子）才把“孩儿”丢在“育婴堂”里？凌先生，你老如是相信“阴骘”的，我劝你赶快把这本《国语文学史》的版毁掉，省得“贻误人家子弟”，流毒无穷!

到了三百三十四页，凌先生索性把他自己的两首大作也扯到文学史上来了，我们且恭读凌先生的两首大作：

狂　　风

半夜忽然有狂风，
吹得风户叽咕吆，



梦中糊涂未细辨，
惊呼有贼撬墙洞。

城站酒家

城站一带酒家多，
生意盛衰竟若何。
炉前如有年少妇，
可断酒客必满座。

这样凌先生自己也知道“卑劣得很”的诗，倒要扯在《国语文学史》上来！中国近代就是无诗人可入文学史，也何至于劳及凌先生！后来我又想，人类自私的心是免不了的，假如我来做文学史，一定要把我许多肉麻的情诗都抄在文学史上，也许连从前C君送我的情诗也要抄上去呢。

我大略把凌先生的《国语文学史》翻了一遍，觉得有很多地方与“何往”先生的大著《国语文学小史》相同。“何往”先生的大著虽未出版，但他的油印本在我这里也有一本。凌先生在他的自序上说：

> 《国语文学史》，胡适之先生已编到十四讲了，大可拿来现成用一用，为什么还要另编呢？这里面，却有两个理由：
>
> 1. 他主张从汉朝说起，我却主张从唐虞说起。
> 2. 区分时期上，他只分两期：北宋以前为第一期，南宋以后为第二期。我却认为必须要分四期：自唐虞到周为第一期，自秦到唐为第二期，自宋到清为第三期，民国以后为



第四期。

这样说来，凌先生的意见完全与胡先生不同，也许凌先生的意见比胡先生高得多，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注，听说凌先生是胡先生国语讲习所里面所教出来的高足。）老实告诉凌先生罢，上面所说骂你著作“糟糕”的“何往”先生，就是你的大老师胡适之先生！你说你的著作不是抄袭的，我且随便举出一段来：

胡著《国语文学小史》说：

> 南唐割据江南，正是儿女文学的老家，故南唐的词真能缠绵宛转，极尽儿女文学的长处：后来李后主（煜）亡国之后，寄居汴京，过那亡国的生活，故他的词里往往带着一种浓挚的悲哀。儿女的文学最容易流入轻薄的路上去。儿女文学能带着一种浓挚的悲哀，便把他的品格提高了。李后主的词所以能成为词中的上品，正是因为这个道理。

凌著《国语文学史》：说（一百四十二页）

> 做儿女恋爱的文学，最容易流入轻薄的路上去，南朝的《子夜歌》，就是好例子。后主在位的词，也免不了这个毛病。儿女恋爱的文学，能够避去轻薄，羼入厚重的真挚的悲苦的情操进去，就成词中的上上品了。后主亡国之后的词，好过在位时节的词，就是这个倾向啦！

这一段我不敢说凌先生抄袭，也许是“贤者所见略同”，——也许还不能算是凌先生的“贼赃贼证”！但是我

要问问凌先生：《子夜歌》怎样“轻薄”？《子夜歌》里何以没有“真挚的悲哀的情操”？

我大略的把凌先生的大著翻了一遍，大概，凌著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暗暗抄袭胡著《国语文学小史》的，大体上还说得过去，一部分是凌先生自己做的，像汉以前的文学，宋以后的文学几章内，引证的错误，诗词句读的荒谬，论断的离奇，真可令人大笑三日，可惜我没有许多闲功夫，不能一一替他抄出来！

写到这里，手也酸了。我真傻，这样热的天气，不学郁达夫先生坐在树底下对着水去，却在这里做歪文章同凌先生捣乱，真是何苦来！但是我想，商务印书馆现在正登起大广告，叫高级中学生买凌著《国语文学史》来读，——我的弟弟正在中学读书，也许要上凌先生的当了！白花几角大洋是小事，把许多似通非通的文学观念装到小孩头脑中去，才真是冤枉呢！我怎样可不写篇小文把这个鬼葫芦插破！我又想，做中国文学史真不容易，谢无量，凌独见那样头脑不清的中国人是没有做中国文学史资格的，藉耳士（Giles）那样荒谬的外国人也没有资格来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国文学史的大业，推来推去，也许不能不推到北京的文豪们的身上！然而文豪们只顾聚餐，在中国做学生也活该倒霉！——也许到我儿子进中学的时代，中国还没有一部可以读的文学史出版罢！

一九二四，八，七。

（附记）这里所根据的胡适《国语文学史》，系他初次在教育部的讲演稿。



萌芽的小草

一　一知半解的“诗话”

北河沿的两岸，积雪还未全消，我和思永从东华门到钟鼓寺，沿途喋喋杂谈。思永说：“你初到北京的时候，我们俩儿一块做诗，一块玩耍，从没有吵过嘴。这一个月来，却没有一次会面不吵嘴。这究竟是什么理由呢?”我笑着答他：“吵嘴的多寡，可以看出感情的深浅。感情愈深，吵嘴的时候也愈多。”

我的“没一次会面不吵嘴”的思永到天津去了半年多了！这几句无聊的闲谈，却时常云烟般的在我的心头涌起。思永在我的朋友当中，是一个成见最深而且脾气最大的人。(我的朋友当中最温和而且没有脾气的是圭贞。)他最富于批评的精神和独立的眼光。我和思永谈到旁的问题，意见几乎没有一点相同；但对于文学的意见却差不多。我们俩儿一样的厌恶那些虚伪的空幻的描写家庭的爱的小说，一样的厌恶那些糊涂的新名词，满纸的神秘诗，一样的厌恶那些结构矛盾的思想肤浅的剧本！

一天，我问思永：“你近来为什么不做诗?”他说：“我吗，要诗来找我，我不去找诗。”我当时很受了他这两句话的感动。我们中国的诗人平常总把诗当作一种消遣品，把诗当作一种发牢骚的工具：喝酒醉了，拿起笔来做



几首诗；听妓女唱小调听快活了，也拿起笔来做几首诗；看见戏子生得标致一点，也拿起笔来做几首诗。这样的诗决不会好的！做诗的时候总应该有浓厚的情感。那些遇一件事做一首诗的人，还有什么情感可说？李白是一个天才绝代的诗人，但是他的全集中只有二十分之一的诗是不朽的；其余全是到一处写一首，遇一事写一首的无聊诗！我们应该尊重诗的价值：诗的价值不在多而在精；一个人一生能够做得一首好诗，他在诗国也就算是不朽的功臣了！

我们很反对郭沫若的“诗是写的，不是做的”的话。我们以为热烈的情感和巧妙的艺术手段是同样重要的，（Prescott 的 The poetic Miad 二百三十五页里面，也曾谈到这个问题，可以参看。）单有热烈的情感而没有巧妙的艺术手段也不会做出好诗。郭沫若是一个有些做诗天才的人，只可惜他的艺术手段不高，所以《女神》并算不得一部成熟的作品。现在的诗人的不可救药的大病便是糊里糊涂的乱写：有些人一点钟可以写五六十首小诗，有些人一天可以写二三十首长诗，有些人五六天可以写成一本诗集。我们很诚恳的忠告现在的诗人：诗虽然不能矫揉造作的做，也不可糊里糊涂的写！

诗人 Rupert Brooke 少年的时候，有一句很好的形容他的话，“常常一个球在他的手里，一本书在他的手里。”这种精神是很值得崇拜的。我们的朋友汪静之，是一个“诗谜〔迷〕”的少年：他吃饭的时候想着做诗，睡觉时候想着做诗，甚至于上厕所去的时候也做诗。（《蕙的风》第四页。）这种精神也很值得崇拜的。不过我总赞成思永的话，要“诗来找我”的时候，方才做诗；要有诗做的时候方才做诗。人是感情的动物。在一方面说来，似乎人人皆可算是诗人；但在另一方面说来，我们却不希望人人都变成半



生不熟的诗人！新文学提倡了几年，小说和戏剧的创作并不多，但诗集却一年出了好几本。有人以为这是懒惰心理的表现。我不敢这样笼统的批评做诗的人，但我以为大家把诗看作一件容易的事的心理是有的。（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近来最流行的便是小诗。小诗是最难做的，然而我的朋友中却有人一点钟能做几十首。我很想有人做些长诗。吉包生（Gibson）的《日常面包》似乎也有人曾介绍了一两首到中国来，但是这类苦痛的呼声的长诗，似乎并没有引起做诗的朋友们的注意。我们也承认《繁星》是明珠般的可爱作品；但那些模仿《繁星》的许多小诗，我们只觉得大半是假造的明珠，不值得一看了！

十一，十二，十五，晚十一时。

感叹符号与新诗

最近看见张耀翔君在《心理》杂志做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新诗人的情绪》，（《心理》第三卷第二号，）内容论的是“感叹符号车载斗量。”张君不惮烦的把中国的《尝试集》，《女神》，《春水》，《浪花》等诗集里面的感叹符号“！”一本本的统计起来，又把西洋的莎士比亚，弥尔敦，白朗宁，但丁诸人的诗集里面的感叹符号“！”都一本本统计起来，而得一个“结论”：

> 中国现在流行之白话诗，平均每四行有一个叹号，或每千行有二百三十二个叹号。公认外国好诗平均每二十五行始有一个叹号。中国白话诗比外国好诗叹号多六倍。中国诗人比外国大诗家六倍易于动感叹。子夏《毛诗序》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若今之白话诗，可谓亡国之音矣。

张君这种“黄绢幼妇”的议论，我个人看了，只能合十赞叹，（我不是新诗人，然而也是“易于感叹”的，我只好预备做“亡国奴”，）不敢赘一辞。一来呢，张君是有名的心理学家，自然对于“情绪”是很有研究的。无论是新诗人的情绪，旧诗人的情绪，老诗人的情绪，少诗人的情



绪，男诗人的情绪，女诗人的情绪，张君自然是历历如数家珍，一下笔就可以几千言。我呢，心理学书虽然也看过几本。但因为生性太笨的缘故，到如今还不懂得“情绪”两个字怎样解，所以对于张君这篇《新诗人的情绪》的大作，自然不敢说什么话了。二来呢，讲到“新诗人”三字，更叫我惭愧惭愧，惶恐惶恐。因为我虽然也曾凑过几首歪诗，也曾大胆的在这里那里的报纸上发表出来。但我从来没有那样狗胆自己冒称“新诗人”，而且有时候拿起镜来自己照照，觉得也半点“新诗人”的相貌都没有。因为现在所谓时髦“新诗人”者：身上自然要穿起洋装，眼上自然要戴上眼镜，脸上自然要搽上几点雪花膏，口上自然也要会背出几首雪莱拜轮的洋诗，或者是能够到什么纽约伦敦去逛逛，会会什么女诗人！就不然也要借几块大洋，到西湖之滨去找一两个女学生，谈谈心。我呢，以上几种资格一种也没有，所以自然不敢梦想做新诗人了。至于在这里那里发表几首歪诗，则另外有一种虚无的奢望。因为我听说国立某大学的女生，整日把苏曼殊遗像挂在床头。我想：苏曼殊这个穷和尚，生前没有几个人理他，死后却还有这种艳福，能够邀大学女生之垂怜，把他的遗像挂在床头，朝思暮想，也许是一本《燕子龛遗诗》在那里作怪罢。我是被大学女生丢过的，对于苏曼殊这种艳福实在有点羡慕而且妒忌。所以不揣棉〔绵〕薄，也拼命的做几首歪诗，希望能积少成多，死后出本什么“雀子龛”或者是“鸽子龛”遗诗，也许一二百年后或者一二千年后能够邀什么国立大学女生的垂怜，把我的丑像挂在床头或棹〔桌〕底，也可出出生前这一股闷气。我做诗的动机和目的，既然是希望死后有大学女生挂遗像，自然与现在所谓“新诗人”毫无关系。张君这篇文章论的是“新诗人的情

绪”，所谓“新诗人”多与我很隔膜的，对于张君的大作也只好“免开卑口”了。（因为张君是大学教授，对他要客气些，所以不敢称“免开尊口”，只好把“尊”字改成“卑”字。）而且照文章上看来，张君也是新诗人之一，我现在且请大家拜读张君的大作：

仰看像一阵春雨，
俯看像数亩禾田。
缩小看像许多细菌，
放大看像几排弹丸。

这是张君咏“感叹符号”的白话诗。记得死友胡思永曾对我说：当罗家伦君在《新潮》上发表几首诗的时节，好像是刘半农先生笑着对什么人说，“诗人之门，不许罗志希（志希，家伦君之别号也）去敲！”像上面张君的诗，自然比罗家伦君的诗要好万倍，因为诗是“情绪”的表现，而张君却是做“新诗人的情绪”的论文的，对于新诗研究有素，自然是毫无疑义了。像张君这样好诗，一定不但能敲破“诗人之门”，而且能升堂入室了。记得十岁时候，在家乡的亭上，曾见这里那里的墙壁上题了有这么“一首诗”：

我有一首诗，
天下无人知。
有人来问我，
连我也不知！

我当时读这首诗的时节，头上还梳了有小辫子，曾竖起小



辫，一唱三叹，叹为古今妙诗，得未曾有。现在读张君这首诗，觉得可以与十年前读的上面的诗比美。所以我料定张君这首大作，在最近的将来，也许要被什么风流名士抄在西山或香山或玉泉山的什么亭子上！

张君这篇文章内容论的是“感叹符号车载斗量”，“感叹符号”究竟怎样解释，我从来也不十分明白，但这次却豁然贯通了。张君说：

> “‘感叹’一字，在英文为 Exclamation。……… Exclamation 又可译为‘惊叹’，‘惊喟’‘慨叹’，‘嗟叹’，要皆失意人之呼声，消极，悲观，厌世者之口头禅，亡国之哀音也。欲知一人之失意，消极，悲观，厌世之态度，统计其著作中之感叹词句可也；欲统计一著作中之感叹词句，统计其感叹符号可也。此即所谓客观研究法。”

原来 Exclamation 又可译为“惊叹”，“惊喟”，“慨叹”，“嗟叹”，皆是消极厌世悲观者的口头禅，是“亡国之音”！这真是张君的大发现！我也在这里奇怪，为什么这几年来的中国，竟一年糟似一年，连胡适之那样实验主义者也在中央公园对“龙”先生大发牢骚，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呢？我虽然甘心“亡国”，却总不知道要“亡国”的原因。今天读了张君的大作，才知道是感叹符号和白话诗弄坏的！我因此断定胡适之先生是个祸国大罪人；第一，白话诗从古虽然有过，但到了胡适之先生才明目张胆主张起来，今之白话诗是“亡国之音”，胡适之先生是今之白话诗首创者，他用白话诗来害中国，自然是一个祸国的大罪人。第二，中国古时虽然也有圈点的名目，但“感叹标

号”的确是胡适之先生从西洋搬来的，（参看《科学杂志》上胡适之的《论句读符号》，）中国从前的诗上从来没有感叹符号，自然也没感叹词句。（因为张君说：“欲统计一著作中之感叹词句，统计其感叹符号可也”。）中国从古至今四千余年不曾亡国，就是没有感叹符号的好处。胡适之先生把感叹符号介绍到中国来，是有心害中国，所以他真是一个祸国大罪人。张君又曾明白的用诗咏感叹符号过，他说：“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他又在诗后面接着有几句议论：“所难堪者，无数青年读者之日被此类‘细菌’‘弹丸’毒害耳。”你们想，感叹符号正像“细菌”“弹丸”一样的可怕，这样可怕的东西在中国害了“无数青年”，我们还不起来想个法子取缔它吗？所以我以为这里那里的反帝国主义的人们，现在应该起来，赶快的起来，赶快赶快进行下面两件事：

第一，请愿政府明令禁止做白话诗，因为白话诗是“亡国之音”，凡做一首白话诗者打十板屁股，做五首白话诗者罚做苦工三月，出版一本白话诗集者处以三年监禁，出版三本或四本白话诗集者是故意祸国，应该以军法从事，枪毙或杀头。凡一切已出版白话诗集均由政府明令永远禁止发行。（无感叹符号的古人白话诗不在此例。）

第二，请愿政府明令禁止用感叹符号，因为感叹符号像“细菌”“弹丸”一样的害人。凡用一个感叹符号者罚洋一元，用十个感叹符号者监禁五年，或罚洋十元。用一百个感叹符号者是怙恶不悛，应处以三年有期徒刑。用一千个以上的感叹符号者是有意祸国，应以军法从事，枪毙杀头。凡一切已出版的书籍



内有感叹符号者均由政府明令禁止发行。

倘中国的圣明的政府能够照上面的办法明令公布，也许可以补救中国之亡于万一，我想一定是张君所赞成的。倘中国竟能因此而道明令而转弱为强，内则战争灭绝，外则四夷来朝，皇帝万岁万万岁，诚为天下苍生之福。而推本索源，实张君在“心理”杂志发表《新诗人之情绪》一文之功也，但是我写到这里，又不免有点疑心起来了。感叹符号在中国被张君认为“细菌”“弹丸”一样的可怕，以为用多了可以“亡国”，但是西洋各国多还在那里用感叹符号，虽然照张君的统计“中国白话诗比外国好诗感叹号多六倍”，中国因为有比西洋各国多六倍的“细菌”“弹丸”一般的感叹符号，所以中国也比西洋各国六倍的糟：战争纷起，民不聊生，外侮日迫，国几不国。但西洋各国虽然比中国六倍好些，究竟也不能太平，或者也是“细菌”“弹丸”的感叹符号的缘故罢。所以我想请张君把那篇大文《新诗人之情绪》翻译成英法德各国文，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使西洋人也群起而为废除感叹符号运动，那才是世界之幸，功德无量。至于西洋各国有没有“消极”厌世的亡国之音的外国诗，也有待于张君的考证，我只好不敢瞎谈了。

写到这里，曙天来了，伊说：“你真淘气，又在做文章么?”我笑着说：“今天这篇文章，是关系国家兴亡，你不可不先读张君的妙文，再来看我的大作。”说完了话，我便把《心理》杂志给伊，伊把张君的文章看了一遍，说：“难道用感叹符号的白话诗都是消极，悲观，厌世的口头禅么?”我说：“你能拿出证据来，证明用感叹符号的诗有不是消极，悲观，厌世的吗?”伊说：“你看《尝试

集》中：

努力！
努力！
努力望上跑！

难道这样‘努力’的呼声也算是消极，悲观，厌世吗？难道这也是亡国之音吗？”我听了伊的话几乎不能开口了，想了一会，我才说，“感叹符号代表消极，厌世，悲观的话是张君发现的，我也不过随声附和罢了。但我总疑心这三个感叹符号是胡适之先生用错了。”伊又说：“《尝试集》中还有：

他们的武器：
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
干！干！干！

难道这里的感叹符号也是表示消极，悲观，厌世吗？这种诗也算是亡国之音吗？”伊说完了话，只是望着我笑，以为我再没有话回了。我吊起喉咙来说：“一点也不错！这几句诗诚然不是消极，悲观，但总算是亡国之音。你看，现在的江苏浙江，岂不是——

他们的武器：
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
干！干！干！



胡适之先生的诗真成了谶语了，还不是亡国之音吗？况且张君把感叹符号比‘弹丸’，这诗里的‘炸弹！炸弹！’更可证明张君的话是不错的。”伊听了我的话，更笑得不能抬起头来了。

笑完了，伊说：“衣萍，我说一个故事给你听：从前有一个童生到南京去考试，住在一个客栈里。这个童生很会做诗的。一天，有一个客人来到这客栈里住宿，恰恰住在这个童生住房的楼上。一夜，这个童生还没有睡，听得楼上那客人断续的喊，仿佛是‘吓唷……一首……又是一首……一首……一首首的诗！’这个会做诗的童生听得跳起来了。他想这个客人真是天才，怎么做诗做得这么快，次日早晨，这个童生便到楼上去拜访那客人，一见面这童生便说：‘老兄真是青莲复生了，顷刻成诗如此之多，昔子建五步成诗，其才去足下远矣！’那客人听了这童生的话，莫名其妙地说：‘在下素不会吟诗，先生何必过誉若此？’童生又说：‘先生不必客气，昨晚我听见先生断续的说，一首……一首……一首首的诗，非做诗而何？’那客人忍不住笑起来了。他说：‘先生所听见一首……是一手……之误……一首一首的诗，原来是一手一手的屎。因为昨晚我患腹疾，遗屎满床，后来弄得一手一手尽是屎，所以我有吓唷！……一手！……一手！又是一手……一手一手的屎之叹耳。’”……曙天说到这里，我也忍不住大笑起来了。我说：“你说这故事是骂谁？”伊说：“我说这故事并不骂谁。我只笑张耀翔君，亏他也学过英文，我虽然不十分懂得什么英文，但我在黎锦熙著的《国语文法》上看见说：‘惊叹号！……表示情感或愿望。’黎君所谓‘惊叹号’即张君所谓‘感叹号’，感叹号可以表示消极，也可

以表示积极，可以表示悲观，也可以表示乐观。张君不肯翻起新诗集来读读，也不肯仔细想想，武断的说感叹符号是表示消极，悲观，厌世，又把新诗集中的感叹符号统计起来，以为是亡国之音。这种行为正同那童生差不多。那童生是耳朵不灵。所以把‘一手一手的屎’听做‘一首一首的诗’，张君是眼睛不明，所以把感叹符号认为‘细菌’‘弹丸’。”我说：“你来北京才几月，又没有看见过张君，怎么知道他的眼睛不明呢?”伊又笑起来了。

一九二四，九，十一，在南山病院。



零零碎碎

近来因为要教小孩们白话文法，所以不远千里的跑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了一本《白话文文法纲要》，系陈浚介先生的大作，吴研因先生校订的。这本文法定价大洋两角，照九折算，花了我一角八分钱，——一角八分钱可以到滨来香吃一杯冰淇淋两块点心了，把这本小书带到洋车上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心痛。后来想想用这本小书去教小孩们，或者可敷衍一个月，也可以骗得十块大洋，——想到这里，我又像如来佛一般的笑迷迷〔眯眯〕起来了。那知把这本文法带回寓中一看，竟不免大失所望！《白话文文法纲要》第二十页上说：

> 分句作区别词用
>
> 例如，那个人昨天曾来找过你；此刻他又来了。（“昨天曾来找过你”是分句）

这明明是两个并列句，“那个人昨天曾来找过你”同“此刻他又来了”的意思是平等的，并列的，并不是什么“分句作区别词用！”这样文法只要读过两年英文文法的人都会懂得的，然而陈浚介先生和吴研因先生竟弄不清楚！

最妙的是六十五页的“复句”的例子：

> 村上的总董，就是现在的，发出来一个郑重的声音，



吩咐安特罗克勒说出为甚么这凶恶的兽，一刻儿忘掉了他原有的性子，竟变了一只不害人的兽了，他情愿放弃了他的食品，比较吃掉你还好呢。

这样的妙句，也不知道陈浚介先生从什么地方找来的，我只好用我的朋友吴曙天女士常说的笑话，替他批上个“不通，不通，又不通！”

好久没有到东城去了，昨天偶然到东城逛逛，侥幸碰着几个男女朋友。大家喝过酒，吃过肉以后，便大谈起恋爱来。座上有两个男子是主张自由恋爱的，他们说：“我们是相信‘有限可能说’（The principle of limited possibilities）的，相信男女间的关系也只有几种解决方法，强迫婚姻，自由恋爱，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古今中外的男女关系，都逃不出这几条有限的可能！但是自由恋爱在现在总算是天经地义了。”座中有一位女士愤愤的说：“这几种男女间的制度我都不赞成！”于是他们问伊：“那吗，你是相信独身主义的?”伊笑着答：“我是相信无主义的主义的！独身主义我也反对！”

那时我想我只能学朴念仁先生“缄默”了，因为“无主义的主义”的人是没有方法可以辩驳的！

近来听说好些人在那里反对什么“帝国主义”，这种声音从前虽没有听见过，但总算是特别叫得响亮而且新鲜的声音了。雨后走到街上一看，赤膊的人们满街走着，几个小孩连裤子也不穿的在积水中游戏，苍蝇聚满的西瓜摆在摊上。我于是乎觉得十分忧愁，因此便想起湖南，江西等处的水灾惨状，连安徽六安的大刀会匪的威风也浮到心



里来了。记得当去年中国教育界代表在万国教育会会议中大出风头，替中国民族吹牛的时候，有一位“中国思想界的权威”的学者笑着对我说：“他们在万国教育会议上替中国吹什么牛呢？只要临城出这几个土匪也够丢中国的脸了！”——反对“帝国主义”诚然是今日之急图而为我所绝对赞成的，但几时能叫国人在街上走路不打赤膊？（注意：打赤膊的人并不是全是没有衣服穿，所以马克思派的唯物史观也就暂不适用，恐滋误会，特此声明。）几时能叫小孩们不脱了裤子在污泥的积水中游戏？几时能叫苍蝇聚集的西瓜不摆在中国的首都的北京城的街上？几时能叫中国人多栽森林以防水灾？几时能叫大刀会匪不发现于中国？我愈想愈觉前途是黑暗而且渺茫了！

一九二四，七，二十五。

僭越的忧虑

钢笔和墨水瓶，看来比雪花膏和花露水，是要重要些；因为前两样是学用品，后两样却是装饰品了。但是据朋友P君告我，在一部分的女学生方面，好像这四样东西有同样的重要，或者后两样东西更觉重要些。北京某学校中的女学生，自修室的桌上，雪花膏花露水的数目，竟比钢笔和墨水瓶的数目，要多两倍！

女子参政的声音，近来喊得很高，似乎连那“墓木拱矣”的老年人，也有些听见了。朋友C君告诉我，胡适之先生的《努力周报》，在杭州的某女校中，每期销不到十份（某女校的学生有三百余人），但是《快活杂志》却颇风行一时，几乎有人手一编之概。要求参政的女学生们，眼光中“快活”比“努力”更有趣味些，这似乎是不可解的事罢。

心灵怯弱的我，听见这两件区区的小事却引起无限的悲哀，无限的忧虑了。

也许这是僭越的忧虑罢！

十一，十，二十二。



病中的觉悟

二竖弄人，一病三月，始则发烧，终乃流血。医生说，“出汗是要紧的，否则，流血是免不了的！”

是的，我的确太怯弱了，出汗是害怕的，终且免不了要流血，——本来是想免了暂时出汗之苦，终且受了三月流血之罚。

双十节来了，我还在病里。今年的双十节，可以说是血染成的：看，看鲜红的血染满了我的床，染遍了东南，也要染遍了东北！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

搬桌装炉似乎只要出汗就够了，然而不肯出汗的，终于搬桌装炉也要流血！

敢自己流血的人是勇敢的！流血的是非，当然更为一问题。

正因为中国人太懒惰了，不肯出汗的，终于被鞭子赶着，免不了在压迫的环境里流血。

聚餐会的文豪们呵，打电话写情书的公子们呵，手里织着绒线的小姐们呵，你们乐是乐够了，就是将你们穿上貂衣，捆上棉被，靠在火炉旁，也终于烤不出一滴汗来罢，——好凉血的动物们呵！

然而，也慢乐着，“很大的鞭子”不久就要来的！

“出汗是要紧的，否则，流血是免不了的！”医生这么说。

“自己敢流血是好的，否则，迟早也要被鞭子抽着流血的!”我接着说。

十三，十，十。



“不　　行”

（一）开门见山

文豪说：做文章应该开门见山，不要拖泥带水。

五年前，我在南京听顾实先生讲文学史。讲义第一章的开始是：

“文学者，文学也；文学史者，科学也。”

顾先生站在北极阁下的讲堂上，洋洋得意地称赞他自己的大作：“这几句文章是开门见山！”

（二）“诗哲”

中国古有“诗仙”，“诗圣”而无“诗哲”。自从竺震旦东来之后，于是中国乃有诗哲了。

诗哲者何？

我曰：“诗哲者，诗人而兼差做哲学家也。”

胡适之曰：“我愿国中的诗人自己要知足安分。做一个好诗人己［已］是尽够享的幸福了；不要得陇望蜀，妄想兼差做哲学家。”（见《读书》杂志）

“不行”！近来中国竟有“得陇望蜀”的。五百年后的

杨鸿烈做《中国诗学史大纲》，当大书特书曰："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之后，千有余年，于是又有人也，曰诗哲。"

（三）天才的权威

天才说："你喊得不响，你应该闭起嘴来。"上帝说："你生来有嘴，当然有喊的自由。"我开始张开嘴来，——上帝忽然不见了，天才走到我的面前，恶狠狠的说："不行！……"

一九二四，十二，十五。



丢了三个

《语丝》上的“刘博士订正现代文学史冤狱图表”，加以语堂先生的《写在……后面》，近代中国文豪，大半表上有名了。这实在可供未来的谢无量或者凌独见做文学史时的参考。病中爱躺在椅上沉思，觉近代中国文豪，表上无名者尚有三人，此三人影响中国文坛，至深且大。倘此三人而不入文学史，宁非千古“冤狱”！爰作此文，代鸣不平，以供参考。

（一）“吾家”梦华（Matthew Arnold）

“吾家”梦华自得了“东大之花”以后，已久久不作评论文字了。而三年前纵横东南，痛哭流涕，正人心，息邪说，以中国之安诺德自命，其功正不可没。况“吾家”梦华为“吾家”博士（非“刘博士”）之侄，吾家博士首创文学革命，近代文学，首屈一指。《语丝》表上虽然无名，然吾家博士之在中国，正如孔丘，关羽一般，家喻户晓。可以吾家博士“不朽”，而吾家梦华竟“朽”乎？是非补入表中不可。

（二）梅光之迪（Irving Babbitt）

梅光之迪，首创《学衡》，远继白壁德之人文主义，

近辟新文化之误解，为吾家博士之劲敌，亦东南文士所共仰。手头无美国文学史，白壁德之入美国文学史（或教育史）与否不可知，而梅光之迪当入中国之文学史，则已成定论。表上无名，“爱管闲事”非打屁股不可！

（三）张歆海（Charles Dickens）

某“诗哲”告吾友禾生曰：“辜汤生的英文有迭更司这么好，张歆海的英文同辜汤生一般好，所以张歆海之英文有迭更司一般好。”

诗哲之言，出口自合逻辑上之三段论法，其学诚不可及。记得古希腊有这样逻辑：

鸡是蛋生的，

蛋是鸡生的，

故蛋是蛋生的。

诗哲之逻辑，出口与希腊古贤相合。张歆海之比迭更司，谁敢曰不宜。是故，中国近代有三迭更司：

一　陈源迭更司

二　辜汤生迭更司

三　张歆海迭更司

老子一气化三清（见《封神演义》），迭更司一鬼化三人。东海西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亦同。此中国文学史所当大书特书，可以《语丝》表上而无之乎？

一九二六，一，二十五，头昏脑痛之日书。



漫　　语

屠夫把尖刀刺进猪们的颈项的时节，猪们的反抗，大约只有高声地呼号吧。因为只有呼号而没有动作，所以猪们永远是任人宰割的下流的猪们。

我们将自己比做睡狮，这似乎是太奢望了，因为天下决没有子弹穿过腹背而不醒来的狮子的。真醒来的负伤的狮子，它便狂噬，它便猛扑，它的反抗决不止于呼号，此狮子所以高于一切的猪们和其他懦弱的禽兽，而为百兽之王。

人们的位置似乎在狮们之上吧，然而我的确怀疑着，对于我爱的懦弱的中国的人们。

一次敌人的侵袭来了，我们从梦中醒来；有的呐喊几声，有的散几张传单，有的割破自己的指头而血书几个无聊的字。这样，便是所谓自命睡狮的人们的反抗了。一次是如此，两次也是如此，十次百次以至子弹穿过腹背的时节还是如此。

我们不是刚睡的狮，我们是将死的猪……可怜而又可耻的我们！

反抗要有动作。动作不仅是动嘴，我们有手的应该动手，有脚的也应该动脚。

打我们的也不妨打它！杀我们的也不妨杀它！……

也不要忙着选委员了，也不要忙着争主席了，子弹已经穿进我们的腹背了，这样紧急存亡的时节，难道还可以



为了自己而争无谓的出风头么？假如大英国和大日本的兵们已开到正阳门外，难道我们还可以从容不迫地选委员和争主席么？好安闲而体面的中国人们！

拿着白旗在街上讲演的兄弟们和姊妹们！你们不要痛哭流泪地多发议论了。你们应该流血，不应该流泪……

狮子为奋斗而死是勇敢的。否则，我们便成了死猪。那是耻辱！

一九二五，六，十五。



高尔基及其他

一

一个美国人去问高尔基（m. Gorky）：“那一篇小说是你最好的小说呢?”高尔基想了一刻，才笑着回答：“我的最好小说吗？现在还没有写。”

但是我们的聪明的《小说月报》记者，却已经替高尔基回答了。《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四号，因为登载了一篇高尔基的《我的旅伴》，于是“最后一页”上便说：

> “《我的旅伴》使我们见到高尔基的伟大精神与他的微妙的描写。像这一类的活泼泼的写第四阶级的生活及游情的少年心理，在世界的文学库里，似乎是第一篇，而且是不朽的一篇。”

前两天有几个朋友到俄国去，其中的一个女朋友到我这里来辞行，我请她喝酒，酒酣耳热之余，我笑着对她说：

> “你到俄国以后，如果看见高尔基，你可告诉他，他的最好的小说，我们的聪明的《小说月报》记者已有定评，是一篇《我的旅伴》。你更告诉他，这篇小说就是在世界文学库里，也是第



> 一篇，而且是不朽的一篇。高尔基平常极喜欢恭维，他听见这话一定很欢喜。你可以更告诉他，劝他以后可以玩玩，不必再做小说了。因为无论如何，再做也不会有比《我的旅伴》那一篇好的！”

我更希望有人，——最好是陈通伯，张歆海，因为陈通伯的英文比英国人还好，而且张歆海的英文是同迭更司一样好。——把我们《小说月报》记者的批评译成英文，登在美国的什么杂志或报纸上，使那一个问高尔基的呆笨美国人也可以知道，“高尔基的最好的小说是那一篇译成中文的《我的旅伴》！”

二

在北京政治舞台上，我们可以看见，无论政治有怎样变更，总是“十八个罗汉，年年换。”逃来逃去，仍旧逃不了那一班“某老”，“某老”的什么坏东西！

但是上海的《小说月报》，我们也曾看见，无论每年正月怎样有一番革新，也总是那几个旧脚色来撑场面。这些老脚色的脸谱，唱工，我们实在有点领教够了！江南自古多才士，我们的新进作家那里去了？

最近听见傅增湘君说，“读者要先读书皮，书皮读不通，还读得通书中的内容吗？”是的，我也应该读《小说月报》的书皮了，“本社投稿简章”上说：

“五，投寄之稿，本社收到后概不答复，亦不退还，并不能告知投稿者能否预先登载。”

一堆一堆的稿子堆在《小说月报》编辑室里，编辑先



生在上面批了两个“未阅”的红字。

多少青年作家的心血，在编辑先生的“未阅”两个红字底下消灭了！编辑先生老爷开恩呀！请你阅一阅，使我青年作家的心血不致白费罢！唉!!

一九二五，十二，二十六。

（附记）对不起，这篇小文原是对于《小说月报》编辑有点不敬的，但作者对于《小说月报》编辑并无私怨，也从来不曾在《小说月报》投过稿。况且该报投稿简章不是已经改正了么？你瞧！

五　投寄之稿本社收到后概不答复如不登载除短诗短文外长稿一律寄还

于是本文也可以取消了。

一九二八，十二，七日再记。

浪漫的与写实的

我的表妹在光华大学读书，星期日来看我，说起该校请来许多名教授了，这学期的功课真好哩。表妹眉飞色舞地，嘴里像留声机一般地涌出："徐志摩……余上沅……梁实秋……"之流的名字。我抽着香烟，微笑地听她说得那么起劲，但我不想说什么。因为这些名教授也者，我自东至西，自南至北早已领教过的。

"阿哥，你看——"表妹从书袋里一掏，忽然掏出一册小白色的本子来："《光华》……"

这两个模仿康圣人的字体，好生而熟，大约是李石岑君的法书〔书法〕吧，仿佛在什么杂志的封面上常见过的。

躺在沙发上大略一翻，这二卷一期的《光华》周刊真是内容丰富哪！胡适教授的《读书杂志》是"考证象棋的年代"的，我平生对于象棋无啥兴味，所以也懒得去看了。引我注目的还是那篇《浪漫的与写实的》，这是怎样动人的标题，我不由地又想起梁实秋教授的《浪漫的与古典的》，那美国白璧德（Babbitt）一派的健将的大作。

该文一开首提起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这仿佛又不是白璧德派的议论了。再看下去——

看到文章第二段，妙语就来了：



> “我们因为深恶环境，便把它深刻地描写出来，这便成了写实派的文学；我们因为深恶环境，便把我们自己的理想界创造出来，这便成了浪漫派的文学。所以写实派的文学是破坏的工作，而浪漫派的文学是创造的工作。”

我觉得这些议论是古今中外论文学的书上所罕见的，所以特别提来。

下面妙语还多呢：

> “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文学的使命，那就是革命。（倘然在没有革命声浪的时候。你来提倡革命，人家都会说你是过激；倘然在革命声浪正高的时候，你来提倡革命，人家也会说你是投机。）”

原来如此。“文学的使命”虽是“革命”，但通达世故的人都该知道，革命是革不得的。早一点革命怕人家骂“过激”，晚一点革命又怕人家骂“投机”。然则怎么办才好呢？老头子曰：“不如老实点坐在家里罢。”

> “我们再从艺术方面来讲，写实派是为人生而艺术，而浪漫派是为艺术而艺术；然而人生应当是艺术的，……写实派的作品，就是浪漫派的，浪漫派的作品，也就是写实派的。……”

记得宋朝有个和尚仿佛说过几句比喻的妙话：“天下的道理是差不多的。比方你打满了一桶水，又用一只空桶分开



来，是一个样子了；再又用一只空桶分开来，又是一个样子。其实倒来分去，合起来还是一桶水。”——“浪漫”就是“写实”，“写实”就是“浪漫”，有什么不对呢？黑人是人，白人是人，黄人也是人。所以白人就是黄人，黄人就是黑人。君子曰：“天下的道理，一而已矣！”

但是天下的文学史家也实在太笨！记得二十年前听一个英国教师讲文学史，仿佛说到欧洲文艺思潮，从十九世纪的初年起，这五十年中，是主观的文艺思潮勃兴，可称为浪漫主义的时代；从十九世纪的中叶起，文艺受了科学的影响，便成了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大约是 Romanticism 的译名；写实主义仿佛是 Realism 的译名。这两个字的英文字母多寡有别，但第一字母是 R 的，是不会错的。所以这个 R 就是那个 R，那个 R 就是这个 R！哈，哈。

又“为人生而艺术”大概是 art for life，“为艺术而艺术”大概是 art for art’s sake。然而两个“而”字也用得不大亨。

> “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都是写实派的作品；张资平的《苔莉》，《最后的幸福》，都是浪漫派的作品。”

张资平君的作品，近来听说很流行，我的表妹的口袋里也常藏着他的小说。但说来也惭愧，我的确一页也没有看过，所以不敢乱说，究竟是不是“浪漫”。然而鲁迅君，哈，哈，原来《野草》也是“写实派”，究竟不知道《野草》里写的是那地〔块〕田里或那座山上的几茎野草。——请《光华》周刊的作者有以语我来。

表妹已经陪着我的内人逛大世界去了。我想，看这样



的文章，还不如躺在床上抽烟罢。——

然而我的脑中总忘不了表妹口中的许多“名教授”。

一九二七，十一，十九。

《平民诗选》序

今年初夏的晚上，我在陶知行［行知］先生家里吃晚饭。陶先生是除了平民教育不开口的，于是乎我这样一个平民教育的门外汉，也只好跟着胡说起平民教育来；我们从《平民千字课》谈到编辑平民的丛书，谈到平民丛书中拟编辑的《平民诗选》。陶先生忽然若有所思的说："《平民诗选》何不由你动手干起来!"我那时不知道怎样有那样的大胆，竟破口回答地说："也好吧！让我来选选看。"

起初我觉得这部《平民诗选》是很容易着手的。但是一动手选以手，才悔那天不该对陶先生说了"让我选选看"的那句话。我因为选平民诗选而联想到《儒林外史》上的马二先生，一方面觉得做个马二先生是不容易，一方面又觉得我的责任比马二先生重得多。马二先生选八股给举子读是不负责任的，他只要骗书店里几两银子也算完了！读了马二先生选八股而考不中秀才的人，决不会去抱怨马二先生，只能抱怨自己的命运罢了。我的责任却要拿诗歌来陶冶平民的性情，提高平民的精神。诗歌本来不可拿来做教训的；诗歌是人们快乐或悲哀的情感的表现。中国虽为四千年礼教的古国，像一般遗老遗少所自夸的，但在中国的汗牛充栋的诗集中竟找不出几首可以激发人的志气的诗。在中国诗中最多是消极乐天派或是个人牢骚的诗；所以我的工作便觉得十分困难了。往往读完一部诗集之后竟选不出一首诗来。我以为这部《平民诗选》在今生



是没有选成的希望了。

但后来，因为得了吴冕藻女士的帮助和指导，有了伊的勇敢和勤劳，于是我又提起我的精神来干这马二先生的选业。我把我的选诗的条件降低：不要首首诗能提高平民的精神，只要能陶冶平民的性情也算满足了。于是我所注意的是诗的容易懂的问题，换一句话说，就是我希望我所选的诗能够使读了四册《平民千字课》的人一读就懂。悲哀时的痛哭，快乐时的欢笑，恋爱时的疯狂，被损害时的怨尤，种种在我所选的诗中所表现的真实的情感，我希望能引起一般平民读者的情感的共鸣。

我选这本《平民诗选》是很惭愧的。我虽然也受经济压迫而度过几个烧饼一天的日子，但我却并不曾替人们拉过洋车；我也曾经过抄写钢板而致手指肿痛的生活，但我却不曾为人们挑担而吐血；我也曾经过夹衣过冬的贫寒时期，但我却不曾尝过单衣在雪地里奔走的痛苦。到如今，我脸上已经戴起金镶眼镜，夏天身上穿绸衫，冬天身上穿皮袍，吃的是三餐白米饭；我的生活已经一天天贵族起来了，我选的《平民诗选》也许不是我亲爱的平民朋友所欢喜读的罢。但我的被损害而破碎的心，是经过无数的风霜雨雪来的，我把我的真心来选成这部《平民诗选》，也许不致于和我亲爱的平民朋友的心十分隔膜罢！

最后，我应该谢谢陶知行［行知］先生，因为他把这部《平民诗选》仔细校阅了一遍，我更应该谢谢杨可大先生，因为他把这部《平民诗选》拿到他教的平民师范班教授了一次，贡献了我很多的意见。我尤其应该声明的，是这本《平民诗选》大部分是吴冕藻女士选的，选好之后又蒙伊抄写一次。没有吴女士的热心和帮助，我决选不成这部《平民诗选》！



(附记)这篇序大概是一九二四年冬天做的。序是做成了,《诗选》也选成了,但后来《诗选》也不知寄到哪里去了,从此竟无消息!呜呼!中国之事,大抵如斯!

一九二八,十二,二十,记。



《深誓》自序

我的几十首小诗，因了曙天女士不惮烦的替我编成付印，得传布在我爱的同时代的读者诸君之前，这在我个人，实在觉得荣幸而且羞惭。

因为我是青年，我的诗多半是歌咏爱情。我曾彻夜发狂地高唱爱之恋歌，在旷野无人的星光底下，清风为我而低吟唱和之音。然而我的恋歌，多半在清风明月底下消灭了。当细雨朦胧地从天空的浮云流到人间的时节，我的忧愁之句在地上留下了痕迹，这痕迹，是深刻而不能磨灭的；虽然在慈善的太阳从林里庄严地上升着的时节，我也曾俯伏在阳光的脚底，高吟爱之颂歌。

我的青春一天天的逝去，我的容颜渐渐衰老，我的歌声也已经枯燥而且消沉了罢。我不能常常唱这样的恋歌，但如果人间爱之火永远不灭，我还想高吟几句，在我老态龙钟的时候。

我应该感谢在旅路上遇着的几个女郎！有的给我微笑，有的给我沉默，有的给我忧愁和疯狂。我不知道伊们现在是到那里去了。然而那些不灭的微笑，不灭的沉默，不灭的忧愁和疯狂，都在我的几十首小诗里永远留着不灭的影子。

《深誓》的读者们！假如你是理智化的学者，你是高慢的文学评论家，你是著名的高贵诗人，你是得意的老爷，太太，我希望我这本小诗不要陈列在你们之前。如果



你们的眼珠看过我诗集中的一行，这在你们毫无所得，而在我则将得着讥笑和侮辱。那些得恋而欢笑的对对青年，那些失恋而悲哀的旷夫怨女，在你们的快乐声中，在你们的洒泪时节，我把我的小小诗集献给你们。如果你是欢乐，它决不在你的欢乐心中留下悲哀的痕迹；如果你是悲哀，它决不在你的悲哀心中种下欢乐的种子。

我应该感谢曙天女士——我的亲爱的伴侣！因为有伊帮助，我的小小诗集才能出现于人间。

一九二五，七，十三。



跋《情书一束》

年代久远，忘记是那一个皇帝时代的事了，总之，朋友Y君那时还在人间罢。一个寒冬的晚上，青年的我们俩跄跄踉踉地跑到东安市场去，在小店里每人吃了一碗元宵，心儿也渐渐和暖起来了。于是在市场上踱来踱去地想看女人，——看女人，这是我们那时每次逛市场的目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而且又是那样冰冻严寒的冬天，小摊上虽然还灯火辉煌地，游人确已寥落可数了。那里有美丽的女人呢？我们俩踱来踱去的瞧了半天，终于连一条红围巾的影子也瞧不见。Y君很凄凉地说："今晚的市场是何等灰色呀！""哦，灰色！成对的此时大约都躺在红绫被里了。"我带着气愤的神气答。

总之，后来我们是混到小书摊上去了。Y君花了十吊铜子买了一部旧版的《三侠五义》，他那时已经对朋友们挂起招牌想做强盗式的英雄了，虽然要做英雄是为了得不着女人的爱的缘故。我呢，因为袋里无钱，所以什么书也没有买。那一部旧版的《三侠五义》有一个青布硬壳套，Y君只在灯底下打开套来略略翻看了一本第一册上面的图画，便夹在肘下走了。但是，在半路上，Y君的一套《三侠五义》终于被我用强迫的手段夺了来。其间略有争斗，我记得还挨了Y君恶狠狠地打了一手杖。一手杖正打在背脊之上，当时觉得很痛，过了几分钟也就消失了。而且代价也真值得，谁也梦想不到那样一套旧小说内竟夹着几

封蝇头小字的哀惋绝人的青年男女们的情书。

那些情书里的男女主人公是谁呢？何以夹在这一套旧《三侠五义》里？我虽然不是考据家，但当时为了好奇心所迫，也曾花了很多时间去考据，而结果仍是渺渺茫茫。那情书上所署名，男的似乎是J，女的似乎是A。然而J是谁呢？A又是谁呢？我千思万想终于是难明白。我那时对于这些情书绝对守秘密，第一个要瞒着的是Y君。至于为什么要守秘密？理由此时也忘掉了。大约我那时把那些情书当作宝贝看待罢。乡下人得着宝贝是不愿意旁人知道的。而况那些宝贝明明从Y君买来的旧书里得来的呢？我在夜阑人静，孤灯俦影的时节，偷偷地在灯下阅读那些情书：红色的信笺，上面点点的尽是痕迹。是泪痕罢？因为是用铅笔写的，所以字句也十分模糊了。但隐隐约约地总可看出青年男女真情的流露，和人世种种不幸的痛苦。我青年时也蒙一两个女人爱过，但后来伊们都爱了旁的有钱有势有貌的男人，把我这又穷又弱的“丑小鸭”丢了。在过去的几年中，感谢那些情书，消磨了我无数难眠的长夜。悲哀处流了一把眼泪，感动处叹了一声可怜。尼采（Nietzche）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那几封蝇头小字的红色情书，盖无一字无一句不是青年男女火一般热的爱的心中流露出来的鲜血呵！但那情书中的主人公J与A究竟如何结果？——家庭的顽固，社会的压迫，第三者的纠纷，我看了一些断片的情书，如何知道他们以后的渺茫的结局呢？

人生如朝露，Y君竟因肺病于前年夏间死去。冥冥中是不是有鬼呢？我不知道。自Y君死去以后，我心中十分悲伤。晚上也时常做梦，梦见Y君用手杖打我，痛得大叫而醒。有时我又梦见一位不相识的眉头稍蹙，身材瘦



削的青年，与一位装束入时，娇小玲珑的少女，向我要求什么。因此神魂不宁，一病两月。病中，我知道是那些情书作祟，想把那些情书用火烧去。但燃了几次火柴，终于不忍下手。我因此又向冥冥中祷告，拟将那些情书誊清印刷出来，传之人间，定名为《情书一束》。

然而穷汉生涯，时间和精力已经整批的卖掉了。两年来我在一个古庙里替和尚们守菩萨当书记，每天要在七八点钟的时间坐在观音菩萨座下写蝇头小楷的《金刚经》。晚上总是肩酸腰痛，卧睡不宁。心里也想把那些情书誊清出来，以期无负自己的祷告。然而有心无力，徒叹奈何而已。

今年夏秋苦雨，古庙檐瓦多漏洞，我的竹箱搁在窗下，常为雨点打湿。W 君说，“把箱子打开来晒晒罢。”我对于 W 君的好意是感激的。然而这竹箱怎能拿出外面去晒太阳呢？我的确存了一个自私的心，以为将来这些藏在竹箱里的情书发表出去，一定要瞒着旁人，算作自己的创作。我的房里的财产，除了这一口竹箱以外，四壁空空，毫无可以隐藏的地方，所以那些情书也终于锁住箱里了。秋尽冬来，体弱血衰，不能耐冷。忽然想起竹箱里有一件十年前的老羊皮背心，或者可以御寒。取钥开箱，才发见摆在上层的那些情书已为雨点湿透，字迹模糊，不可阅读。而老羊皮背心则依然无恙，则未始非不幸中之大幸。叹气数声，欲哭无泪。亦可怜矣！

呜呼那宝贝似的数十页情书已经为雨水所蚀，半隐半现矣。余乃立志就记忆和想像所及，一鳞一爪，为之整理就绪，以期青年男女之真实情感，不致无端湮没。刚拟就冬夜难眠之时，开始执笔，而京津战起，交通断绝，百物昂贵，困于油盐，时焦急而辍笔。荏苒两月，才整理出若

干篇。名为《情书一束》，从两年前旧定之名也。

余年青时也曾弄过文学，其实也不过弄弄而已，并不是对于文学，特别喜欢。好像是 Stendhal 曾说起，他坐下来写文章就好像抽雪茄烟；我之弄文学，也正是抽雪茄烟之意，虽然我并不想高攀 Stendhal 般的文豪。做文章也许是我的 A Refuge from the emptiness of Life 罢。匆匆忙忙的随笔写成几篇东西，有的在朋友们办的报上发表过了，有的寄出去发表，忽然又被编辑先生退回来了，上面还用朱批批了“不用”二字。现在也择了几篇，发表在《情书一束》里。

至于读《情书一束》的人们，有的读得痛哭流涕，有的读得嬉笑怒骂；——有的拿它当小说读，有的当故事杂感散文读，有的当情书读，——放在抽屉里来常写情书给爱人时的参考；有的文学家与批评家或者蹙起眉头来以为这不是文学，这是艺术园里的一束杂草：都随他去罢。一二百年后或者有考证家出，引今据古长篇大论地考证《情书一束》，也许竟能隐约地考出《情人一束》中的许多主人公，如胡适之先生之考证《红楼梦》焉。是书即暂时无人肯买，将来也许竟能风行一时罢。然而未来的事，谁有那样耐心去管它呢？至于余贫穷人的希望，则在是书之能赶快印出，赶快买〔卖〕去，赶快多弄得若干金钱，以舒眼前生活的困难而已。

一九二五，冬至节日。



《断片的回忆》小序

就在“孙老头儿”伏园兄编《京报副刊》的那年，曙天写她的《断片的回忆》，原因是给《京报副刊》充篇幅罢。但写了不久也就停笔了。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兄把这些短文集成付印，好意是极可感的。但曙天说：“这些文章那有出版的价值呢?”

是的，就是我，也不敢说，曙天这些文章有怎样伟大的价值。但如果著作和出版不是少数什么“藏之名山”或“传之百世”的“不朽家”的专利品，我相信一切的平凡人都可以自由地发表个人的平凡的思想和情感，只要他的思想和情感不是说谎和欺骗，虽然现代世间最欢迎的还是那些说谎和期望的夸大狂的胡写。

回忆是甜蜜的，法朗士（Anatole France）曾这样说过。

在曙天的过去的二十余年的生命中，一半是给那缠绵的疾病消磨掉了。疾病毁灭了甜蜜，然而她似乎已经忘记了疾病的辛苦，疾病训练了她的心灵。使她宁静地，愉快地，忍耐地过这病里的人生。

真的，在曙天的回忆里，没有怨尤，没有咀〔诅〕咒，她安闲地把她过去的生命，宁静地表现出来，正如一幅幅朴素的 Sketch，使我们能从这些断片的 Sketch 中，看出她的悠〔优〕雅的高洁的人格。

一个朋友谈起在文坛上颇负盛名的某女士的作品说，



“如果中国全国的女学生，合起来，开一个成绩展览会，那么，某女士的作品，当然是很好的了。但如果说到文学，哈，文学——”

当然的，曙天的作品也算不得什么文学，但现在只当作一种成绩品而陈列出来，（我并不敢说是很好的。）或者大量的朋友们，总可以许可的罢。

我就把这些平凡的几句话来做她的序。

一九二七。大热之日，写于上海滩上。



罪　　过

衣萍兄：

自从你发表《爱丽》以后，就听见有些小绅士们正颜厉色的怪你何必如此取材。我们的教育家还说这是小说家利用青年的弱点，他好像又说做这样小说的人是有陷害青年的动机！这是多么大的罪过呀！——但是，衣萍，我应该恭贺你，你的小说能深深地刺入人心，这便是你的成功，无论所得的报酬是咀［诅］咒或是怨恨。

《情书一束》虽然只蒙你在京时给我看了一两篇你的初稿，而我所牢牢记得的，是你的作品，处处表现你的真实的大胆的描写，那便是你的人格的表现，虽然我到如今还不曾读到你的已经出版的《情书一束》。我总觉得我国现在流行的小说实在太灰色太乏味了，我们实在不需要那些文章美丽，辞句浮夸，粉饰虚伪的矫揉造作的产品，我最爱那胆子最大的 Gautier 的作品，他将他理想中的妇女的美，妇女肉体的美，赤裸裸的绘出来。绅士们看了自然要惊惶跌倒。George mcore 的态度也十分直率坦白，他自己承认他自己的心理是病态，卑怯，爱女人。他似乎说所有的书，只要不讲女人，便不是书；即是好书也不是我们所爱读的。他说 Hugo 的著作便是个好例。

我现在要你把《情书一束》快寄我一册。Miss 房仲民那册也请你从速派人送到她的学校里去。她喜欢读你的作品，比我盼望得更急。她完全是一个小孩子，她是我的妹



妹，我知道她的。

你的生活，我很希望你能改进一些。三四年前，我同思永来找你，你寂寞地守着古庙西边的一间房子，清瘦的面貌，热烈的感情。现在呢，思永离开人间两年了！我独自来找你，你仍旧寂寞地守着那古庙西边的一间房子，面貌还是从前一般地清瘦，感情还是从前一般热烈。庭前的铜缸，铜缸里的荷叶，大概是从前所没有的吧，还多了一位多情姑娘，常来打破你的寂寞。究竟总不是好事，几年来枯守着古庙的一间房子，感觉上也未免太单调而且枯燥了吧。爱好文艺的人总该设法使感觉不要十分枯燥单一才好。

秉璧　五，二十一。

（附答）这是我的朋友郑秉璧君寄来的一封信，现在抄出发表在这里。自从《情书一束》出版以后，我直接间接听见许多新闻。最奇怪的是一个中学校的学生们来信向北新书局定七十本《情书一束》，后来忽然又来信说是不要了，大约也是“教育家”说这是小说家利用青年的弱点的缘故。这在我本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出版的书局受些损失罢了，虽然我知道《情书一束》决不是“教育家”所能阻止流行，而且生意之佳，在北新书局最近出版书籍里也算数一数二的。我最痛恨的是那以耳代目的盲人，他们其实未翻过《情书一束》的一页，只是渺渺茫茫地说：“这是陷害青年！”我并不是说，《情书一束》是什么了不得的劝善规过的书，普天下青年男女非读不可，——如果我做得到教育总长，我或可以下一道指令，把《情书一束》列入大学中学课程内，可惜我非“老虎”，总长之梦，此生已属渺茫，自难强天下之青年以读“情书”，如吾家孤桐先生之强天下之青年以读“经”，以学“古文”，以反对白话。



然而我虽不学无术，我乃砖塔寺畔的一小僧，却不妨大胆宣言：如果高中学生而不能读《情书一束》，那样中学教育可算完全失败；如果大学学生而不能读《情书一束》，那样虚伪大学也该早点关门！

《情书一束》虽写得不好，但态度却是十分严肃的。坊间旧小说，“陷害青年”（?）者何限，“教育家”能一一摧残之乎？如果世界上没有恶，那就根本用不着什么教育。不，我不该谈什么教育，还是：溜溜去吧，鼻孔又塞起来了。至于秉璧恭维我的话，那是应该的，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一九二六，秋天，于伤风头痛之日。

呼　冤

半农先生：

先生荣任副刊编辑，小弟不来道贺，却来呼冤，真是丧心病狂。但是这个年头，唉，这个年头，谁的心头没有几分冤枉？别的我不说，也不敢说。因为先生办副刊，而又不我遐弃的向我要稿子，为了投稿的问题，眼见不平已久，牢骚积到万分，姑且借光贵刊，一吐为快，登载与否，悉听尊便；倘有错字，务望改正。

我想社会上的刊物，大概可分两种：一种是不欢迎投稿的，如《语丝》周刊，乃是同人杂志。一种是欢迎投稿的，日报副刊，普通杂志，肯出金钱买稿的，乃是公开的刊物。关于同人杂志，我觉得无话可说。因为是同人的发表言论机会，“自己的文章就是狗屁也要登”，外来的文章不好请你等一等。我现在要说的，那是普通刊物，欢迎投稿的。

我是足迹没有出过国门的，别国的情形我不知道。单就中国而说，我觉得普通挂着“欢迎投稿”的招牌的杂志或副刊，可依编辑先生的心理，而把投稿者分做四等。第一等可称之曰“元老投稿者”，这些投稿者在社会上已经发表了很多东西，无论东西是好是坏，是风毛是狗屁，但在文坛上总有了一个位置。他们的稿子是一寄去就登载，题目是大号字，而且地位自然是在前面第一栏。第二等可称之曰“亲属投稿者”，这里面包括的是编辑者的叔叔或



伯伯，哥哥或弟弟，姊姊或妹妹，已婚的太太或未婚的爱人，他们或她们是与编辑者有切肤的关系的，他们或她们的稿子当然也不会搁下，理当提前登载，以示亲热。第三等可称之曰“投机投稿者”，——这个名词似乎不通，一时想不出好名词来，姑且用了再说。——他们或她们是懂得编辑先生心理的。一篇稿子寄去，外面用的定是红信封或绿信封，而且稿纸上也不妨洒几滴香水，或者是信封里还夹着一两朵鲜花。明明是男人的稿子，偏用了什么女子大学和女子师范的信封，或者是取上一个鲜丽婷娜的别号（Pen name）。于是编辑先生，软坐沙发椅上，掀须微笑，而拙稿居然登上。（此节所说，全有事实可以证明，先生若不见信，不妨打个十万火急的专电给孙伏老问个明白。小弟是从来不会说谎的。）第四等是“无名投稿者”，“无名”却并不是没有名字，如某生某君，乃是投稿者在社会上尚无人知，故称之曰“无名”。此辈投稿者大都是普通学生，穷困青年，他们创作心热，发表心健，稿子挥笔即成，寄去是大概不登。我现在要呼冤的，就是为了这一等人。

先生，你想，做人而做到第四等，受社会上的虐待，不是活该么？普通编辑者对于第四等投稿者，以我所知，也可略分为两种：一种是“南方的郑振铎式”，二种是“北方的孙伏园式”。——对不起，现在姑且请他俩做了代表；虽然伏老现在是无“副”可“刊”，逃之夭夭了。郑振铎式的办法，是把第四等投稿者的稿子，堆起来堆起来，捆起来捆起来，在上面批上“不用”两个大字，于是一切都完了。孙伏园式的办法，倒算和平些。第四等的稿子，只要有功夫，总得看一遍，遇着以为可用的，也在上面批上“可用”两个红字，不用的便批上“不用”两个红



字。可惜伏老究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所以记性究竟也差了些，好多“可用”的稿子，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忽然又搁下了，也许一搁永无消息。于是伏老在京当了几年副刊记者，弄得怨声载道，蜚话丛生。

先生，你现在是荣任副刊记者了。你的副刊当然是不拒投稿的。我不知道你将来对于那些第四等的投稿者，当采取何种办法：还是采取郑振铎式的办法呢？还是采取孙伏园式的办法呢？我想，现在正是学者们提倡“节育”之年。文章做得不好，最好是永远不做。否则，郑振铎式的办法，可以算是“溺婴”，倒也是免得谬种流传的一个好办法。文章自有“文豪”在，那许旁人说短长！中国虽然广大，然而当代代表作者，不是早经文豪们互相选出了么？为了中国文坛前途，最好是把一班无名的创作家全压下去。哈哈，我本来是想替第四等投稿者呼冤的，然而写到末了，自己也变成一个郑振铎式的信徒，因为我知道艺术应该是“贵族的”，文学应该是“天才的”，作品应该是“水平线上的”。第四等的投稿者，什么东西！做文章！哼！你也配！

弟　衣萍拜上，十五，六，二十九，早。

(附录)

衣萍先生：

编辑先生压积稿子，看去像似一件小事，实在却是一件大事，因为无名作者的作品中，也着实可以有得极好的文章（自然也有极坏的），若然一概以不看了之，结果一定要埋没了不少的人才，我现在是有稿必看，好的不论有名无名，无不赶登；不好的只要是附有邮票的，无不立时退还。最难的乃是一种不好不坏的稿子，立登既有所不能，立退亦有所不忍，只得暂时存一存，等到稿子缺乏时



凑数。但无论如何，若是等了三四个礼拜而还没有安插的机会，也就只得退还。我也是个懒人，但有了你的警告，总希望不做到“天怒人怨”的一步。至于看不起无名作者，那是刘复断断不敢；试看《小饭店里》那篇小说，也是个尚未知名的作者寄来的，我给他在第一号里就登了出来了。

弟　刘复。



小小的希望

近来很有些人写信来问我：明天社是不是提倡未来派的文学？我自己觉得很惭愧，因为明天社的宣言发表了几个月，到如今还没有一些作品出来，自然引起研究文学的人们的怀疑。

什么是未来派的文学？我因为在中国买不到关于未来派的书籍，到如今还不十分懂得。近日看了一本H.B.Smuel做的Modernities，在这本书的末一章《未来主义的未来》中，我曾感觉了解未来派的文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外国杂志报章上看见一两篇未来派的作品，便半生不熟的介绍给国人，弄得看的人丝毫不懂，（其实译的人自己也未必懂）。我以为这是中国文学界的危险而且可耻的事！

我们且不要高谈什么未来派的文学，我们且睁开眼来看看中国文坛的现状罢。我也赞成神秘派的诗，但不愿意人家把神秘弄成糊涂。诗国里本充满了神秘的空气，只是那些白话还没有做通的人决没有假冒神秘混进诗国的资格。我也赞成人家做些新浪漫主义的作品，但不愿意人家弄几个鬼魂在作品里，说几句似通非通的鬼话，便公然在题目下注明是新浪漫主义的作品。我们应该懂得新浪漫主义是受过自然主义的洗礼的。我也赞成人家介绍太戈尔的学说，但不希望人家把太戈尔的学说与释迦牟尼的学说扯在一块。尤其不愿意人家把太戈尔的学说和国粹的老庄的



学说混在一堆。我们也希望人家创作，只希望大家不要滥作。我们不愿意在提倡自然主义的小说内，看见有高等小学的孩子会说出太戈尔口中的话的作品！

以上是对作者说的话。至于读者一方面，我们希望大家不要把自然主义的作品当做《金瓶梅》，把浪漫主义的作品当做《封神传》，把未来派作品当做《笑林广记》。我们最不喜欢大家把古今中外扯做一起！

这是我们的小小希望！

十一，二十三。

（附白）那时，我们几个小朋友，想于一九二三年春季出版一册月刊，叫做《明天》。后来，几个朋友都为饥寒所逐，奔走四方。而《明天》也永远成为明天了。

编时附记

《秋野》发刊词

秋野社的朋友们，因为《秋野》第一期出版，要我写几句话当做发刊词。我想，秋野社的宗旨，在它自己的宣言中已经明白说出了，就是：“‘野秋’〔秋野〕社是为坦白的表现我们的感情，我们心灵上的苦闷而产生的，其惟一的目的是从荒寞中辟出乐园来。”

我们住在青天白日下的江南革命之邦，我们勇敢的前驱的战士的鲜血已经流成河渠了。然而，看呵，我们的心灵是怎样的苦闷，我们的感情是怎样的隔膜，我们的社会是怎样寂寞和消沉！

“从寂寞中辟出乐园”来，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朋友们，我们不必想望那遥远的“乐园”，并且，“乐园”实在不是我们暂时所需要的事。同是站在战场的血泊里的人，我们应该悲哀地哭，应该狂乐地笑，用我们的哭声和笑声去安慰那伟大的地下和地上的革命的灵魂，同情［时］把自己的怠惰和寂寞的灵魂也剧烈地喊醒，我们需要的是革命，不是“乐园”。把“乐园”留给未来的遥远的朋友们吧。我们应该唱着勇敢之歌走到战场上去！

这是我病中的一点小小感想，秋野社的朋友们当没有不同意的吧。

一九二七，十一，六，病中。



女人压迫女人

受男人压迫的女人，同时也残忍地压迫女人。这种例子在中国家庭内，原是“古已有之”。

做婆婆的是从做过媳妇来的。自己受婆婆打骂的时节，当然也有点愤愤不平。但等到自己做了婆婆，便又自然地瞪起眼来打骂媳妇了。姑嫂是不能相安的，妯娌也是不能和睦的。姊妹也时常为了利害而互相压迫，互相仇视。

最可怜而可恨的是婆婆为了打媳妇而借重公公，小姑为了多嘴而鼓动哥哥，——用男人的权力来压迫女人的女人！

学校生活就是社会生活，好像哥仑比亚的杜威先生这样说过。学校犹同家庭，好像从哥仑比亚归来的杨荫榆女士又这样说过。

不幸的北京女师大竟成了一个不幸的大家庭！“师范学校为国民之母之母”，然则彼杨荫榆女士者，“其国民之母之母”之母乎？抑“国民之母之母”之婆乎？

婆婆是应该压迫媳妇的，母亲也更应该虐待女儿的。所以杨荫榆女士是应该把反对伊的同性女生开除的。开除的罪未免太轻了。古者家庭之内，溺女杀媳习为故常，社会犹不以为非。可惜杨君之技仅止于开除，——其实彼有异性之教务长及教员帮助，又何事不可为。而况报纸传说，教育部已公然默许之。



压迫女人的男人，同时也帮助女人压迫女人；受男人压迫的女人，同时也借重男人压迫女人！呜呼！可怜的而又可恨的女子师大的大家庭的家长！

十四，五，十三。



“不通曰通”解

甲　篇

三年前，余负笈英伦，一日，偶以所作论政治之文，投诸彼邦《泰晤士》（Times）报。文中大意则曰：“中国，农国也；非农治不足以立国。”余方自负，以为智出英伦小儿以上万倍。乃文去既久，音息杳然。既不登载，又未函覆。余惑焉，乃投函询问，不答；再投函，亦不答；三投函，而不答如故。

余怒，乃请友人程闭叔君往该馆询究竟。时程方肄业彼邦牛津大学，有文名。然程去既久，亦不得要领而返。余大怒，投书该报记者而谎言曰：“余，中国之‘爱克斯米粒死脱’也！所作文，其速载，否则返余。”然信去既久，音息杳然如故。

余既怒且悲，出文稿请程闭叔视之，则曰：“子之英文文法结构，未尽通也。是安能登诸《泰晤士》！”

余羞而不得其答，既而思之，则强词曰：“白马，马也；非白马，亦马也。通者，通也；不通亦通也。故不通曰通。”

闭叔为文虽常引庄子，然于墨子则未尝寓目焉。闻余言，无语而退。



乙　篇

归国日久，而“不通曰通”解知者无人，甚寂寞。

孤桐之《甲寅》既出，人有讥其误者，谓“二桃杀三士，孤桐以为两个桃杀了三个读书人，非也，盖士乃指勇士。”

孤桐在最近《甲寅》辩曰：“此等小节，宁关谋篇本旨。且不学曰学，其理彼乃蒙然，又可哂也。”

呜呼！吾道孤桐盖得之也。“不学曰学”者，盖采“不通曰通”之公式也。衡以逻辑，则“不学曰学，学亦曰学；不通曰通，通亦曰通；不白曰白，白亦曰白；不死曰死，死亦曰死；不淫曰淫，淫亦曰淫；不偷曰偷，偷亦曰偷。”

呜呼！吾道孤桐盖得之矣！

吾道孤桐盖得之矣！

十四，九，十二于骆驼庄外。

李叔同散文经典



文选

辛丑北征泪墨

游子无家，朔南驰逐。值兹离乱，弥多感哀。城郭人民，慨怆今昔。耳目所接，辄志简篇，零句断章，积焉成帙。重加厘削，定为一卷，不书时日，酬应杂务，百无二三。颜曰《北征泪墨》，以示不从日记例也。辛丑初夏，惜霜识于海上李庐。

光绪二十七年春正月，拟赴豫省仲兄，将启行矣。填《南浦月》一阕海上留别词云："杨柳无情，丝丝化作愁千缕。惺忪如许，萦起心头绪。谁道销魂，尽是无凭据。离亭外，一帆风雨，只有人归去。"

越数日启行，风平浪静，欣慰殊尽。落日照海，白浪翻银，精彩炫目。群鸟翻翼，回翔水面。附海诸岛，若隐若现。是夜梦至家，见老母、室人作对泣状，似不胜离别之感者。余亦潸然涕下，比醒时泪痕已湿枕矣。

途经大沽口，沿岸残垒败灶，不堪极目。《夜泊塘沽》诗云："杜宇声声归去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春来春去奈愁何，流光一霎催人老。新鬼故鬼鸣喧哗，野火磷磷树影

遮。月似解人离别苦，清光减作一钩斜。”

晨起登岸，行李冗赘，至则第一次火车已开往矣。欲寻客邸暂驻行踪，而兵燹之后，旧时旅馆率皆颓坏。有新筑草舍三间，无门窗床几，人皆席地坐。杯茶盂馔，都叹阙如。强忍饥渴，兀坐长喟。至日暮始乘火车赴天津，路途所经，庐舍大半烧毁。抵津城，而城墙已拆去，十无二三矣。侨寄城东姚氏庐，逢旧日诸友人，晋见之余，忽忽然如隔世。唐句云：“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此其境乎？到津次夜，大风怒吼，金铁皆鸣，愁不成寐。诗云：“世界鱼龙混，天心何不平？岂因时事感，偏作怒号声。烛尽难寻梦，春寒况五更。马嘶残月坠，笳鼓万军营。”

居津数日，拟赴豫中。闻土寇蜂起，虎踞海隅，屡伤洋兵，行人惴惴，余自是无赴豫之志矣。小住二旬，仍归棹海上。

天津北城旧地，拆毁甫毕，尘积数寸，风沙漫天；而放阔逾恒，行道者便之。

晤日本上冈君，名岩太，字白电，别号九十九洋生，赤十字社中人，今在病院。笔谈竟夕，极为契合。蒙勉以“尽忠报国”等语，感愧殊甚，因成七绝一章以当诗云：“杜宇啼残故国愁，虚名遑敢望千秋。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越日，又偕赵幼梅师、大野舍吉君、王君曜忱及上冈君，合拍一照于育婴堂。盖赵师近日执事于其间也。

居津时，日过育婴堂，访赵幼梅师。谈日本人求赵师书者甚多，见予略解分布，亦争以缣素嘱写，颇有应接不暇之势。追忆其姓名，可记者曰神雅吉、曰大野舍吉、曰大桥富藏、曰井上信夫、曰上冈岩太、曰塚崎饭五郎、曰稻垣几松。就中大桥君有书名，予乞得数幅；又丐赵师转求



千叶治书一联，以千叶君犹负盛名也。海外墨缘于斯为盛。

北方当仲春天气，犹凝阴积寒，抚事感时，增人烦恼。旅馆无俚，读李后主《浪淘沙》词："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句，为之怅然久之。既而风雪交加，严寒砭骨，身着重裘，犹起栗也。

《津门清明》诗云："一杯浊酒过清明，肠断樽前百感生。辜负江南好风景，杏花时节在边城。"

世人每好作感时诗文，余雅不喜此事，曾有诗以示津中同人。诗云："千秋功罪公评在，我本红羊劫外身。自分聪明原有限，羞从事后论旁人。"

北地多狂风，今岁益甚。某日夕，有黄云自西北来，忽焉狂风怒号，飞沙眯目，彼苍苍者其亦有所感乎！

二月杪，整装南下，第一夜宿塘沽旅馆。长夜漫漫，孤灯如豆，填《西江月》一阕词云："漏惊人梦里，孤灯对影成双。前尘渺渺几思量，只道人归是谎。　　谁说春宵苦短，算来竟比年长。海风吹起夜潮狂，怎把新愁吹涨？"

越日，日夕登轮，诗云："感慨沧桑变，天边极目时。晚帆轻似箭，落日大如箕。风卷旌旗走，野平车马驰。河山悲故国，不禁泪双垂。"

开轮后，入夜管弦嘈杂，突惊幽梦，倚枕静听，音节斐靡，悁悁动人。昔人诗云："我已三更鸳梦醒，犹闻帘外有笙歌。"不图于今日得之。

舟泊燕台。山势环拱，帆樯云集，海水莹然，作深碧色，往来渔舟，清可见底。登高眺远，幽怀顿开。诗云："澄澄一水碧琉璃，长鸣海鸟如儿啼。晨日掩山白无色，□□□□青天低。"午后偕友登燕台岸小憩，归来已日暮□□□开轮。午餐后，同人又各奏乐器，笙琴笛管，无美



不□。迭奏未已，继以清歌。愁人当此虽可差解寂寥，然河满一声奈何空唤，适足增我回肠荡气耳。枕上口占一绝云："子夜新声碧玉环，可怜肠断《念家山》。劝君莫把愁颜破，西望长安人未还。"



《国学唱歌集》序

乐经云亡，诗教式微，道德沦丧，精力止摧。三稔以还，沈子心工，曾子志忞，绍介西乐于我学界，识者称道毋稍衰。顾歌集甄录，佥出近人撰著，古义微言，匪所加意。余心恫焉，商量旧学，缀集兹册。上溯古毛诗，下逮昆山曲，靡不鳃理而会粹之。或谱以新声，或仍其古调，颜曰《国学唱歌集》。区类为五：

毛诗三百，老唱歌集。数典忘祖，可为于邑。“扬葩”第一。

风雅不作，齐竽竟嘈。高矩遗我，厥唯楚骚。“翼骚”第二。

五言七言，滥觞汉魏，瑰伟卓绝，正声罔愧。“修诗”第三。

词托比兴，权舆古诗。楚雨含情，大道在兹。“摛词”第四。

余生也晚，古乐靡闻。夫惟大雅，卓彼西昆。“登昆”第五。

《音乐小杂志》序

闲庭春浅，疏梅半开。朝曦上衣，软风入媚。流莺三五，隔树乱啼；乳燕一双，依人学语。上下宛转，有若互答，其音清脆，悦魄荡心。若夫萧辰告悴，百草不芳。寒蛩泣霜，杜鹃啼血；疏砧落叶，夜雨鸣鸡。闻者为之不欢，离入于焉陨涕。又若登高山，临钜流，海鸟长啼，天风振袖，奔涛怒吼，更相逐搏，砰磅訇磕，谷震山鸣。懦夫丧魄而不前，壮士奋袂以兴起。呜呼！声音之道，感人深矣。惟彼声音，佥出天然；若夫人为，厥有音乐。天人异趣，效用靡殊。

繄夫音乐，肇自古初，史家所闻，实祖印度，埃及传之，稍事制作；逮及希腊，乃有定名，道以著矣。自是而降，代有作者，流派灼彰，新理泉达，瑰伟卓绝，突轶前贤，迄于今兹，发达益烈。云滃水涌，一泻千里，欧美风靡，亚东景从，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情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宁有极矣。

乙巳十月，同人议创《美术杂志》，音乐隶焉。乃规模粗具，风潮突起。同人星散，瓦解势成。不佞留滞东京，索居寡侣，重食前说，负疚何如？爰以个人绵力，先刊《音乐小杂志》，饷我学界，期年二册，春秋刊行。蠡测莛撞，矢口惭讷。大雅宏达，不弃窳陋，有以启之，所深幸也。

呜呼！沉沉乐界，眷予情其信芳。寂寂家山，独抑郁



而谁语？矧夫湘灵瑟渺，凄凉帝子之魂；故国天寒，呜咽山阳之笛。春灯燕子，可怜几树斜阳；玉树后庭，愁树一钩新月。望凉风于天末，吹参差其谁思！冥想前尘，辄为怅惘。旅楼一角，长夜如年。援笔未终，灯昏欲泣。时丙午正月三日。



西湖夜游记

壬子七月，予重来杭州，客师范学舍。残暑未歇，庭树肇秋，高楼当风，竟夕寂坐。越六日，偕姜、夏二先生游西湖。

于时，晚晖落红，暮山被紫，游众星散，流萤出林。湖岸风来，轻裾致爽。乃入湖上某亭，命治茗具，又有菱芰，陈粲盈几。短童侍坐，狂客披襟，申眉高谈，乐说旧事。庄谐杂作，继以长啸，林鸟惊飞，残灯不华。起视明湖，莹然一碧，远峰苍苍，若隐若现。颇涉遐想，因忆旧游。

曩岁来杭，故旧交集，文子耀斋，田子毅侯，时相过从，辄饮湖上。岁月如流，倏逾九稔。生者流离，逝者不作，坠欢莫拾，酒痕在衣。刘孝标云："魂魄一去，将同秋草。"吾生渺茫，可唏然感矣！

漏下三箭，秉烛言归。星辰在天，万籁俱寂。野火暗暗，疑似青磷；垂杨沉沉，有如酣睡。归来篝灯，斗室无寐，秋声如雨，我劳何如？目瞑意倦，濡笔记之。



《赞颂辑要》弁言

赞颂之体，原出经论，流传东土；后世转展，制为音韵偈赞，如现今所宣唱者，昉于魏时。陈思王曹植，因颂佛经，以为至道之宗极。乃制转读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皆效之。后游鱼山，闻有声特异，清扬婉转，遂仿其声为梵呗。今所传有鱼山梵，即其遗制也。赞颂之源，可考证者如是。至若歌唱赞颂，其利益甚多：一能知佛德深远，二体制文之次第，三令舌根清净，四得胸藏开通，五处众不惶，六长命无病。以是名山大刹，于休夏安居之时，定习唱赞颂为日课，旧参新侣，皆列坐其次焉。今夏吾大慈请华德老人为阿阇梨，率众习唱，演音时适归卧山中，得参末席。同学者演慧、阿五、阿六、长生、弘济诸兄及温州某师，手录赞颂一册，附以记印，习用之作，略备于斯。赞词太繁，未及备载。习未卒业，以事来灵苑，居玉泉龛舍月余。偶检是册，前辑装订，颜曰《赞颂辑要》，并志其源起于简端，以备他日诵览云尔。己未七月，弘一近住释演音记。

《护生画集》跋

李（圆净）、丰（子恺）二居士，发愿流布《护生画集》，盖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每画一叶，附白话诗选。录古德者十七首，余皆贤瓶闲道人补题。并书二偈，而为回向。

我依画意，
为白话诗。
意在导俗，
不尚文词。
普愿众生，
承斯功德；
同发菩提，
往生乐国。



《李息翁临古法书》序

居俗之日，尝好临写碑帖。积久盈尺，藏于欻尊居士小梅花屋，十数年矣。尔者居士选辑一帙，将以锓版示诸学者，请余为文冠之卷首。夫耽乐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诫。然研习之者能尽其美，以是书写佛典，流传于世，今诸众生欢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趣佛道，非无益矣。冀后之览者，咸会斯旨，乃不负居士倡布之善意耳。岁躔鹑尾，如眼书。



人生之最后

岁次壬申十二月，厦门妙释寺念佛会请余讲演，录写此稿。于时了识律师卧病不起，日夜愁苦，见此讲稿，悲欣交集，遂放下身心，屏弃医药，努力念佛，并扶病起，礼大悲忏，吭声唱诵，长跽经时，勇猛精进，超胜常人。见者闻者靡不为之惊喜赞叹：谓感动之力有如是剧且大耶！

余因念此稿虽仅数纸，而皆撮录古今嘉言及自所经验。乐简略者，或有所取。乃为治定，付刊流布焉。

弘一演音　记

第一章　绪　　言

古诗云："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

人生最后一段大事，岂可须臾忘耶！今为讲述，次为六章。如下所列。

第二章　病重时

当病重时，应将一切家事及自己身体悉皆放下。专意念佛，一心希冀往生西方。能如是者，如寿已尽，决定往生。如寿未尽，虽求往生，而病反能速愈。因心至专诚，



故能灭除宿世恶业也；倘不如是放下一切、专意念佛者，如寿已尽，决定不能往生。因自己专求病愈，不求往生，无由往生故。如寿未尽，因其一心希望病愈，妄生忧怖，不惟不能速愈，反而增加痛苦耳。

病未重时，亦可服药，但仍须精进念佛，勿作服药愈病之想；病既重时，可以不服药也。余昔卧病石室，有劝延医服药者，说偈谢云："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求，是谓痴狂。一句弥陀，阿伽陀药，舍此不服，是谓大错!"因平日既信净土法门，谆谆为人讲说，今自患病，何反舍此而求医药，可不谓为痴狂大错耶!

若病重时，病苦甚剧者，切勿惊惶，因此痛苦，乃宿世业障。或亦是转未来三途恶道之苦。于今生轻受，以速了偿也。

自己所有衣服诸物，宜于病重之时，即施他人。若依《地藏菩萨本愿经·如来赞叹品》所言：供养经像等，则弥善矣!

若病重时，神识犹清，应请善知识为之说法，尽力安慰。举病者今生所修善业，一一评言而赞叹之。令病者心生欢喜，无有疑虑。自知命终之后，承斯善业，决定生西。

第三章　临终时

临终之际，切勿询问遗嘱，亦勿闲谈杂话，恐被牵动爱情，贪恋世间，有碍往生耳。若欲留遗嘱者，应于康健时书写，付人保藏。

倘自言欲沐浴更衣者，则可顺其所欲而试为之；若言不欲，或噤口不能言者，皆不须强为。因常人命终之前，



身体不免痛苦，倘强为移动，沐浴更衣，则痛苦将更加剧。世有发愿生西之人，临终为眷属等移动扰乱，破坏其正念，遂致不能往生者很多很多；又有临终可生善道，乃为他人误触，遂起瞋心而牵入恶道者。如经所载：阿耆达王死堕蛇身，岂不可畏。

临终时，或坐或卧，皆随其意，未宜勉强。若自觉气力衰弱者，尽可卧床，勿求好看，勉力坐起。卧时本应面西，右胁侧卧。若因身体痛苦，改为仰卧，或面东左胁侧卧者，亦任其自然，不可强制。

大众助念佛时，应请阿弥陀佛接引像，供于病人卧室，令彼瞩视。助念之人，多少不拘。人多者，宜轮班念，相续不断。或念六字，或念四字，或快，或慢，皆须预问病人，随其平日习惯及好乐者念之，病人乃能相随默念。今者助念者皆随己意，不问病人，既已违其平日习惯及好乐，何能相随默念?！余愿自今以后，凡任助念者，于此一事，切宜留意！

又寻常助念者，皆用引磬小木鱼。以余经验言之，神经衰弱者，病时甚畏引磬及小木鱼声。因其声尖锐，刺激神经，反令心神不宁。若依余意，应免除引磬小木鱼，仅用音声助念，最为妥当；或改为大钟大磬大木鱼，其声宏壮，闻者能起肃敬之念，实胜于引磬小木鱼也。但人之所好，各有不同。此事必须预先向病人详细问明，随其所好而试行之。或有未宜，尽可随时改变，万勿固执。

第四章　命终后一日

既已命终，最切要者，不可急忙移动。虽身染便秽，亦勿即为洗涤，必须经过八小时后，乃能浴身更衣。常人



皆不注意此事，而最要紧！惟望广劝同人，依此谨慎行之。

命终前后，家人万不可哭。哭有何益？能尽力帮助念佛，乃于亡者有实益耳。若必欲哭者，须俟命终八小时后。顶门温暖之说，虽有所据，然亦不可固执。但凡平自信愿真切，临终正念分明者，即可证其往生。

命终之后，念佛已毕，即锁房门，深防他人入内误触亡者。必须经过八小时后，乃能浴身更衣（前文已言，今再谆嘱。切记切记！）因八小时内，若移动者，亡人虽不能言，亦觉痛苦。

八小时后着衣，若手足关节硬，不能转动者，应以热水淋洗。用布揽热水，围于臂肘膝弯，不久即可活动，有如生人。

殓衣宜用旧物，不用新者；其新衣应布施他人，能令亡者获福。

不宜用好棺木，亦不宜做大坟。此等奢侈事皆不利于亡人。

第五章　荐亡等事

“七七”日内，欲延僧众荐亡，以念佛为主。若诵经、拜忏、焰口、水陆等事，虽有不可思议功德，然现今僧众视为具文。敷衍了事，不能如法，罕有实益。《印光法师文钞》中屡斥诫之，谓其惟属场面，徒作虚套。若专念佛，则人人能念，最为切实，能获莫大之利矣！

如诸僧众念佛时，家属亦应随念。但女众宜在自室或布帐之内，免生讥议。

凡念佛等一切功德，皆宜回向，普及法界众生，则其

功德乃能广大。而亡者所获利益，亦更因之增长。

开吊时，宜用素斋，万勿用荤，致杀害生命大不利于亡人。

出丧仪文，切勿铺张！毋图生者好看，应为亡者惜福也。

“七七”以后，亦应常行追荐，以尽孝思。莲池大师谓：年中常须追荐先亡，不可谓已得解脱遂不举行耳。

第六章　劝请发起临终助念会

此事最为切要！应于城乡各地，多多设立。《饬终律梁》中，有详细章程。宜检阅之。

第七章　结　　语

残年将尽，不久即是腊月三十日，为一年最后，若未将钱财预备稳妥，则债主纷来，如何抵挡？吾人临命终时，乃是一生之腊月三十日，为人生最后，若未将往生资粮预备稳妥，必致手忙脚乱呼爷叫娘，多生恶业一齐现前，如何摆脱？

临终虽恃他人助念，诸事如法。但自己亦须平日修持，乃可临终自在。奉劝诸仁者，总要及早预备才好！



改过实验谈

今值旧历新年，请观厦门全市之中，新气象充满——门户贴新春联，人多着新衣；口言“恭贺新禧，新年大吉”等。我等素信佛法之人，当此万象更新时，亦应一新乃可。我等所谓“新”者何？亦如常人贴新春联着新衣等以为“新”乎？曰：不然！我等所谓“新”者，乃是改过自新也，但“改过自新”四字，范围太广，若欲演讲，不知从何说起。今且就余五十年来改过所实验者，略举数端，为诸君言之。

余于讲说之前，有须预陈者。即是以下所引诸书，虽多出于儒书，而实合于佛法。因谈玄说妙，修证次第，自以佛书，最为详尽。而我等初学之人，持躬敦品，处事接物等法，虽佛书中亦有说者，但儒书所说，尤为明白详尽，适于初学。故今多引之，以为吾等学佛法者之一助焉。以下分为总论、别示二门。

一

总论者即是说明改过之次第；

一学

须先多读佛书儒书，详知善恶之区别及改过迁善之法。倘因佛儒诸书浩如烟海，无力遍读，而亦难于了解者，可以先读《格言联璧》一部。余自儿时，即读此书；

归信佛法以后，亦常常翻阅，甚觉其亲切而有味也。此书佛学书局有排印本，甚精！

二省

既已学矣，即须常常自行省察，所有一言一动为善欤，为恶欤？若为恶者，即当痛改。除时时注意改过之外，又云每日临睡时，再将一日所行之事，详细思之。能每日写录日记尤善！

三改

省察以后，若知是过，即力改之。诸君应知：改过之事，乃是十分光明磊落，足以表示伟大之人格。故子贡云："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又古人云："过而能知，可以谓明；知而能改，可以即圣。"诸君可不勉乎！

二

别示者，即是分别说明余五十年来改过忏善之事，但其事甚多，不可胜举。今且举十条为常人所不甚注意者，先与诸君言之。

《华严经》中皆用十之数目，乃是用十表示无尽之意。今余说改过之事，仅举十条亦尔，正以示余过失甚多，实无尽也。此次讲说时间甚短，每条之中仅略明大意，未能详言。若欲知者，且俟他日面谈耳。

一　虚心

常人因不解善恶不畏因果，决不承认自己有过，更何论改，但古圣贤则不然，今举数例。孔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又曰："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蘧伯玉为当时之贤人，彼使人于孔子，孔子



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圣贤尚如此虚心，我等可以贡高自满乎。

二　慎独

吾等凡有所作所为，起念动心，佛菩萨乃至诸鬼神等，无不尽知尽见。若时时作如是想，自不敢胡作非为。曾子曰：“十目所示，十手所指，其严乎！”又引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数语为余所常常忆念不忘者也。

三　宽厚

造物所忌，曰刻曰巧。圣贤处事，惟宽惟厚。古训甚多，今不详录。

四　吃亏

古人云：“我不识何等为君子，但看每事肯吃亏的便是；我不识何等为小人，但看每事好便宜的便是。”古时有贤人某临终，子孙请遗训。贤人曰：“无他言。”尔等只要学吃亏。”

五　寡言

此事最为紧要！孔子云：“驷不及舌。”可畏哉！古训甚多，今不详录。

六　不说人过

古人云：“时时检点自己且不暇，岂有工夫检点他人。”孔子亦云：“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以上数语，余常不敢忘。

七　不文己过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我众须知，文过乃是最可耻之事。

八　不覆己过

我等倘有得罪他人之处，即须发大惭愧。生大恐惧，



发露陈谢，忏悔前衍；万不可顾惜体面，隐忍不言，自诳自欺。

九　闻谤不辩

古人云："何以息谤？曰无辩！"又云："吃得小亏，则不至于吃大亏。"余三十年来屡次经验，深信此数语真实不虚。

十　不瞋

瞋习最不易除。古人云："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尽。"但我等亦不可不尽力对治他。《华严经》云："一念瞋心，能开百万障门。"可不畏哉！

三

因限于时间，以上所言者殊略，但亦可知改过之大意。最后，余尚有数言愿为诸君陈者：改过之事，言之似易，行之甚难。故有屡改而屡犯——自己未能强作主宰者，实由无始宿业所致也。

务请诸君更须常常持诵阿弥陀佛名号，观世音、地藏诸大菩萨名号，至诚至敬，恳切忏悔无始宿业。冥冥中自有不可思议之感应。承佛菩萨慈力加被，业消智朗，则改过自新之事，庶几可以圆满可以成就。现在犹入圣贤之域，命终往生极乐之邦。此可为诸君预贺者也。

常人于新年时，彼此晤面皆云"恭喜！"所以贺其将得名利。余此次于新年时，与诸君晤面亦云"恭喜！"所以贺诸君将能真实改过，不久将为贤为圣。不久决定往生极乐，速成佛道，分身十方。并能利益一切众生耳！



放生与杀生之果报

今日与诸君相见，先问诸君：（一）欲延寿否？（二）欲愈病否？（三）欲免难否？（四）欲得子否？（五）欲生西否？倘愿者，今有一最简便易行之法奉告：即是放生也。

古今来，关于放生能延寿等之果报事迹甚多，今每门各举一事，为诸君言之。

一　延寿

张从善幼年尝持活鱼，刺指痛甚。自念："我伤一指，痛楚如是；群鱼剔腮剖腹，断尾剖鳞，其痛如何？"特不能言耳，遂尽放之溪中。自此不复伤一物，享年九十有八。

二　愈病

杭州叶洪五，九岁时得噩梦，惊痞呕血满床，久治不愈。先是彼甚聪颖，家人皆爱之，多与之钱，已积数千缗。至是，其祖母指钱曰："病至不起，欲此何为？尽其所有，买物放生。"及钱尽，病遂全愈矣！

三　免难

嘉兴孔某，至一亲戚家，留午餐。将杀鸡供馔，孔力止之，继以誓遂止，是夕宿其家，正捣米，悬石杵于朽梁之上。孔卧其下，更余已眠。忽有鸡来啄其头，驱去复来，如是者三。孔不胜其扰，遂起觅火逐之。甫离席而杵坠，正在其首卧处。孔遂悟鸡报恩也。每举以告人，万勿杀生。

四　得子

杭州杨墅庙甚有灵感，绍兴人倪玉树赴庙求子。愿得子日，杀猪羊鸡鹅等谢神。夜梦神告曰："汝欲生子，乃立杀愿何耶?"倪叩首乞示。神曰："尔欲有子，物亦欲有子也。物之多子者，莫如鱼虾螺等。尔盍放之。"倪自是见鱼虾螺等，即买而投之江。后果连产五子。

五　生西

湖南张居士，旧业屠，每早宰猪，听邻寺晓钟声为准。一日忽无声，张问之。僧云："夜梦十一人乞命，谓不鸣钟可免也。"张念所欲宰之猪，适有十一子，遂乃感悟，弃屠业，皈依佛法，勤修十余年，已得神通，知去来事，预告命终之日，端坐而逝。经谓：上品往生，须慈心不杀。张居士因戒杀而得往生西方，决无疑矣！

以上所言，且据放生之人今生所得之果报。若据究竟



而言，当来决定成佛。因佛心者大慈悲是。今能放生，即具慈悲之心，能植成佛之因也。

放生之功德如此，则杀生所应得之恶报，可想而知，无须再举。因杀生之人，现生即短命多病多难无子，及不得生西也。命终之后，先堕地狱、饿鬼、畜牲，经无量劫，备受众苦。地狱饿鬼之苦，人皆知之。至生于畜牲中，即常常有怨仇返报之事：昔日杀牛羊猪鸡鸭鱼虾等之人，即自变为牛羊猪鸡鸭鱼虾等；昔日被杀之牛羊猪鸡鸭鱼虾等，或变为人而返杀害之。此是因果报应之理，决定无疑而不能幸免者也。

既经无量劫，生三恶道。受报渐毕。再生人中，依旧短命、多病、多难、无子及不得生西也。以后须再经过多劫，渐种善根，能行放生戒杀诸善事，又能勇猛精勤忏悔往业，乃能渐离一切苦难也。

抑余又有为诸君言者。上所述杀牛羊猪鸡鸭鱼虾，乃举其大者而言，下至极微细之苍蝇蚊虫臭虫跳蚤蜈蚣壁虎蚁子等，亦决不可害损，倘故意杀一蚊虫，亦决定获得如上所述之种种苦报，断不可以其物微细而轻忽之也。

今日与诸君相见，余已述放生与杀生之果报如此苦乐不同。惟愿诸君自今以后，力行放生之事，痛改杀生之事。余尝闻人云：泉州近来放生之法会甚多，但杀生之家犹复不少；或者一人茹素，而家中男女等仍买鸡鸭鱼虾等之活物，任意杀害也。

愿诸君于此事多多注意。自己既不杀生，亦应劝一切人皆不杀生，况家中男女等，皆自己所亲爱之人，岂忍见其故造杀业，行将备受大苦，而不加以劝告阻止耶？诸君勉旃，愿悉听受余之忠言也。

敬三宝

三宝者——佛、法、僧也。其义甚广，今惟举其少分之义耳。

今言佛者，且约佛像而言，如木石等所雕塑及纸画者也；

今言法者，且约律、律、论等书册而言，或印刷或书写也；

今言僧者，且约当世凡夫僧而言，因菩萨罗汉等附入敬佛门也。

第一　敬佛

略举常人所应注意者数条。

礼佛时，宜洗手漱口，至诚恭敬：缓缓而拜，不可急忙，宁可不拜，不可草率。

佛几清洁，供香端直。供佛之物，以烹调精美、人所能食者为宜；今多以食物之原料及罐头而供佛者，殊为不敬。藕益大师《大悲咒行法》中曾痛斥之。

又供佛宜在午前，不宜过午也。供水果亦宜午前。

供水宜捧奉式。

供花花瓶水宜常换。

纸画之佛像，不可仅以绫裱，恐染蝇粪等秽物也（少蝇者或可）。宜装入玻璃镜中。



木石等雕塑者，小者应入玻璃龛中，大者应做宝盖罩之。并须常拂拭像上之尘土。

凡大殿及供佛之室中，皆不宜踞坐笑谈。如对于国王大臣乃至宾客之前，尚应恭敬，慎护威仪，何况对佛像耶?!

不可佛前晒衣服，宜偏侧。

不得在殿前用夜壶水浇花。

若卧室中供佛像者，眠时应以净布遮障。

第二　敬法

略举常人所应注意者数条。

读经之时，必须洗手漱口拭几，衣服整齐，威仪严肃，与礼佛时无异。藕益大师云：展卷如对活佛，收卷如在目前，千遍百遍，寤寐不忘。如是乃能获读经之实益也。

对于经典，应十分恭敬护持，万不可令其污损。又翻篇时，宜以指腹轻轻翻之，不可以指爪划。又不应折角。若欲记志，以纸片夹入可也。

若经典残缺者，亦不可烧。卧室中几上置经典者，眠时应以净布盖之。

附每日诵经时仪式：

礼佛——多少不拘。

赞佛——经偈或天上天下无如佛等，阿弥陀佛身金色等。“炉香乍爇”不是赞佛。

供养——愿此香华云等。

读经

回向——不拘。或用“我此普贤殊胜行”等。

第三　敬僧

略举常人所应注意者数条。

凡剃发披袈裟者，皆是释迦佛子。在家人见之，应一例生恭敬生，不可分别持戒破戒。

若皈依三宝时，礼一出家人为师而作证明者，不可妄云皈依某人，因所皈依者为僧，非皈依某一人。应于一切僧众，若贤若愚，生平等心，至诚恭敬，尊之为师，自称弟子。则与皈依僧伽之义乃符合矣。

供养僧者亦尔，不可专供有德者，应于一切僧生平等心，普遍供之，乃可获极大之功德也。专赠一人功德小，供众者功德大。

出家人若有过失，在家人闻之，万不可轻言。此为佛所痛诫者，最宜慎之。

以上已略言《敬三宝》义竟。

兹附上告者：厦门、泉州神庙甚多，在家人敬神每用猪鸡等物；岂知神皆好善而恶杀。今杀猪鸡等物而供神，神不受享，又安能降福而消灾耶？惟愿自今以后，痛革此种习惯！凡敬神时，亦一例改用素食，则至善矣！



净宗问辨

古德撰述，每设问答，遣除惑疑，翼赞净土，厥功伟矣！宋代而后，迄于清初，禅宗最盛，其所致颖，多原于此。今则禅宗渐衰，未劳攻破，而复别有疑义，盛传多时，若不商确，或致诖乱。故于万寿讲次，别述所见，冀息时疑，匪曰好辨。亦以就正有道耳！

问：当代弘扬净土宗者，恒谓专持一句弥陀，不须复学经律论等，如是排斥教理，偏赞持名，岂非主张太过耶?!

答：上根之人，虽有终身专持一句圣号者，而决不应排斥教理；若在常人，持名之外，须于经律论等随力兼学，岂可废弃。且如灵芝疏主，虽撰义疏感赞持名，然其自行亦复深研律藏，旁通天台、法相等。其明证矣！

问：有谓净土宗人，率多抛弃世缘，其信然欤？

答：若修禅定或止观或密咒等，须谢绝世缘，入山习静。净土法门则异于是——无人不可学，无处不可学。士、农、工、商各安其业，皆可随分修其净土。又于人事善利群众公益，一切功德，悉应尽力集积，以为生西资粮。何可云抛弃耶？

问：前云修净业者，不应排斥教理，抛弃世缘。未审

出何经论？

答：经论广明，未能具陈，今略举之。《观无量寿佛经》云：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归，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如此三事，名为净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净业正因。《无量寿经》云：发菩提心，修诸功德，植诸德本，至心回向。欢喜信乐，修菩萨行。《大宝积经·发胜志乐会》云：佛告弥陀菩萨言：菩萨发十种心——

一者于诸众生，起于大慈。无损害心。

二者于诸众生，起于大悲。无逼恼心。

三者于佛正法，不惜身命。乐守护心。

四者于一切法，发生胜忍。无执著心。

五者不贪利养，恭敬尊重。净意乐心。

六者求佛种智，于一切时。无忘失心。

七者于诸众生，尊重恭敬。无下劣心。

八者不著世论，于菩提分。生决定心。

九者种植善根，无有杂染。清净之心。

十者于诸如来，舍离诸相。起随念心。

若人于此十种心中，随成一心，乐欲往生极乐世界。若不得生，无有是处。

问：菩萨应常处娑婆，代替众生受苦。何故求生西方？

答：灵芝疏主初出家时，亦尝坚持此见，轻谤净业。后遭重病，色力痿羸，神识迷茫，莫知趣向。既而病瘥，顿觉前非，悲泣感伤，深自克责？以初心菩萨，未得无生法忍。志虽宏大，力不堪任也。《大智度论》云：具缚凡



夫有大悲心，愿生恶世救苦众生，无有是处。譬如婴儿不得离母，又如弱羽只可傅枝。未证无生法忍者，要须常不离佛也。

问：法相宗学者欲见弥勒菩萨，必须求生兜率耶？

答：不尽然也。弥勒菩萨乃法身大士，尘尘刹刹同时等遍。兜率内院有弥勒，极乐世界亦有弥勒，故法相宗学者不妨求生西方。且生西方已，并见弥勒及诸大菩萨，岂不更胜?!《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云：到已，即见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等；又《阿弥陀经》云：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以者何？得与如是诸上善人俱会一处。

据上所引经文，求生西方最为殊胜也！故慈恩教主窥基大师曾撰《阿弥陀经通赞》三卷及《疏》一卷，普劝众生，同归极乐。遗范具在，的可依承。

问：兜率近而易生，极乐远过十万亿佛土。若欲往生，不綦难欤？

答：《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云：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灵芝《弥陀义疏》云：十万亿佛土，凡情疑远，弹指可到。十方净秽，同一心故。心念迅速，不思议故。由是观之，无足虑也。

问：闻密宗学者云：若惟修净土法门，念念求生西方，即渐渐减短寿命，终致夭亡，故修净业者，必须兼学密宗长寿法，相辅而行，乃可无虑。其说确乎?!



答：自古以来，专修净土之人，多享大年，且有因念佛而延寿者。前说似难信也。又即已发心求生西方，即不须顾虑今生寿命长短；若顾虑者，必难往生。人世长寿，不过百年，西方则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智者权衡其间，当知所轻重矣！

问：有谓弥陀法门，专属送死之教。若药师法门，生能消灾延寿，死则往生东方净刹，岂不更善？

答：弥陀法门，于现生何尝无有利益?！具如经论广明。今且述余所亲闻事实四则证之，以息其疑。

一　瞽目重明

嘉兴范古农友人戴君，曾卒业于上海南洋中学，忽尔双目失明，忧郁不乐，古农乃劝彼念阿弥陀佛，并介绍居住平湖报本寺，日夜一心专念。如是年余，双目重明如故。此事古农为余言者。

二　沉痾顿愈

海盐徐蔚如旅居京师，屡患痔疾，经久不愈。曾因事远出，乘人力车磨擦颠簸，归寓之后，痔乃大发，痛彻心髓，经七昼夜不能睡眠，病已垂危。因忆《华严·十回向品》代众生受苦文，依之发愿。后即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不久遂能安眠，醒后痔疾顿愈。迄今已十数年，未曾再发。此事蔚如尝与印光法师言之，余复致书询问，彼言确有其事也！

三　冤鬼不侵

四川释显真（又字西归），在家时历任县长，杀戮土匪甚多。出家不久，即往宁波慈溪五磊寺，每夜梦见土匪多人，血肉狼藉，凶暴愤怒，执持枪械，向其索命。遂大恐惧，发勇猛心，专念阿弥陀佛，日夜不息。乃至梦中亦



能持念：梦见土匪，即念佛号，以劝化之。自是梦中土匪，渐能和驯，数月以后，不复见矣！余与显真同住最久，常为余言其往事，且叹念佛功德之不可思议也。

四 危难得免

温州吴璧华勤修净业，行住坐卧，恒念弥陀圣号。十一年壬戌七月下旬温州飓风暴雨，墙屋倒坏者甚多。是夜璧华适卧墙侧，默念佛号而眠。夜半，墙忽倾圮，砖砾泥土，坠落遍身，家人疑已压毙，相率奋力除去砖土，见璧华安然无恙，犹念佛号不辍。察其颜面以至肢体，未有毫发损伤，乃大惊叹，共感佛恩。

其时余居温州庆福寺。风灾翌日，璧华亲至寺中向余言之。

璧华早岁奔走革命，后信佛法，于北京、温州、杭州及东北各省尽力弘扬佛化，并主办赈济慈善诸事。临终之际，持念佛号，诸根悦豫，正念分明。及大殓时，顶门犹温，往生极乐，可无疑矣！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杭州这个地方，实堪称为佛地，因为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可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

最近《越风》社要出关于《西湖》的增刊，由黄居士来函，要我做一篇《西湖与佛教之因缘》。我觉得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广泛了，而且又无参考书在手，于短期间内是不能做成的；所以，现在就将我从前在西湖居住时，把那些值得追味的几件零碎的事情来说一说，也算是纪念我出家的经过。

一

我第一次到杭州，是光绪二十八年七月（按：本篇所记的年月皆依旧历）。在杭州住了约摸一个月光景，但是并没有到寺院里去过。只记得有一次，到涌金门外去吃过一回茶而已，而同时也就把西湖的风景，稍为看了一下子。

第二次到杭州时，那是民国元年的七月里。这回到杭州倒住得很久，一直住了近十年。可以说是很久的了。

我的住处在钱塘门内，离西湖很近，只两里路光景。

在钱塘门外，靠西湖边，有一所小茶馆名景春园。我常常一个人出门，独自到景春园的楼上去吃茶。

当民国初年的时候，西湖那边的情形，完全与现在两



样——那时候还有城墙及很多柳树，都是很好看的。除了春秋两季的香会之外，西湖边的人总是很少；而钱塘门外更是冷清了。

在景春园的楼下，有许多的茶客，都是那些摇船抬轿的劳动者居多；而在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同时还凭栏看看西湖的风景。

在茶馆的附近，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昭庆寺了。

我吃茶之后，也常常顺便地到那里去看一看。

当民国二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在西湖的广化寺里面住了好几天。但是住的地方，却不是在出家人的范围之内，那是在该寺的旁边，有一所叫做痘神祠的楼上。

痘神祠是广化寺专门为着要给那些在家的客人住的。当时我住在里面的时候，有时也曾到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去看看，心里却感觉得很有意思呢！

记得那时我亦常常坐船到湖心亭去吃茶。

曾有一次，学校里有一位名人来演讲。那时我和夏丏尊居士两人，却出门躲避，而到湖心亭上去吃茶呢！当时夏丏尊曾对我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那时候，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有意思。这可以说是我后来出家的一个远因了。

二

到了民国五年的夏正，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方面的：谓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要行



断食时，须于寒冷的季候方宜。所以，我便预定十一月，来作断食的时间。

至于断食的地点呢，总须先想一想，及考虑一下，似觉总要有个很幽静的地方才好。当时我就和西泠印社的叶品三君来商量，结果他说在西湖附近的地方，有一所虎跑寺，可作为断食的地点。

那么我就问他："即要到虎跑寺去，总要有人来介绍才对。究竟要请谁呢?"他说："有一位丁辅之是虎跑的大护法，可以请他去说一说。"于是他便写信请丁辅之代为介绍了。

因为从前那个时候的虎跑，不是像现在这样热闹的。而是游客很少，且十分冷清的地方啊。若用来作为我断食的地点，可以说是最相宜的了。

到了十一月的时候，我还不曾亲自到过。于是我便托人到虎跑寺那边去走一趟，看看在那一间房里住好。回来后，他说在方丈楼下的地方，倒很幽静的。因为那边的房子很多，且平常时候都是关起来，客人是不能走进去的；而在方丈楼上，则只有一位出家人住着而已。此外并没有什么人居住。

等到了十一月底，我到了虎跑寺，就住在方丈楼下的那间屋子里了。我住进去以后，常常看见一位出家人在我的窗前经过（即是住在楼上的那一位）。我看到他却十分的欢喜呢！因此，就时常和他来谈话；同时，他也拿佛经来给我看。

我以前虽然从五岁时，即时常和出家人见面，时常看见出家人到我的家里念经及拜忏。而于十二三岁时，也曾学了放焰口。可是并没有和有道德的出家人住在一起。同时，也不知道寺院中的内容是怎样，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



是如何。

这回到虎跑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

我虽然在那边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里头却十分地愉快，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蔬，更是欢喜吃。及回到了学校以后，我就请用人依照他们那种样的菜煮来吃。

这一次我之到虎跑寺去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

三

及到了民国六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

在冬天的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经。

而于自己的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

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面去过年。我仍旧住在方丈楼下。那个时候，则更感觉得有兴味了。于是就发心出家。同时就想拜那位住在方丈楼上的出家人做师父。

他的名字是弘祥师。可是他不肯我去拜他，而介绍我拜他的师父。他的师父是在松木场护国寺里面居住的。于是他就请他的师父回到虎跑寺来，而我也就于民国七年正月十五日受三皈依了。

我打算于此年的暑假来入山。而预先在寺里面住了一年后，然后再实行出家的。当这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件海青，及学习两堂功课。

在二月初五日那天，是我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就先于



两天以前到虎跑去，在那边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的母亲回向。

到了五月底的时候，我就提前先考试。而于考试之后，即到虎跑寺入山了。到了寺中一日以后，即穿出家人的衣裳，而预备转年再剃度的。

及至七月初的时候，夏尊居士来，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但还未出家。他就对我说："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即出家，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

我本来是想转年再出家的，但是承他的劝，于是就赶紧出家了。于七月十三日那一天，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所以就在那天落发。

落发以后仍须受戒的。于是由林同庄君的介绍，而到灵隐寺去受戒了。

灵隐寺是杭州规模最大的寺院，我一向是对看它很欢喜的。我出家了以后，曾到各处的大寺院看过，但是总没有像灵隐寺那么的好！

八月底，我就到灵隐寺去，寺中的方丈和尚却很客气，叫我住在客堂后面芸香阁的楼上。当时是由慧明法师做大师父的。有一天，我在客堂里遇到这位法师了。他看到我时就说起："既系来受戒的，为什么不进戒堂呢！虽然你在家的时候是读书人，但是读书人就能这样地随便吗？就是在家时是一个皇帝，我也是一样看待的！"那时方丈和尚仍是要我住在客堂楼上，而于戒堂里面有了紧要的佛事时，方去参加一两回的。

那时候，我虽然不能和慧明法师时常见面，但是看到他那种的忠厚笃实，却是令我佩服不已的！

受戒以后，我就住在虎跑寺内。到了十二月，即搬到



玉泉寺去住。此后即常常到别处去，没有久住在西湖了。

四

曾记得，在民国十二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到杭州去过一回。那时正是慧明法师在灵隐寺讲《楞严经》的时候。开讲的那一天，我去听他说法。因为好几年没有看到他，觉得他已苍老了不少，头发且已斑白，牙齿也大半脱落。我当时大为感动。于拜他的时候，不由泪落不止！听说以后没有经过几年工夫，慧明法师就圆寂了。

关于慧明法师一生的事迹，出家人中晓得的很多。现在，我且举几样事情来说一说。

慧明法师是福建的汀州人。他穿的衣服却不考究，看起来很不像法师的样子。但他待人是很平等的。无论你是大好姥或是苦恼子，他都是一样地看待！所以凡是出家在家的上中下各色各样的人物，对于慧明法师是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他老人家一生所做的事情固然很多，但是最奇特的，就是能教化“马溜子”（马溜子是出家流氓的称呼）了。

寺院里是不准这班“马溜子”居住的，他们总是住在凉亭里的时候为多。听到各处的寺院有人打斋的时候，他们就会集了赶斋去——吃白饭。

在杭州这一带地方，“马溜子”是特别来得多。一般人总不把他们当人看待，而他们亦自暴自弃、无所不为的。但是慧明法师却能够教化“马溜子”呢！

那些“马溜子”常到灵隐寺去看慧明法师，而他老人家却待他们很客气，并且布施他们种种好饮食好衣服等。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而慧明法师也有时对他们说几句佛



法。

慧明法师的腿是有毛病的，出来入去的时候，总是坐轿子居多。有一次，他从外面坐轿回灵隐时，下了轿后，旁人看到慧明法师是没有穿裤子的。他们都觉得很奇怪，于是就问他道："法师为什么不穿裤子呢?"他说：他在外面碰到了"马溜子"，因为向他要裤子，所以，他连忙把裤子脱给他了。

关于慧明法师教化"马溜子"的事，外边的传说很多很多，我不过略举了这几样而已。不单那些"马溜子"对于慧明法师有很深的钦佩和信仰，即其他一般出家人，亦无不佩服的。

因为多年没有到杭州去了，西湖边上的马路、洋房，也渐渐修筑得很多，而汽车也一天比一天地增加。回想到我以前在西湖边上居住时，那种闲静幽雅的生活，真是如同隔世。现在只能托之于梦想了！



青年佛徒应注意的四项

养正院从开办到现在，已是一年多了。外面的名誉很好。这因为由瑞金法师主办，又得各位法师热心爱护，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

我这次到厦门得来这里参观，心里非常欢喜！各方面的布置都很完善，就是地上也扫得干干净净的。这样在别的地方很不容易看到。

我在泉州草庵大病的时候，承诸位写一封信来——各人都签了名慰问我的病状。并且又承诸位念佛七天，代我忏悔，还有像这样别的事，都使我感激万分。

再过几个月，我就要到鼓浪屿日光岩去方便闭关了。时期大约颇长久，怕不能时时会到，所以特地发心来和诸位叙谈叙谈。

今天所要和诸位谈的共有四项：一是惜福，二是习劳，三是持戒，四是自尊——都是青年佛徒应该注意的。

一　惜福

“惜”是爱惜，“福”是福气。就是我们纵有福气，也要加以爱惜，切不可把它浪费。

诸位要晓得：末法时代，人的福气是很微薄的！若不爱惜，将这很薄的福享尽了，就要受莫大的痛苦。古人所说“乐极生悲”，就是这意思啊。我记得从前小孩子的时

候，我父亲请人写了一副大对联，是清朝刘文定公的句子，高高地挂在大厅的抱柱上。上联是“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我的哥哥时常教我念这句子。我念熟了，以后凡是临到穿衣或是饮食的当儿，我都十分注意——就是一粒米饭也不随意糟蹋。而且我母亲也常常教我：身上所穿的衣服，当时时小心，不可损坏或污染！这因为母亲和哥哥怕我不爱惜衣食，损失福报，以致短命而死，所以常常这样叮嘱着。

诸位可晓得：我五岁的时候父亲就不在世了，七岁我练习写字，拿整张的纸瞎写，一点不知爱惜。我母亲看到，就正颜厉色的说：

“孩子，你要知道呀！你父亲在世时，莫说这样大的整张纸不肯糟蹋，就连寸把长的纸条也不肯随便丢掉哩”母亲这话也是惜福的意思啊！

我因为有这样的家庭教育深深地印在脑里，后来年纪大了，也没一时不爱惜衣食。就是出家以后一直到现在，也还保守着这样的习惯。

诸位请看：我脚上穿的一双黄鞋子，还是民国九年在杭州时候，一位打念七佛的出家人送给我的。又诸位有空，可以到我房间里来看看，我的棉被面子还是出家以前所用的。又有一把洋伞，也是民国初年买的。这些东西即使有破烂的地方，请人用针线缝缝，仍旧同新的一样了——简直可尽我形寿受用着哩！不过，我所穿的小衫裤和罗汉草鞋一类的东西却须五六年一换。除此以外，一切衣物，大都是在家时候或是初出家时候制的。

从前常有人送我好的衣服或别的珍贵之物，但我大半部转送别人。因为我知道：我的福薄，好的东西是没有胆量受用的。又如吃东西，只生病时候，吃一些好的。除此



以外，从不敢随便乱买好的东西吃。

“惜福”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主张，就是净土宗大德——印光老法师也是这样。有人送他白木耳等补品，他自己总不愿意吃，转送到观宗寺去供养谛闲法师。

别人问他：“法师，你为什么不吃好的补品？”

他说：“我福气很薄，不堪消受！”

他老人家——印光法师，性情刚直。平常对人，只问理之当不当，情面是不顾的，前几年，有一位皈依弟子（是鼓浪屿有名的居士）去看望他，和他一道吃饭。这位居士先吃好，老法师见他碗里剩落了一两烂米饭，于是就很不客气地大声呵斥道：“你有多大福气？可以这样随便糟蹋饭粒！你得把它吃光。”

诸位：以上所说的话，句句都要牢记，要晓得：我们即使有十分福气，也只好享受二三分。所余的可以留到以后去享受。诸位或者能发大心，愿以我的福气，布施一切众生共同享受——那更好了！

二　习劳

“习”是练习，“劳”是劳动。现在讲讲“习劳”的事情。

诸位：请看看自己的身体，上有两手，下有两脚——这原为劳动而生的。若不将它运用习劳，不但有负两手两脚，就是对于身体，也一定有害无益的。换句话说，若常常劳动，身体必定健康。而且我们要晓得：劳动原是人类本分上的事。不惟我们寻常出家人，要练习劳动，即使到了佛的地位，也要常常劳动才行。现在我且讲讲佛的劳动的故事。

所谓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平常人想起来，佛在世时，总以为同现在的方丈和尚一样，有衣钵师、侍者师常常侍候着，佛自己不必做什么，但是不然。有一天，佛看到地下不很清洁，自己就拿起扫帚来扫地，许多大弟子见了，也过来帮扫。不一时，把地扫得十分清洁。佛看了欢喜，随即到讲堂里去说法。说道："若人扫地，能得五种功德……"

又有一个时候，佛和阿难出外游行，在路上碰到一个喝醉了酒的弟子，已醉得不省人事了。佛就命阿难抬脚，自己抬头，一直抬到井边，用桶汲水，叫阿难把他洗濯干净。

有一天，佛看到门前木头做的横楣坏了，自己动手去修补。

有一次，一个弟子生了病，没有人照应，佛就问他，说："你生了病，为什么没有人照应你？"

那弟子说："从前人家有病，我不曾发心去照应他，现在我有病，所以人家也不来照应我了。"

佛听了这话就说："人家不来照应你，就由我来照应你吧"就将那病弟子大小便种种污秽洗濯得干干净净。并且还将他的床铺，理得清清楚楚，然后扶他上床。

由此可见，佛是怎样的习劳了。佛绝不像现在的人，凡事都要人家服劳，自己坐着享福。这些事实出于经律，并不是凭空说说的。

现在我再说两桩事情给大家听听。

《弥陀经》中载着的一位大弟子——阿觉楼陀。他双目失明，不能料理自己。佛就替他裁衣服，还叫别的弟子一道帮着做。

有一次，佛看到一位老年比丘眼睛花了，要穿针缝



衣，无奈眼睛看不清楚，嘴里叫着："谁能替我穿针呀?"

佛听了立刻答应说："我来替你穿。"

以上所举的例都足证明：佛是常常劳动的。我盼望诸位也当以佛为模范。凡事自己动手去做，不可依赖别人！

三　持戒

"持戒"两字的意义，我想诸位总是明白的吧！

我们不说修到菩萨或佛的地位，就是想来生再做人，最低的限度也要能持五戒。可惜现在受戒的人虽多，只是挂个名而已，切切实实能持戒的却很少。要知道：受戒之后，若不持戒，所犯的罪，比不受戒的人要加倍的大。所以我时常劝人，不要随便受戒。至于现在一般传戒的情形，看了真痛心！我实在说也不忍说了。我想最好还是随自己的力量去受戒，万不可敷衍门面，自寻苦恼。

戒中最重要的，不用说是杀、盗、淫、妄。此外还有饮酒食肉，也易惹人讥嫌。至于吃烟——在律中虽无明文，但在我国习惯上，也很容易受人讥嫌的，总以不吃为是。

四　自尊

"尊"是尊重"自尊"就是自己尊重自己。可是人都喜欢人家尊重我，而不知我自己尊重自己，必须从我自己尊重自己做起。

怎样尊重自己呢？就是自己时时想着：我当做一个伟大的人！做一个了不起的人！比如我们想做一位清净的高僧吧，就拿《高僧传》来读，看他们怎样行，我也怎样行

——所谓“彼既丈夫我亦尔。”又比方我想将来做一位大菩萨，那末就当依经中所载的菩萨行，随力行去。这就是自尊。但自尊与贡高不同。贡高是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胡乱行为；自尊是自己增进自己的德业，其中并没有一丝一毫看不起人的意思的。

诸位万万不可以为，自己是一个小孩子，是一个小和尚，一切不妨随便些；也不可说：我是一个平常的出家人，那里敢希望做高僧做大菩萨。凡事全在自己做去，能有高尚的志向，没有做不到的。

诸位如果作这样想：我是不敢希望做高僧做大菩萨的那做事就随随便便，甚至自暴自弃，走到堕落的路上去了——那不是很危险的么！诸位应当知道：年纪虽然小，志气却不可不高啊！

我还有一句话，要向大家说。我们现在依佛出家，所处的地位是非常尊贵的。就以剃发披袈裟的形式而论，也是人天师表——国王和诸天人来礼拜，我们都可端坐而受。我们知道这道理么？自今以后，就当尊重自己，万万不可随便了！

以上四项，是出家人最当注意的。别的我也不多说了。我不久就要闭关，不能和诸位时常在一块儿谈话，这是很抱歉的。但我还想在关内讲讲律，每星期约讲三四次。诸位碰到例假不妨来听听。

今天得和诸位见面，我非常高兴！我只希望诸位，把我所讲的四项牢记在心，作为永久的纪念！

时间讲得很久了，费诸位的神。抱歉！抱歉！！



南闽十年的梦影

我一到南普陀寺，就想来养正院和诸位法师讲谈讲谈。原定的题目是“余之忏悔”，说来话长，非十几小时不能讲完。近来因为讲律，须得把讲稿写好，总抽不出一个时间来。心里又怕负了自己的初愿，只好抽出很短的时间，来和诸位谈谈我在南闽十年中的几件事情。

一

我第一回到南闽，在民国十七年的十一月。是从上海来的。起初还是在温州。我在温州住得很久，差不多有十年光景。

由温州到上海，是为着编辑《护生画集》的事，和朋友商量一切。到十一月底，才把《护生画集》编好。那时我听人说：尤惜阴居士也在上海。他是我旧时很要好的朋友，我就想去看一看他。一天下午我去看尤居士，居士说：“要到暹罗国去，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的!”我听了觉得很喜欢，于是也想和他一道去。

我就在十几小时中急急地预备着。第二天早晨，天还没大亮，就赶到轮船码头，和尤居士一起动身到暹罗国去了。

从上海到暹罗，是要经过厦门的。料不到这就成了我



来厦门的因缘。十二月初到了厦门，承陈敬贤居士的招待，也在他们的楼上吃过午饭。后来陈居士就介绍我到南普陀寺来。

那时的南普陀和现在不同。马路还没有建筑，我是坐着轿子到寺里来的。到了南普陀寺，我就在方丈楼上住了几天。时常来谈天的，有性愿老法师、芝峰法师等。芝峰法师和我同在温州，虽不曾见过面，却是很相契的。现在突然在南普陀寺晤见了，真是说不出的高兴了。

我本来是要到暹罗去的，因着诸法师的挽留，就留滞在厦门，不想到暹罗国去了。

在厦门住了几天，又到小雪峰那边去过年，一直到正月半以后，才回到厦门，住在闽南佛学院的小楼上，约莫住了三个月工夫。

看到院里面的学僧虽然只有二十几位，他们的态度都很文雅。而且很有礼貌。和教职员的感情也很不差。我当时很赞美他们。这时芝峰法师就谈起佛学院的课程来。他说："门类分得很多，时间的分配却很少，这样下去，怕没有什么成绩吧！"因此，我表示了一点意见。大约是说："把英文和算术等删掉，佛学却不可减少，而且还得增加。就把腾出来的时间教佛学吧！"他们都很赞成。听说从此以后，学生们的成绩确比以前好得多了。

我在佛学院的小楼上，一直住到四月间。怕将来的天气更会热起来，于是又回到温州去。

第二回到南闽，是在民国十八年十月。起初在南普陀寺住了几天，以后因为寺里要做水陆，又搬到太平岩去住。等到水陆圆满，又回到寺里，在前面的老功德楼住着。

当时闽南佛学院的学生，忽然增加了两倍多，约有六



十多位。管理方面不免感到困难，虽然竭力的整顿，终不能恢复以前的样子。

不久，我又到小雪峰去过年，正月半才到承天寺来。那时性愿老法师也在承天寺，在起草章程，说是想办什么研究社。不久研究社成立了，景象很好，真所谓人才济济，很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盛况。现在妙释寺的善契师、南山寺的传证师，以及已故南普陀的广究师……都是那时候的学僧呢。

研究社初办几个月间，常住的经忏很少，每天有工夫上课，所以成绩卓著，为别处所少见。当时我也在那边教了两回写字的方法。遇有闲空，又拿寺里那些古版的藏经来整理整理，后来还编成目录，至今留在那边。这样在寺里约莫住了三个月。到四月，怕天气要热起来，又回到温州去。

民国二十年九月，广洽法师写信来，说很盼望我到厦门去。当时我就从温州动身到上海，预备再到厦门。但许多朋友都说："时局不大安定，远行颇不相宜！"于是我只好仍回温州。直到转年（即民国二十一年）十月到了厦门。计算起来。已是第三回了。

到厦门之后，由性愿老法师介绍，到山边岩去住。但其间，妙释寺也去住了几天。那时我虽然没有到南普陀来住，但佛学院的学僧和教职员，却是常常来妙释寺谈天的。

民国二十二年正月廿一日，我开始在妙释寺讲律。这年五月，又移到开元寺去。

当时，许多学律的僧众都能勇猛精进，一天到晚的用功，从没有空过的工夫。就是秩序方面也很好，大家都啧啧的称赞着。



有一天，已是黄昏时候了，我在学僧们宿舍前面的大树下立着。各房灯火发出很亮的光，诵经之声又复朗朗入耳，一时心中觉得无限的欢慰。可是这种良好的景象不能长久的继续下去，恍如昙花一现，不久就消失了。但是当时的景象，却很深的印在我的脑中。现在回想起来，还如在树底下目睹一般。这是永远不会消灭永远不会忘记的啊！

十一月，我搬到草庵来过年。民国二十三年二月，又回到南普陀。当时旧友大半散了。佛学院中的教职员和学僧，也没有一位认识的。

我这一回到南普陀寺，是准了常惺法师的约，来整顿僧教育的。后来我观察情形，觉得因缘还没有成熟。要想整顿，一时也无从着手，所以就作罢了。此后并没有到闽南佛学院去。

二

讲到这里，顺便将我个人对于僧教育的意见，说明一下。

我平时对于佛教，是不愿意去分别那一宗那一派的，因为我觉得各宗各派，都各有各的长处。但是有一点，我以为无论那一宗那一派的学僧却非深信不可，那就是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深信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还须深信佛菩萨的灵感。这不仅初级的学僧应该这样，就是升到佛教大学也要这样。

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的灵感道理，虽然很容易懂，可是能彻底相信的却不多。这所谓信，不是口头说说的信，是要内心切切实实去信的呀！咳，这很容易明白的



道理，若要切切实实地去信却不容易啊！

我以为无论如何，必须深信善恶因果，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才有做佛教徒的资格。须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又须知我们一个人所有的行为——一举一动，以至起心动念，诸佛菩萨都看得清清楚楚。一个人若能这样十分决定地信着，他的品行道德，自然会一天比一天地高起来。

要晓得，我们出家人（就所谓僧宝）在俗家人之上，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品行道德，也要在俗家人之上才行。倘品行道德仅能和俗家人相等，那已经难为情了。何况不如！又何况十分的不如呢！咳……这样，他们看出家人，就要十分的轻慢，十分的鄙视，种种讥笑的话也接连的来了。

记得我将要出家的时候，有一位住在北京的老朋友，写信来劝告我，你知道他劝告的是什么？他说："听到你要不做人，要做僧去……"咳！我们听到了这话，该是怎样的痛心啊！他以为：做僧的都不是人。简直把僧不当人看了，你想这句话多么利害啊！

出家人何以不是人？为什么被人轻慢到这地步？我们都得自己反省一下。我想这原因都由于我们出家人做人太随便的缘故，就闹出这样的话柄来。

至于为什么会随便呢。那就是由于不能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的缘故。倘若我们能够真正生信——十分决定的信，我想就是把你脑袋斫掉，也不肯随便的了。

以上所说，并不是单单养正院的学僧应该牢记，就是佛教大学的学僧也应该牢记：相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不爽的道理。就我个人而论，已经是将近六十的



人了，出家已有二十年。但我依旧喜欢看这类的书——记载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灵感的书。

我近来省察自己，觉得自己越弄越不像了，所以，我要常常研究这一类的书，希望我的品行道德一天高尚一天，希望能够改过迁善做一个好人。

又因为我想做一个好人，同时我也希望诸位都做好人。这一段话，虽然是我勉励我自己的，但我很希望诸位，也能照样去实行。关于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灵感的书，印光老法师在苏州所办的弘化社那边，印得很多，定价也很低廉。诸位若要看的话，可托广洽法师写信去购请。或者他们会赠送也未可知。

三

以上是我个人对于僧教育的一点意见，下面我再来说几样事情。

我于民国二十四年，到惠安净峰寺去住。到十一月，忽然生了一场大病，所以，我就搬到草庵来养病。这一回的大病，可以说是我一生的大纪念。

我于民国二十五年的正月，扶病到南普陀寺来。在病床有一只钟，比其他的钟总要慢两刻。别人看到了，总是说："这个钟不准。"我说："这是草庵钟！"别人听了"草庵钟"三字还是不懂：难道天下的钟也有许多不同的吗？现在就让我详详细细的来说个明白。

我那一回大病，在草庵住了一个多月。摆在病床上的钟是以草庵的钟为标准的。而草庵的钟，总比一般的钟要慢半点。我以后虽然移到南普陀，但我的钟还是那个样子：比平常的钟慢两刻，所以"草庵钟"就成了一个名词



了。

这件事由别人看来，也许以为是很好笑的吧。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看到这个钟，就想到我在草庵生大病的情形了，往往使我发大惭愧，惭愧我德薄业重。我要自己时时发大惭愧。我总是故意地把钟改慢两刻，照草庵那钟的样子。不止当时如此，到现在还是如此，而且愿尽形寿常常如此。

以后在南普陀住了几个月，于五月间才到鼓浪屿日光岩去。十二月仍回南普陀。到今年民国二十六年，我在闽南居住算起来，首尾已是十年了。

回想我在这十年之中，在闽南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却是很少很少，残缺破碎的居其大半。所以我常常自己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十分欠缺。因此，近来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二一老人”。

什么叫“二一老人”呢？这有我自己的根据。记得古人有句诗“一事无成人渐老”，清初吴梅村（伟业）临终的绝命词有“一钱不值何消说”。这两句诗的开头都是“一”，所以我就用来做自己的名字，叫做“二一老人”。因此，我十年来在闽南所做的事情，虽然不完满，而我也不怎样地去求它完满了。

诸位要晓得：我的性格是很特别的，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败，因为事情失败不完满，这才使我常常发大惭愧，能够晓得自己的德行欠缺，自己的修养不足，那我才可努力用功，努力改过迁善。一个人如果事情做完满了，那么这个人就会心满意足，洋洋得意，反而增长他贡高我慢的念头，生出种种的过失来。所以，还是不去希望完满的好。不论什么事，总希望它失败，失败才会发大惭愧。倘若因成功而得意，那就不得了啦！

我近来每每想到“二一老人”这个名字，觉得很有意味。这“二一老人”的名字，也可以算是我在闽南居住了十年的一个最好的纪念。



弘一大师最后一言
——谈写字的方法

我到闽南这边来，已经有十年之久了。

前几年冬天的时候，我也常到南普陀寺来，看到大殿、观音殿及两廊旁边的栏杆上，排列了很多很多的花，尤其正在过年的时候，更是多得很，多得很。

其中有一种名叫做“一品红”的（按闽南人称为圣诞花，其顶端之叶均作红色。学名为 Euphorbia Pulcherrima），颜色非常的鲜明，非常的好看，可以说是南国特有的一种风味，特有的色彩，每当残冬过去、春天快到来的时候，把它摆出来，好像是迎春的样子，而气象确也为之一新。

我于去年冬天到这里来，心中本来预料着，以为可以看到许多的“一品红”了。岂知一到的时候，空空洞洞，所看到的，尽是其他的花草，因而感到很伤心。为什么？以前那么多的“一品红”，现在到那里去了呢？找来找去，找了很久，只在那新功德楼的地方，发现了三棵，都是憔悴不堪，颜色不大鲜明很怨惨的样子。也没有什么人要去赏玩了。于是使我联想到佛教养正院：过去的时候，也曾经有很光荣的历史，像那些“一品红”一样，欣欣向荣，有无限的生机；可是现在，则有些衰败的气象了。

养正院开办已经三年了，这其间，自然有很多可纪念的史迹，可是观察其未来，则很替它悲观，前途很不堪设想。我现在在南普陀这里，还可以看到养正院的招牌，下



一次再来的时候，恐怕看不到了。这一次，也许可以说是我“最后的演讲”。

一

这一次所要讲的，是这里几位学生的意思——要我来讲《关于写字的方法》。

我想写字这一回事，是在家人的事，出家人讲究写字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一次讲写字的方法，我觉得很不对。因为出家人假如只会写字，其他的学问一点不知道，尤其不懂得佛法，那可以说是佛门的败类。须知出家人不懂得佛法，只会写字，那是可耻的。出家人惟一的本分，就是要懂得佛法，要研究佛法。不过，出家人并不是绝对不可以讲究写字的，但不可用全副精神，去应付写字就对了；出家人固应对于佛法全力研究，而于有空的时候，写写字也未尝不可。写字如果写到了有个样子，能写对子中堂来送与人，以作弘法的一种工具，也不是无益的。

倘然只能写得几个好字，若不专心学佛法，虽然人家赞美他字写得怎样的好，那不过是“人以字传”而已。我觉得：出家人字虽然写得不好，若是很有道德，那么他的字是很珍贵的，结果却是能够“字以人传”；如果对于佛法没有研究，而是没有道德，纵能写得很好的字，这种人在佛教中是无足轻重的了。他的人本来是不足传的。即能“人以字传”——这是一桩可耻的事，就是在家人也是很可耻的。

今天虽然名为讲写字的方法，其实我的本意是：要劝诸位来学佛法的。因为大家有了行持，能够研究佛法，才可利用闲暇时间，来谈谈写字的法子。



关于写字的源流、派别，以及笔法、章法、用墨……古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而且有很多的书可以参考，我不必多讲。现在只就我个人关于写字的心得及经验，随便来说一说。

诸位写字的成绩很不错。但是每天每个人只限定写一张，而且只有一个样子，这是不对的。每天练习写字的时候，应该将篆书、大楷、中楷、小楷四个样子，都要多多的写与练习。如果没有时间，关于中楷可以略掉，至于其他的字样，是缺一不可的。且要多多的练习才对。我有一点意见，要贡献给诸位，下面所说的几种方法，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二

我对于发心学字的人，总是劝他们：先由篆字学起。为什么呢？有几种理由：

（一）可以顺便研究说文，对于文字学，便可以有一点常识了。因为一个字一个字都有它的来源，并不是凭空虚构的，关于一笔一划，都不能随随便便乱写的。若不学篆书，不研究说文，对于字学及文字的起源就不能明白——简直可以说是不认得字啊！所以写字若由篆书入手，不但写字会进步，而且也很有兴味的。

（二）能写篆字以后，再学楷书，写字时一笔一划，也就不会写错的了。我以前看到养正院几位学生所抄写的稿子，写错的字很多很多。要晓得：写错了字，是很可耻的——这正如学英文的人一样，不能把字母拼错一个。若拼错了字，人家怎么认识呢？写错了我们自己的汉文字，更是不可以的。我们若先学会了篆书，再写楷字时，那就

可以免掉很多错误。此外，写篆书也可以为写隶书、楷书、行书的基础。学会了篆字之后，对于写隶书、楷书、行书就都很容易——因为篆书是各种写字的根本。

若要写篆字的话，可先参看《说文》这一类的书。有一部清人吴大澂的《说文部首》，那是不可缺少的。因为这部书很好，便于初学，如果要学写字的话，先研究这一部书最好。

既然要发心学写字的话，除了写篆字而外，还有大楷、中楷、小楷，这几样都应当写。我以前小孩子的时候，都通通写过的。至于要学一尺二尺的字，有一个很简便的方法：那就可用大砖来写，平常把四块大砖拼合起来，做成桌子的样子，而且用架子架起来，也可当桌子用；要学写大字，却很方便，而且一物可供两用了。

大笔怎样得到呢？可用麻扎起来做大笔，要写时，就可以任意挥毫。大砖在南方也许不多，这里倒有一个办法可以替代：就是用水门汀拼起来成为桌子。而用麻来写字，都是一样的。这样一来，既可练习写字，而纸及笔，也就经济得多了。

篆书、隶书乃至行书都要写，样样都要学才好；一切碑帖也都要读，至少要浏览一下才可以。照以上的方法学了一个时期以后，才可专写一种或专写一体。这是由博而约的方法。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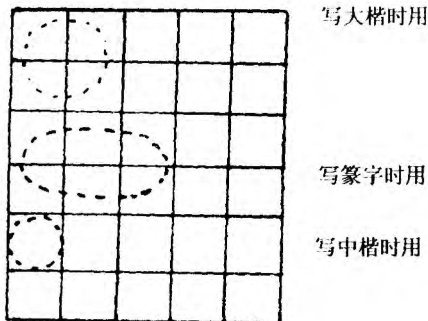
至于用笔呢？算起来有很多种，如羊毫、狼毫、兔毫……等。普通是用羊毫，紫毫及狼毫亦可用，并不限定那一种，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写大字须用大笔，千万不可



用小笔！用小笔写大字，那是很错误的。宁可用大笔写小字，不可以用小笔写大字。

还有纸的问题。市上所售的油光纸是很便宜的。但太光滑很难写。若用本地所产的粗纸，就无此毛病的了。我的意思：高年级的同学可用粗纸，低年级的可用油光纸。

此地所用的有格子的纸，是不大适合的，和我们从前的九宫格的纸不同。以我的习惯而论，我用九宫格的方法，就不是这个样子。现在画在下面，并说明我的用法：



若用这种格子的纸，写起字来，是很方便的，这样一来，每个字都有规矩绳墨可守的。如写大楷时，两线相交的地方，成了一个十字形，就不致上下左右不相对称了。要晓得：写字总不能随随便便。每个字的地位要很正，要不偏左不偏右，不上不下，要有一定的标准。因为线有中心点，初学时注意此线，则写起来，自然会适中很“落位”了。

平常写字时，写这个字，眼睛专看这个字，其余的字就不管，这也是不对的。因为上面的字，与下面的字都有关系的——即全部分的字，不论上下左右，都须连贯才可以。这一点很要紧，须十分注意。不可以只管写一个字，

其余的一切不去管它。因为写字要使全体都能够配合，不能单就每个字去看的。

再有一点须注意的：当我们写字的时候，切不可倚在桌上，须使腕高高地悬起来，才可以运用如意。

写中楷悬腕固好，假如肘部要倚着，那也无妨。至于小楷，则可以倚在桌上，不必悬腕的。

四

以上所说的，是写字的初步法门。现在顺便讲讲关于写对联、中堂、横披、条幅……等的方法。

我们写对联或中堂，就所写的一幅字而论，是应该有章法的。普通的一幅中堂，论起优劣来，有几种要素须注意的。现在估量其应得的分数如下：

章法五十分；

字三十五分；

墨色五分；

印章十分。

就以上四种要素合起来，总分数可以算一百分。其中并没有平均的分数，我觉得其差异及分配法，当照上面所分配的样子才可以。

一般人认为每个字都很要紧，然而依照上面的记分，只有三十五分。大家也许要怀疑，为什么章法反而分数占多数呢？就章法本身而论，它之所以占着重要的原因，理由很简单，在艺术上有所谓三原则。即：

（一）统一；

（二）变化；

（三）整齐。



这在西洋绘画方面是认为很重要的。我便借来用在此地，以批评一幅字的好坏。我们随便写一张字，无论中堂或对联，普通将字排起来，或横或直，首先要能够统一，字与字之间，彼此必须相联络互相关系才好。但是单止统一也不能的，呆板也是不可以的，须当变化才好。若变化得太厉害，乱七八糟，当然不好看。所以必须注意彼此互相联络、互相关系才可以的。

就写字的章法而论大略如此。说起来虽很简单，却不是一蹴可就的。这需要经验的、多多地练习，多看古人的书法以及碑帖，养成赏鉴艺术的眼光，自己能常去体认，从经验中体会出来，然后才可以慢慢地养成有所成就。

所谓墨色要怎样才可以？即质料要好，而墨色要光亮才对。还有印章盖坏了，也是不可以的。盖的地方要位置设中，很落位才对。所谓印章，当然要刻得好；印章上的字须写得好。至于印色，也当然要好的。盖用时，可以盖一颗两颗。印章有圆的方的，大的小的不一，且有种种的区别。如何区别及使用呢？那就要于写字之后再注意盖用，因为它也可以补救写字时章法的不足。

五

以上所说的，是关于写字的基本法则。可当做一种规矩及准绳讲，不过是一种呆板的方法而已。

写字最好的方法是怎样，用那一种的方法才可以达到顶好顶好的呢？我想诸位一定很热心的要问。

我想了又想，觉得想要写好字，还是要多多地练习，多看碑，多看帖才对，那就自然可以写得好了。

诸位或者要说，这是普通的方法，假如要达到最高的



境界须如何呢？我没有办法再回答。曾记得《法华经》有云："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我便借用这句子，只改了一个字，那就是"是字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了。因为世间上无论那一种艺术，都是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的。

即以写字来说，也是要非思量分别，才可以写得好的；同时要离开思量分别，才可以鉴赏艺术，才能达到艺术的最上乘的境界。

记得古来有一位禅宗的大师，有一次人家请他上堂说法，当时台下的听众很多，他登台后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以后即说："说法已毕。"便下堂了。所以，今天就写字而论，讲到这里，我也只好说"谈写字已毕了。"

假如诸位用一张白纸（完全是白的），没有写上一个字，送给教你们写字的法师看，那么他一定说："善哉，善哉！写得好，写得好！"

诸位听了我所讲的以后，要明白我的意思——学佛法最为要紧。如果佛法学得好，字也可以写得好的。不久会泉法师要在妙释寺诗《维摩经》，诸位有空的时候，要去听讲，要注意研究。经典要多多地参考，才能懂得佛法。

我觉得最上乘的字或最上乘的艺术，在于从学佛法中得来。要从佛法中研究出来，才能达到最上乘的地步。所以，诸位若学佛法有一分的深入，那么字也会有一分的进步，能十分的去学佛法，写字也可以十分的进步。

今天所说的已经很够了。奉劝诸位：以后要勤求佛法，深研佛法。



泉州开元慈儿院讲录

我到闽南已有十年。来到贵院也有好几回。每回到院，都觉得有一番进步，这是使我很喜欢的。贵院各种课程，都有可观，其最使我满意赞叹的，就是早晚两堂课诵。古语道："人身难得，佛法难闻！"诸生倘非夙有善根，怎得来这里读书又复得闻佛法呢?！今这样真是好极了！诸生得这难得机缘，应各个起欢喜心，深自庆幸才是。

我今讲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中为法舍身几段故事给诸位听。现在先引《涅槃经》一段来说。

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劫前，当无佛法时代，曾做婆罗门。这位婆罗门，品格清高，与众不同，发心访求佛法。那时忉利天王在天宫瞧见，要试比婆罗门有无真心，化为罗刹鬼，状极凶恶，来与婆罗门说法，但是仅说半偈（印度古代的习惯以四句为一偈），婆罗门听了罗刹鬼所说的半偈很喜欢，要求罗刹再说后半偈，罗刹不肯。

婆罗门力求，罗刹便向婆罗门道："你要我说后半偈也可以，你应把身上的血给我饮，身上的肉给我吃，才可许你。"婆罗门为求法故，即时答应道："我甚愿将我身上的血肉给你。"罗刹以婆罗门既然诚恳地允许，便把后半偈说给他听。婆罗门得闻了后半偈，真觉心满意足，不特自己欢喜，并且把这偈书写在各处，遍传到人间去。

婆罗门在各处树木山岩上书写此四句偈后，为维持信用，便想应如何把自己肉血给罗刹吃呢？他就要跑上一棵

很高很高的树上，跳跃下来，自谓可以丧了身命，便将血肉给罗刹吃。罗刹那时看婆罗门不惜身命求法，心中十分感动。当婆罗门在高处舍身跳下，未坠地时，罗刹便现了天王的原形，把他接住——这婆罗门因得不死。罗刹原系忉利天王所化，欲试试婆罗门的，今见婆罗门求法如此诚恳，自然是十分欢喜赞叹。若在婆罗门，因志求无上正法，虽弃舍身命，亦何所顾惜呢！

刚才所说，婆罗门如此求法困难，不惜身命。诸位现在不要舍身，而很容易的得闻佛法，真是大可庆幸呀！

还有一段故事，也是《涅槃经》上说。

过去无量劫时候，释迦牟尼佛为一很穷困的人。当时有佛出世，见人皆先供养佛，然后求法。己则贫穷，无钱可供，他心生一计，愿以身卖钱来供佛，就到大街上，去卖自己的身体。当在街上喊卖身时，恰巧遇一病人，医生叫他每日应吃三两人肉，那病人看见有人卖身，便十分欢喜，因向贫人说："你每日给我三两人肉吃，我可以给你五枚金钱。"这位穷人听了这话，与那病人商洽说："你先把五枚金钱拿来，我去买东西供养佛，求闻佛法，然后每日把我身上的肉割下给你吃。"当时病人应允，即先付金钱。这穷人供佛闻法已毕，即天天以刀割身上的三两肉给病人吃，吃到一个月，病才痊愈。

当穷人每天割肉的时候，他常常念佛所说的偈，精神完全贯注在法的方面，竟如没有痛苦，而且不久，他的身体也就平复无恙了。这穷人因求法之故，发心做难行的苦行，有如此勇猛。诸生现今在这院里求学，早晚皆得闻佛法，不但每日无须割去若干肉，而且有衣穿有饭吃，这岂不是很难得的好机缘吗？

再讲一段故事，出于《贤愚经》。



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候，有一次，身为国王，因厌恶终其身居于国王位，没有什么好处，遂发心求闻佛法。当时有了一位婆罗门，对这国王说："王要闻法，可能把身体挖一千个孔点一千盏灯，来供养佛吗？若能如此，便可为你说法。"那国王听婆罗门这句话，便慨然对他说："这有何难！为要闻法，情愿舍此身命。但我现有些少国事未了，容我七天，把这国事交下着落，便就实行。"到第七天，国事办完，王便欲在身上挖千个孔，点千盏灯。那时全国人民知道此事，都来劝阻，谓："大王身为全国人民所依靠，今若这样牺牲，全国人民将何所赖呢?!"国王说："现在你们依靠我，我为你们做依靠，不过是暂时，是靠不住的。我今求得佛法，将来成佛，当先度化你们，可为你们永远的依靠，岂不更好?！请大家放心，切勿劝阻。"那时国王马上就实行起来，呼左右将身上挖了一千孔，把油盛好，灯芯安好，欣然对婆罗门说："请先说法，然后点灯。"婆罗门答应，就为他说法。

国王听了，无限的满足，便把身上一千盏灯，齐点起来。那时万众惊骇呼号，国王乃发大誓愿道："我为求法，来舍身命。愿我闻法以后，早成佛道，以大智慧光，普照一切众生。"这声音一发，天地都震动了，灯光晃耀之下，诸天现前。即问国王："你身体如此痛苦，你心里也后悔吗?? 国王答："决不后悔。"后来国王复向空中发誓言："我这至诚求法之心，果能永久不悔，愿我此身体即刻回复原状。"话说未已，至诚所感，果然身上千个大孔，悉皆平复，并无些少创痕。

刚才所说，闻法有如此艰难，诸生现在闻法，则十分容易，岂不是诸生有大幸福吗?！自今以后，应该发勇猛精进心，勤加修习才是。



以前我曾居住开元寺好几次，即住在贵院的后面，早晚闻诸生念佛念经很如法，声音亦好听，每站在房门外听得高兴，因各种课程固好，然其他学校也是有的，独此早晚二堂课诵，则其他学校所无，而贵院所独有的。此皆是贵院诸职教员善于教导，和你们诸位努力，才有这十分美满的成绩。

我希望贵院，今后能够继续精进努力，不断的进步，规模益扩大，为全国慈儿院模范。这是我最后殷勤的希望。



呜呼！词章！

予到东后，稍涉猎日本唱歌，其词意袭用我古诗者，约十之九五（日本作歌大家，大半善汉语）。我国近世以来，士习帖括，词章之学，佥蔑视之。挽近西学除入，风靡一时，词章之名辞几有消灭之势……迨见日本唱歌，反啧啧称其理想之奇妙，凡我古诗之唾余，皆认为岛夷所固有，既出冷于大雅，亦贻笑于外人矣（日本学者皆通《史记》、《汉书》，昔有日本人举史汉事迹置诸吾国留学生，而留学生茫 然不解其所谓，且不知《史记》、《汉书》为何物，至使日本人传为笑柄）。

图画修得法

我国图画，发达盖章。黄帝时史皇作绘，图画之术，实肇乎是。是周聿兴，司绘置专职，兹事浸盛。汉唐而还，流派灼著，道乃烈矣。顾秩序杂遝，教授鲜良法，浅学之士，靡自窥测。又其涉想所及，狃于故常，新理眇法，匪所加意，言之可为于邑。不佞航海之东，忽忽逾月，耳目所接，辄有异想。冬夜多暇，掇拾日儒柿山、松田两先生之言，间以己意，述为是编。夫唯大雅，倘有取于斯欤？

第一章　图画之效力

浑浑圆球，汶汶众生，洪荒而前，为萌为芽，吾靡得而论矣。迨夫社会发达，人类之思想浸以复杂。而达兹思想者，厥有种种符号。思想愈复杂，符号愈精密。其始也蟠屈其指，作式以代，艰苦万状，阙略滋繁。厥后代以语言，发为声响，凡一己之思想感情，佥能婉转以达之，为用便矣。然范围至狭，时间綦促，声响飘忽，霎不知其所极，其效用犹 未为完全也。于是制文字、尚纪录，传诸久远，俾以不朽。虽然社会者，经岁月而愈复杂者也。吾人之思想感情，亦复杂日进，殆鲜底止，而语言文字之功用，有时或穷。例如今有人千百，状人人殊。必一一形容其姿态服饰，纵声之舌，笔之书，匪涉冗长；即病疏略，



殆犹不毋遗憾。而所以弥兹遗憾济语言文字之穷者，是有道焉。厥道为何？曰唯图画。

图画者，为物至简单，为状至明确。举人世至复杂之思想感情，可以一览得之。挽近以还，若书籍、若报章、若讲义，非不佐以图画，匡文字语言之不逮。效力所及，盖有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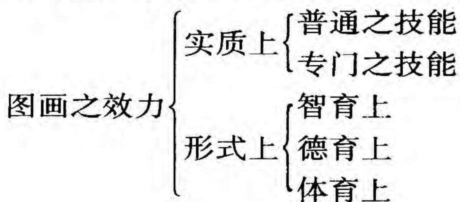
说者曰：图画者娱乐的，非实用的。虽然，图画之范围綦广，匪娱乐的一端所能括也。夫图画之效力，与语言文字同，其性质亦复相似。脱以图画属娱乐的，又何解于语言文字？倡优曼辞独非语言，然则闻倡优曼辞，亦谓语言属娱乐的乎？小说传奇独非文字，然则诵小说传奇，亦谓文字属娱乐的乎？三尺童子当知其不然矣。人有恒言曰：言语之发达，与社会之发达相关系。今请易其说曰：图画之发达，与社会之发达相关系，蔑不可也。人有恒言曰：诗为无形之画，画为无声之诗。今请易其说曰：语言者无形之图画，图画者无声之语言，蔑不可也。若以专门技能言之，图画者美术工艺之源本。脱疑吾言，曷鉴泰西一千八百五十一年，英国设博览会，而英产工艺品居劣等。揆厥由来，则以竺守旧法故。爰憬然自省，定图画为国民教育必修科。不数稔，而英国制造品外观优美，依然震撼全欧。又若法国自万国大博览会以来，不惜财力时间劳力，以谋图画之进步，置图画教育视学官，以奖励图画。而法国遂为世界大美术国。其他若美若日本，佥模范法国，其美术工艺，亦日益进步。夫一叶之绢，一片之木，脱加装饰，顿易旧观。唯技术巧拙，各不相捋，价值高下，爰判等差。故有同质同量之物，其价值不无轩轾者，盖有由也。匪直兹也，图画家将绘某物，注意其外形姑勿论，甚至构成之原理，部分之分解，纵极纤屑，靡不

加意。故图画者可以养成绵密之注意，锐敏之观察，确实之知识，强健之记忆，著实之想象，健全之判断，高尚之审美心。

（今严冷之实利主义、主张审美教育，即美其情操，启其兴味，高尚其人品之谓也。）

此图画之效力关系于智育者也。若夫发扬审美之情操，图画有最大之伟力。工图画者其嗜好必高尚，其品性必高洁。凡卑污陋劣之欲望，靡不扫除而淘汰之，其利用于宗教教育道德上为尤著，此图画之效力关系于德育者也。又若为户外写生，旅行效野，吸新鲜之空气，览山水之佳境，运动肢体，疏瀹精气，手挥目送，神为之怡，此又图画之效力关系于体育者也。

今举前所述者，括其大旨，表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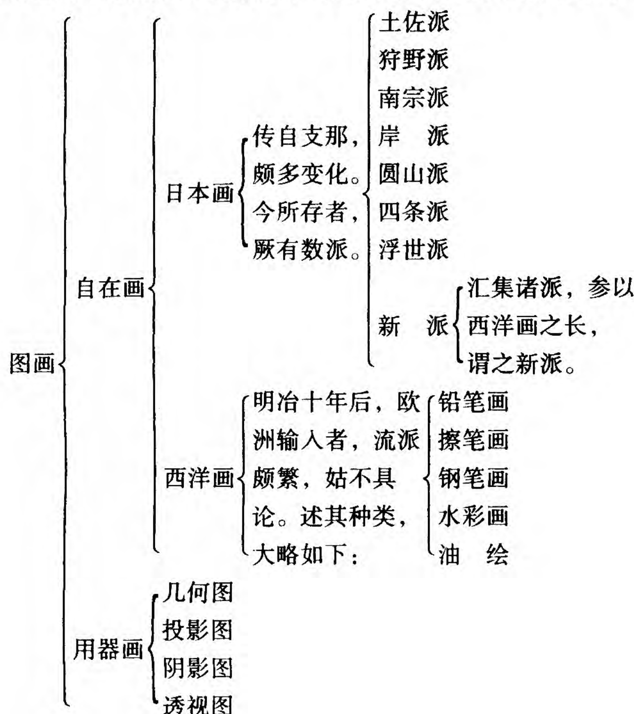


第二章　图画之种类

图画之种类至繁綦赜，匪一言所可殚。然以性质上言之，判图与画为两种，若建筑图、制作图、装饰图模样等。又不关于美术工艺上者，有地图、海图、见取图（示意图—编者）测量图、解剖图等，皆谓之图，多假器械补助而成之。若画者，不以器械补助为主。今吾人所习见者，若额面（带框的画——编者）、若轴物、若画帖，皆普通画也。又以描写方法上言之，判为自在画与用器图两



种。凡知觉与想像各种之象形，假目力及手指之微妙以描写者，曰自在画。依器械之规矩而成者，曰用器图。之二者为近今最普通之名称。表其分类之大略如下：



第三章　自在画概说

一、精神法　吾人见一画，必生一种特别之感情。若者严肃，若者滑稽，若者激烈，若者和蔼，若者高尚，若者潇洒，若者活泼，若者沉著，凡吾人感情所由发，即画之精神所由在。精神者千变万幻，匪可执一以搦之者也。竹茎之硬直，柳枝之纤弱，兔之轻快，豚之鲁钝，其现象



虽相反，其精神正以相反而见。殊于成心求之，偵矣。故作画者必于物体之性质、常习、动作，研核翔审，握管拗写，庶几近之。

二、位置法　论画与画面之关系曰位置法。普通之式，画面上方之空白，常较下方为多。特别之式，若飞鸟轻气球等自然之性质偏于上方，宜于下方多留空白，与普通之式正相反。又若主位偏于一方，有一部歧出，其歧出之地之空白，宜多于主位。其他向左方之人物，左方多空白。向右方之人物，右方多空白。位置大略，如是而已。

三、轮廓法　大宙万类，象形各殊。然其相似之点正复不少。集合相似之点，定轮廓法凡七种。

甲　竿状体　火箸、鞭、杖、棒、旗竿、钓竿、枪、笔、铅笔、帆檣、弓、矢、笛、锹、铳、军刀、筏乘等之器用。竹、蔺草、女郎花等之禾本类隶焉。

乙　正方体（立方平板体、长立方体属此类）　手巾、包袱、石板、书籍、书套、算盘、皮箱、箱子、方盒、砚台、笔袋、镜台、方圆章、方瓶、大盆、烟草盆、刷毛、尺、桥床、几、方椅方凳、马车、汽车、汽船、军舰、帆船、衣服折等之器用。马、牛、鼠、鹿、猫、犬等之兽类隶焉。

丙　球（椭圆卵形属此类）　日、月、蹴球、达摩、假面、茶壶、茶碗、釜、地球仪、瓢帽、眼镜等之器用。桃、李、桔、梨、橙、柿、栗、枇杷、西瓜、南瓜、茄子、葫芦、水仙根、玉葱等之果实野菜类。鸠、家鸭、莺、燕、百舌、鹤、雀、鹭等之鸟类。各种之花类。有姿势之兔、鼠、金鱼、龟、茧等隶焉。

丁　方柱　道标、桥栏、邮筒、书箱、纪念碑、五重塔、阶段、家屋等隶焉。



戊　方锥　亭、街灯、金字塔、炭斗，或家屋、建筑物等隶焉。

巳　圆柱　竹筒、印泥盒、饭桶、灯笼、鼓、手卷、千里镜、笔筒等之器用类；乌瓜、丝瓜、胡瓜、白瓜、萝卜、藕、荚豆等之野菜类，鳅、鳗、鲇等之鱼类隶焉。

庚　圆椎　独乐、喇叭、笠、伞、蜡烛、桶、洋灯、杯、壶、臼、杵、锥、锚、电灯罩等隶焉。

又有结合七种之形态，成多角体之轮廓。凡花草虫鱼鸟兽人物山水等，属此类者甚多。

水彩画略论

西洋画凡十数种，与吾国旧画法稍近者，唯水彩画。爰编纂其画法大略，凡十章。以浅近切实为的，或可为吾国自修者之一助焉。

第一章　水彩画材料

第一节　绘具箱

绘具箱即颜料盒，铁叶制、外涂黑色，内涂白色，中以铁叶分划隔开，贮各种绘具（即颜料）。

绘具有两类。（甲）乾制之绘具，与吾国之颜料相似，久藏不变色。惟用时须以笔搅之，易与他色相掺杂不能十分纯洁。然价值较廉，日本中小学校多用之。（乙）炼制之绘具，以溶解之颜料入铅管贮之，用时挤出少许，用毕所余之残色，弃去不再用。故其色清洁纯粹，无污染之虞。今日本水彩画家皆用之。

水彩绘具共有七十余种，必备者约十六色，其名如下：



	法　　名	英　　名
一	Blane de Chine	Chinese white
二	Jaune de Citron	Lemon yellow
三	Cadmium Clair	Cadmium yellow Pale
四	Cadmium fonce	and deep
五	Ochre jaune	Yellow ochre
六	Vermillon	Vermilion
七	Grance fonce	Rose madder
八	Grance rose dore	Pink madder
九	Ronze de Pouzzolle	Light red
十	Violet demars	Mars violet
十一	Vert emeraude	Veronese green
十二	Vert Vegetal	Hookers green
十三	Indigo	Indigo
十四	Bleu de Prusse	prussian blue
十五	Bleu de Cobalt	Cobalt blue
十六	Bleu dontremer	French ultramarine

今更说明其颜色并用法如左（下）。

（一）Chinese white（以上皆单举英名）其质细而纯白，即吾国之铅粉。水彩画家常用之，与他色混合，不损他色。大抵光线极强之部分，与远景之空气，用之最为合宜。

（二）Lemon yellow 淡黄色，混红色能得肉色。空之部分，又草叶树叶之柔和调子，尝用之。

案调子者，色彩调和之谓，与音乐家所用之名词“调子”，文章家所用之名词“格调”，同一意义。

（三）（四）Cadmium yellow Pale and deep 亦黄色，混红色或青色，能得华丽之色彩。（三）较淡，（四）较深。



（五）yellow ochre 不透明之柔黄色，与 Ultramarine 混和，得绿色。

（六）Vermilion 不透明之朱色，混黄色用于明之部分。混 Cobalt 或 ultramarine 之蓝色，用于暗之部分。

（七）Rose madder 玫瑰红色，无论明部或暗部皆可用之。与 Lemom yellow 或 Cadmium yellow 混合得肤色。

（八）Pink madder 亦美丽之淡红色，绘人体或花卉必用之具。

（九）Light Red 灰红色，与吾国所用之赭石相似，其用甚广，与 Ultramarine 混合，得灰色。

（十）Mars violet 半透明之肉色，与他色混，能得美丽之色。

（十一）veronese green 美丽之绿色，绘人体或树木山野，不论明暗部分，皆可用之。

（十二）Hookers green 亦绿色，较前稍深，其用甚广。

（十三）Indigo 不透明之暗蓝色，与黄色混，得绿色。

（十四）Prussian Blue 透明强蓝色，混黄色，得美绿色；又画天空与水面，得清澈之趣。

（十五）Cobalt blue 半透明之美蓝色，不论明部暗部，皆可用之。混朱或红，得紫色，少加黄色，得温灰色。又画天空或水面，常用之。

（十六）French ultramarine 半透明之青色，阴影部分多用之。混黄色，得种种之绿色。

以上所言，特其大略。至配合之方法，皆在自己实地试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不赘述。

其绘具箱之价值，最廉者一角八分，笔二支，干制颜色十色附（日本制）然粗劣不适用。最昂者约十元左右（英制或法制），炼制颜色十余色附。



第二节　笔

毛笔　以貂毛为最良。此种笔专为水彩画制，大小有十数种。择购三四种已可敷用。其价值不甚昂，日本制者尤廉。

海绵笔　洗画上之颜色用，大小有数种。

铅笔　画草稿用。H者，硬之记号，B者，柔之记号。若记号递加者，其硬柔之度亦递加。学者择与自己顺手者用之，不必拘泥。

第三节　纸

第一种　OW纸　此种纸为英国水彩画协会之特制，在日本购，每张四角。

第二种 whatman 纸（译为“画用纸”）此种用者最多，其价亦稍廉。

此外各种纸，皆不适用。不赘述。

第四节　画板

有大小数种，或自制亦佳。惟木料须坚而平，俾不致有凸起之虞。

未画之前，将画纸裁好，铺画板上，用净水拂拭数次。迨纸质湿透，用纸条抹浆糊，贴其四周，待干后再著色彩。

第二章　水彩画之临本

欧美新教授法，初学绘画，即由写生入手，不用临本。然吾国人知识幼稚，以不谙画法者，强其写生，如坠五里雾中有无从著手之势。况水彩著色，最为复杂。倘不先用临本，知其颜料配合之大概，即从事写生，亦有朱墨颠倒之虞。故初学水彩画，当先用临本。迨稍谙门径，然

后从事写生，较为便利。日本水彩画临本，无佳者。以余所见，英国伦敦出版水彩画帖数种尚适用。胪列其名如左（下）：

Vere Foster' s water Colour books

（1） Landscape Painting for beginners First Stage.（山水）

（2） Landscape Painting for beginners Second stage.（山水）

（3） Animal painting for beginners.（动物）

（4） Flower Painting for beginners.（花卉）

（5） Simple Lessons in Flower Painting.（花卉）

（6） Simple Lessons in Marine Painting.（海景）

（7） Simple Lessons in Landscape Painting.（山水）

（8） Studies of Trees.（树木）

（9） Advanced Studies in Flower Painting.（花卉）

（10） Advanced Studies in Marine Painting.（海景）

以上一至七，皆浅近者；八至十，皆稍深者。以上各种，日本东京丸善株式会社有售者。每册价值约在一元以外。

每册有画十数幅。每画一幅，有说明论一篇。虽英文，然甚浅近。不通英文者，不妨略之。



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

中世古典派文学（Classic）瑰伟卓绝，磅礴大宇，及十八世纪初期，其势力犹不少衰。操觚簪笔家佥据是为典则。其后承法兰西革命影响，而烈热真挚之诗风，乃发展为文艺界一大新思潮，即传奇派（Romantic）是。迨至十九世纪，基于自己之进步，现实观之发达，乃更尚精致之描写，及确实之诗材，而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遂现于十九世纪后半期。及夫末叶，反动力之新理想派，乃萌芽于欧洲。

以上其概略。更分述之如左（下）：

第一章　英吉利文学

当十八世纪之末叶，冷索单调之诗文，浸即衰废。研究古诗民谣者日益众，故其文学富于清新之趣。至一七九八年 W. Wordsworth 与 S. T. Coleridge 合著之《抒情诗集》（Lyrical Bollades）乃现于世。两氏唱诗文之革新，为真挚文学之先驱，世称为近世诗学之祖，又谓一七九八年为英吉利文学诞生之年。W.Wordsworth（1770—1850）之作品不炫奇异，然清新高远，热情奔放为其特长。

S.T.Coleridge（1772—1834）学问深邃，思想幽渺，且具锐利之批评眼，其作品以格调之真挚，押韵之自由为

世所叹赏，门人友戚受彼之感化者甚众。

其后 Walter Scott（1771—1832）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两大家出。Scott 有戏曲的天才，其文雄健，其诗丰丽，为历史小说之祖。Byron 之诗，久传诵于世界大陆，近世文学颇受其感化。氏贫困又苦于家室之累，因于一八二四年去故国，投希腊独立军，遂死其地。

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亦因教权之压抑，避居南欧，为薄命理想之诗人。其作品幽婉高妙，且示神秘之倾向。

承大革命影响之诗风，止于 Shelley。其时又有以卓绝之才识开辟一新诗风者，即 John Keats（1795 - 1821）是。氏所著之诗，凡古典之精神及绚烂之色彩，两者兼备。故外形内容皆纯洁完美，无毫发憾。

Alfred Tennyson（1809 - 1892），世称为十九世纪集大成之诗家。其名著 The Princess（1847 年出版）In memoriam（1850 年出版）Idyls of the king（1859 年出版）为世所传诵。

Robert Browning（1812—1889）与 Tennyson 齐名，以笔力之怪郁，涉想之高峻称于世。

此外 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1882）及 William Morris（1834 - 1896）共于绘画界受 Pre - Raphaelitism 派之感化。其抒情诗篇，写中古之趣味及敬虔之信念。

Algernan Charles Swinburne（1837 - 1909），亦属此派，学问深邃，以诗歌之形式美，卓绝于现代之文坛。

本世纪之小说界，Scott 颇负盛名，至 Vietoria 时代，Charles Dickens（1812 - 1870）及 William makepeace Tnack - eray（1811 - 1863）两大家出，前者善描写市街之光景及



下民之状态；后者善以轻妙之语调描写上流绅士社会之表里，共于小说界放一异彩。

George Eliot（1816—1880）及 Charles Kingslay（1819—1875）亦以思想之高远与语调之雄浑名于时。至最近 Stavanson（1850—1894）以劲健洒脱之文体，作美文小说。Meradith（1828—1909）以高远之思想，精微之观察，雄飞于现代文坛。其他 Charles Lemb（1775—1834）De Ouincey（1785—1859），共以独特之散文，随笔负盛名。

至本世纪之中叶，英吉利批评大家有 Carlyle 及 Macaulay，其后 Ruskin - Arnold - Pater - Symonds 等相继兴起，为评论界放灿烂之光彩。

Carlyle（1791—1881），思想雄浑，笔力遒劲，著有《英雄崇拜论》（Heroworship）传诵一时。彼始于文艺批评，其后渐进于社会批评、文明批评之方面。

Macaulay（1800—1859），其前半生为政界之伟人，作印度帝国之基础；后半生为批评家，执评坛之牛耳。其大作《英吉利史》为不朽之名著。

Ruskin（1819—1900）世称为十九世纪之预言家，于英吉利为美术评论之先辈。其代表之大作为《近世画家论》（modern Painters），力持自然主义，为美术界所惊叹。此外，研究艺术之著述有《建筑七灯》（The Seven Lamps architec - ture）等，评论正确，文章亦幽丽可诵。

Arnold（1820—1888），思想雄大高峻，且富于雅趣，实在 Ruskin 之上。一八六五年出版之《批评论集》（Essays in Criticism）为其代表之作。

以上所述之 Ruskin 及 Arnold 二氏，为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批评坛之代表。

Pater（1839—1894），精于修词，其文体足冠近代。

著有《文艺复兴史之研究》（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关于文学美术，研究精审，颇多创解。

Symonds（1840—1893）与 Pater 同精于文艺复兴期之研究，著有《伊大利文艺复兴论》（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氏于评论文学美术外，兼及于政治宗教之方面。

十九世纪剧坛名家，以 Pinero（1855—），Henry Arthur Johns（1851— ）Shaw（1856—）等最负盛名。

编者按：此文原有多章，因《白阳》只出诞生号一期，故仅刊出《英吉利文学》第一章，余已散失。



西洋乐器种类概况

西洋乐器之分类有种种之方法，兹依最普通之分类法，分为弦乐器、管乐器、击乐器及金制乐器四种。

第一章　弦乐器

弦乐器分为二种：一为用弓之弦乐器，一为弹拨之弦乐器。兹分述之如下：

第一节　用弓弦乐器

小四弦提琴 Violin　于弦乐器中属于最高音部。其音色幽艳明畅，富于表情，强弱自由，能现音度之微细，为合奏之乐器，又可独奏，常占乐器之王位。其起源言人人殊，然由亚东传来，殆无疑义。然古时之制粗略不适用。至十七世纪之末叶，制法始完备如今日之形状。

附插图：一、小四弦提琴　正面及侧面。二、小四弦提琴用弓。三、小四弦提琴调弦谱（第一、二、三、四、弦附 AEDG 符号）。四、演奏之姿势。五、小四弦提琴之全音域。

大四弦提琴：（附图）大四弦提琴调弦谱，最大四弦提琴调弦谱。中四弦提琴侧面（图）中四弦提琴调弦谱。

小四弦提琴调弦之法如图式。四弦合之，其音域可达于三个八音半。其奏法以马尾张弓，磨擦弦上。

中四弦提琴 Viola alto　较小，四弦提琴之形稍大，其制法无稍异；但其音各低五度。调弦之法如上图。合奏时常属于中音部。音色稍有幽郁沉痛之感。独奏时有一种男性的热情。

大四弦提琴 Cello　其形与前同，但甚大，奏时当正坐以两腿挟其下体。调弦法如上图，于合奏时属于低音部，独奏时亦有特别之趣味。

最大四弦提琴 Double Bass　其形较前犹大，高过人顶。合奏时属于最低音部，奏时须直立，调弦如图式。形状太大，故其技巧不如前三者，不能独奏。

以上四种乐器，为弦乐中之主要，其音域至广，如图。

第二节　弹拨弦乐器

竖琴 Harp　普通者有四十六弦，由踏板可以变易调子。管弦合奏时，用圆底提琴 mandalin，腹面为扁平之半球形，有四弦。调弦法与小四弦提琴同。

六弦提琴 Guitar　形较小四弦提琴稍肥，有六弦。

长提琴 Banjo　腹圆颈长，形较前者稍大，有四弦。

以上三种乐器，管弦合奏时，不加入。

附图：四种用弓弦乐器合计之音域，六弦提琴调弦谱、圆底提琴、六弦提琴、长提琴（图略）。

第二章　管乐器

管乐器分木制管乐器及金制管乐器两种。木制者其音色有柔婉温雅之特色，金制者有豪宕流畅之表情，用时虽不如弦乐能传写乐曲之精微，然其音色丰富洪大，为其特色。兹分述之如下：



第一节　木制管乐器

横笛 Flute　于管弦合奏时，常与小四弦提琴共占最高音部之位置。又横笛中又有小横笛 piccolo 一种，其音更高。横笛之音量不大，然清澄明快，于管乐中罕见其匹。

竖笛 Oboe　与横笛同属于最高音部。又在同种类之中，竖笛 English horn 属于中音部。次中竖笛 Bassom 属于次中音部。大竖笛 Fagotto 属于低音部。是种皆有口簧，依其振动发音。其音色皆带忧郁之气，有引人之魔力。

单簧竖笛 Clarinet　与竖笛相似，但口簧仅有一个；又口形之构造亦稍异。此种乐器，可依调之如何而更变。其乐器共有 A 调 B 调 C 调三种，表情丰富，强弱自由，又有低音单簧竖笛 Bass Clarinet、其音较低。

附图：横笛、小横笛、单簧竖笛（图略）。

第二节　金制管乐器

高音部喇叭 Trumpet　其音勇壮活泼，但易流于粗野。

小高音部喇叭 Cornet　与前者相似，其音色稍柔。

细管喇叭 Trombone　有中音、次中音、低音三种，音色壮大豪宕，能奏强音，为管乐中第一。

猎角式喇叭 Hron　又名 French horn 为管乐器中最富于表情者。音色有优美可怜之致。

新式喇叭　为近世改良者，有最高音、高音、次中音、低音、最低音六种。然管弦合奏时，用者甚稀。至近时用者杈有低音一种。

（本文附图均从略）。

石膏模型用法

第一章　石膏模型为学图画者最良之范本

自来图画专门之练习，每取古代制作品及其复制品为范本。但近来于普通教育图画之练习，亦采用此法。其范本以用石膏制之模型为主。

普通教育设图画科，不仅练习手法，当以练习目力为主。此说为今日一般教育家所公认。因眼所见之物体，须知觉其正确之形状。此种知觉之能力，为一般人所不可缺。但依旧式临画之方法以养成此种之能力，至为困难。于是近年以来，欧美各国之普通教育，以实物写生为图画之正课，即用兼习临画者，亦加以种种限制。因临画之教式，教以一定之描写法，利用小巧之手技似甚简便；然能减杀初学者之独创力，生依赖定式之恶习惯，且于目力之练习毫无裨益。故学图画者，当确信实物写生为第一良善之方法。

实物写生，取日常所用简单之器具为范本，固属有益。胆初学者练习画线，以单纯之直线曲线构成之物体为宜。又练习阴影，以纯白之物体为宜。石膏模型，仿实物之形状，以美妙之直线与曲线构成，其色纯白，阴影处无色彩错乱之虞。阴阳浓淡之程度，容易判别。故学图画



者，当确信石膏模型为实物写生用第一完全之范本。

石膏模型分二钟：

一　摹仿古今雕塑之名品杰作之复制品

二　作者摹仿实物之创作品

写生练习用，以第一种为宜。因以艺术上之名作为范本，自能悟解线形及骨相纯正之状态，且可以养成审美之智识。

第二章　收藏法

石膏模型，质甚脆弱，最易破坏，且图画用之模型，以纯白为适用。故须注意收藏，不可使受尘埃及油烟。其它污点斑纹亦不可有。

石膏模型当贮藏于标本室，不可陈列于图画讲堂。因生徒常见此种标本，日久将毫无新奇之感情，故须另设收藏室，临画时再搬入讲堂。

第三章　教室之选定及室内之设备

写生用教室须高广，向北一面开玻璃窗。如以寻常教室充用，当由一面取光线。倘由二面或三面光线混入，模型之阴影将紊乱，初学者甚困难。

室内之设备，当依其室内之形状酌定，无一定之程式，模型或近壁或在室之中央。如近壁时，壁面以浓色为宜，否则亦可挂布幕以为模型之背景，俾生徒观察物形之外线能十分明了。模型台之高低，当与多数生徒之视线在同一之平位为适宜（生徒座位前列低，后列高，最后列者每直立，故视线之高低不能统一）。



第四章　图画之材料

普通学校图画用纸，虽无一定之限制，但须择其纸质强固，纸面不甚光滑者为宜。描写之材料，有铅笔木炭及黑粉笔等。但其中以木炭为最适用。故西洋各普通学校皆专用木炭。日本之普通学校，从前专用铅笔，近亦兼用木炭。



序　跋

《二十自述诗》序

堕地苦晚，又撄尘劳。木替花荣，驹隙一瞬。俯仰之间，岁已弱冠。回思曩事，恍如昨晨。欣戚无端，抑郁谁语？爰托毫素，取志遗踪。旅邸寒灯，光仅如豆，成之一夕，不事雕劖。言属心声，乃多哀怨。江关庾信，花鸟杜陵。为溯前贤，益增惭恧！凡属知我，庶儿谅予。庚子正月。



《李庐印谱》序

繄自兽蹄鸟迹，权舆六书。抚印一体，实祖缪篆。信缩戈戟，屈蟠龙虵。范铜铸金，大体斯得，初无所谓奏刀法也。赵宋而后，兹事遂盛。晁王颜姜，谱派灼著。新理泉达，眇法葩呈。韵古体超，一空凡障，道乃烈矣。清代金石诸家，收辑探讨，突驾前贤；旁及篆刻，遂可法尚。丁黄唱始，奚蒋继声，异军特起，其章章焉。盖规秦抚汉，取益临池，气采为尚，形质次之。而古法畜积，显见之于挥洒谂，与谂之于刻画。殊路同归，义固然也。不佞僻处海隅，味道懵学，结习所在，古欢遂多。爰取所藏名刻，略加排辑，复以手作，置诸后编，颜曰《李庐印谱》。太仓一粒，无裨学业，而苦心所注，不欲自薶。海内博雅，不弃窳陋，有以启之，所深幸也。



《诗钟汇编初集》序

己亥之秋，文社叠起，闻风所及，渐次继兴。义取盍簪，志收众艺。寸金双玉，斗角钩心。各擅胜场，无美弗备。鄙谬不自揣，手录一编。莛撞管窥，矢日惭讷。佚漏之弊，知不免焉。尤望大雅宏达，缀而益之，以匡鄙之不逮云。当湖惜霜仙史识。

（内书："当湖惜霜仙史编辑"·"庚子莫春，李庐校印"。）

《李庐诗钟》自序

索居无俚，久不托音。短檠夜明，遂多羁绪。又值变乱，家国沦陷。山邱华屋，风闻声咽。天地顿隘，啼笑胥乖。乃以余闲，滥竽文社，辄取两事，纂为俪句。空梁落燕，庭草无人。只句珍异，有愧向哲。岁月既久，储积寖繁。覆瓿摧薪，意有未忍。用付剞劂，就正通人。技类雕虫，将毋齿冷？赐之斧削，有深企焉。庚子鼓平月。



《城南草堂笔记》跋

云间许幻园姻谱兄，风流文采，倾动一时。庚子初夏，余寄居城南草堂，由是捉膝论文，迄无虚夕。今春养疴多暇，数日间著有笔记三卷，将付剞劂。窃考古人立言，与立德立功并重。往往心有所得，辄札记简帙，兼收并载，积日既久，遂成大观。如宋之《铁围丛谈》，本朝《茶余客话》、《柳南随笔》之类。今幻园以数日而成书三卷，其神勇尤为前人所不及。他日润色鸿业，著作承明，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则幻园之学，岂遽限于是哉。时在辛丑元宵后，余将有豫中之行，君持初稿属为题词，奈行李匆匆，竟未得从容构想。爰跋数语，以志钦佩。当湖惜霜仙史李成蹊漱筒甫倚装谨识。

为杨白民书座右铭跋

古人以除夕当死日。盖一岁尽处，犹一生尽处。昔黄檗禅师云：预先若不打彻，腊月三十日到来，管取你手忙脚乱。然则正月初一便理会除夕事不为早，初识人事时便理会死日事不为早。那堪荏荏苒苒，悠悠扬扬，不觉少而壮，壮而老，老而死。况更有不及壮且老者，岂不重可哀哉！故须将除夕无常，时时警惕。自誓自要，不可依旧蹉跎去也。

余与白民交垂二十年，今岁余出家修梵行，白民犹沉溺尘网。岁将暮，白民来杭州，访余于玉泉寄庐，话旧至欢。为书训言二纸贻之，余愿与白民共勉之也。戊午除夕雪窗大慈演音。



旭光室额跋

余来三衢，未一谒宰官居士；惟治行前朝，尝过莴庐（一作硕果巷）乞吴明经书旭光室额。于时朝曦入檐，沉寒在袖。明经焚香扫地，举笔拜手而后落墨。曰：“吾书未工，诚意为贵”也。明经字子弓，年七十九。目微盲能作大字。通考据性理之学。安德忘贫，不慕荣利，三衢多耆宿，君其首出矣。

《朱贤英女士遗画集》题辞

壬子春，予在城东授文学，贤英女士始受予教。其后屡以书画，乞为判正，勤慎恳到，冠于同辈。未几负疾，废学家居。前年侍母朝普陀，礼观音大士，受三归依。自是信佛至笃，修习教典，精进靡间。去岁四月，余来沪，居城东，贤英过谈半日。勉以专修持名念佛，毋旁骛他法。其时贤英至心信受，深自庆幸。乃以幻缘既尽，殇于岁晚。净业始萌，朝露溘至，可叹嘅也。比者，同学将集其遗画，影印辑帙，以志哀思；远征题辞于予，为记其往昔因缘如是。



赠夏丏尊篆刻题记

十数年来，久疏雕技。今老矣，离俗披剃，勤修梵行，宁复多暇耽玩于斯？顷以幻缘，假立臣名及以别字，手制数印，为志庆喜。后之学者览兹残砾，将毋笑其结习未忘耶？于时岁阳玄黓吠舍佉月白分八日。余与丏尊相交久，未尝示其雕技，今赍以供山房清赏。弘裔沙门僧胤并记（案所刻五印皆白文，为“大慈、弘裔、胜月、大心凡夫、僧胤。）

《五戒持犯表记》序

壬戌岁晚，幻居永宁，研寻毗奈耶藏。辄以时暇，检灵峰《五戒相经笺要》，旁参有部律文等，纂辑《五戒持犯表记》一卷。区分章节，排比表相，悉出创作，意在简要。草稿既就，庋置箱箧。比以孟由居士劝请弘布，乃披旧册，略事修治，并增《三归略义》、《八戒略义》二篇，敬贻来世。冀抱瓮爝火，倘有微益。岁在癸亥磨祛月黑分褒洒陀日，学律沙门昙昉书。



《大方广佛华严经净行品》偈后记

上海黄涵之居士，以影印扶桑本《续藏经》施三衢佛学会，卷帙之富，仞房盈阁。见者闻者，靡不欢喜踊跃，叹为希有。余以夙庆，叨预劝请之末，为写《华严净行品偈》一卷，并节录清凉疏文以奉居士，藉答法施之恩焉。于时病热逾月，缠绵未已，努力振毫，无敢怠懈。始于五月四日，写二十三愿，五日写二十四愿，六日同七日热剧，写十六愿，遂辍。日夕热益进，终夜惛惚。八日写八愿，九日小愈，写二十四愿，十日写二十二愿，经文都讫，宿痌亦霍焉若失。是诚佛慈冥加，匪可思议者矣。聊记时事，存之末尘，以示来贤焉。

改元后十三年岁在阏逢沙门昙昉撰。

《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序

余于戊午九月，出家落发。其年九月受比丘戒。马一浮居士贻以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并宝华《传戒正范》，披玩周环，悲欣交集，因发学戒之愿焉。是冬获观《毗尼珍敬录》及《毗尼关要》，虽复悉心研味，而忘前失后，未能贯通。庚申之夏，居新城贝山，假得弘教律藏三帙，并求南山《戒疏》、《羯磨疏》、《行事钞》及灵芝三记。将掩室山中，穷研律学；乃以障缘，未遂其愿。明年正月，归卧钱塘，披寻《四分律》，并览此土诸师之作。以戒相繁杂，记诵非易，思撮其要，列表志之。辄以私意，编录数章，颇喜其明晰，便于初学。三月来永宁，居城下寮。读律之暇，时缀毫露。逮至六月，草本始讫，题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数年以来。困学忧悴。因是遂获一隙之明，窃自幸矣。尔后时复检校，小有改定。惟条理错杂，如治棼绪。舛驳之失，所未能免。幸冀后贤，亮其不逮，刊之从正焉。时后十三年岁在甲子八月，大慈后学演音敬书。



校刻《五戒相经笺要》校序

《五戒相经笺要》，今有二本。金陵新刻，校点疏略，文字句读并多讹舛。旧刻莫审所出，较前为善，而流布者希，觅求非易。今检丽藏古本，旁考大律，详校经文，小有改订；并分章节，指序条贯。虽于文义，不无割裂，取便初学，非无益矣。别述补释三章，录于卷末。敢以浅学，向附前规。明哲倘览，幸为研尽，备其未详也。于时十三年岁阳阏逢沙门昙昉。

金陵刻《华严疏钞》题记

甲子秋月，富阳丁居士群乎，颁赠金陵刻《华严疏钞》二百四十九卷，供养晚晴院者，既已半载。今岁中春，开元盛法师过言，欲学华严，无力觅求。余闻其胜行，随喜赞叹，出昔所藏付之。尔后有所检寻，辄披《频伽大藏》或扶桑《续藏》。斯二藏本，校点未精，反复玩索，弥损心力。比者，海盐周居士玲孙，复以金陵刻《疏钞》而为檀施，欢受顶戴，寻览忘疲。余宿以多幸，数感灵文，自庆胜因，岂不忭跃。清凉云："不入余人之手"。《出现品》云："此法门不入一切余众生手，唯除诸菩萨摩诃萨。"何幸捧而持之！积行菩萨犹迷，何幸探乎幽邃。亡躯得其死所，竭思有其所归。其犹溺巨海而遇芳舟，坠长空而乘灵鹤。庆跃之至，手舞何阶。故感之庆之，唯圣贤之知我也。"讽斯玄言，弥益悲恋。谨以题记，奉之没齿。太岁在乙丑十一月九日永宁晚晴院沙门昙昉敬书于华藏堂。

明年岁次析木腊八日，敬以转施蔡丐因居士，愿同受持读诵善学，生生世世，永为同行善友。月臂。



胡寄尘编《四上人诗钞》题记

禅宗诸师所撰诗偈，多寓玄旨，非思量卜度能了知也。或惟玩其藻，冲穆清逸，亦足淡世情而遗荣利。寄尘居士，近辑《四上人诗钞》，以巧方便，导俗砭世，意至善也。音初剃染，披寻雪窦语录，于其诗偈，有能默诵者。犹忆一绝云：“六合茫茫竟不知，灵山经夏是便宜。虚堂夜静闲无事，留得神僧立片时。”是所谓空灵觉悟也。寄尘之辑，倘亦有感于斯。用志数言，以墨其端。沙门如眼书。

晚晴院额跋

唐人诗云："人间爱晚晴"，髫龀之岁喜诵之。今垂老矣，犹复未忘，亦莫自知其由致也。因颜所居曰晚晴院，聊以记念旧之怀耳。书者永宁陶长者文星，年九十三。陶长者既为余书晚晴院额，张居士蔚亭，并写此本。耄德书翰，集于一堂，弥足珍玩，不胜忭跃，沙门弘一识。



《华严集联三百》序

割裂经文，集为联句，本非所宜。今循道侣之请，勉以辍辑。其中不失经文原意者虽亦有之，而因二句集合，遂致变易经意者，颇复不尠。战兢悚惕，一言三复，竭其驽力冀以无大过耳。兹事险难，害多利少，寄语后贤，毋再赓续。偶一不慎，便成谤法之重咎矣。

华严全经有两译：一晋译有六十卷三十四品，二唐译有八十卷三十九品，若其支流一品别译者，凡三十余部。唯唐贞元译《普贤行愿品》四十卷，传诵最广。盖是晋、唐译全经中《入法界品》别译本也。今所集者，都三百联。自晋译华严经偈颂中集辑百联（附录四联，原文连续，非是集缀）。自唐译华严经偈颂中集辑百联（附录集句二十五联，为前百联之余；又附八联，原文连续，非是集缀）。自唐贞元译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偈颂中集辑百联（附录二联，原文连续，非是集缀）。

后贤书写者，于联句旁，或题曰“某译华严经偈颂集句”，或题曰“某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偈颂集句”，或题曰“某译大方广佛华严经某品某品偈倾集句”。集字勿冠经名之上，昭其敬重耳。

辑录联文，悉依上句而为次第。唯唐贞元译七言末四联，补集后写，未依经次。字音平仄，惟调句末一字，余字不论。一联之中，无有复字。唯晋译八言第一，重如字，以义各异，姑附存之。



只句片言，文义不具；但睹集联，宁识经旨。故于卷末，别述《华严经读诵研习入门次第》一卷。唯愿后贤见集联者，更复发心，读诵研习华严大典。以兹集联为因，得入毗卢渊府，是尤余所希冀者焉。于时岁次鹑首四月二十一日、大回向院胜髻书。



华严经普贤行愿自在菩萨章序

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观自在菩萨章序

此《观自在菩萨章》，依《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撷录。是品有三译：一为晋译，二为唐译，皆名《入法界品》；三为唐贞远译，即是今本，具云《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今取《善财童子参观自在菩萨章》，别为一卷，冀与《法华经·普门品》并以流通焉。是章之前，为《毗瑟底罗居士章》。居士既为善财童子广说三昧境界已，复谦已推胜；其次，乃劝教趣入指示后文，即是本章大文第一。

案：清凉疏科判，恋德礼辞已上之文，皆属前章。而依此节录，删其前文，颇有未安。尔后别检云华《搜玄记》旧科：初明劝教趣入，二依教进入。即将前文括入此章之内，则辞义完整 极为适宜矣。故今甲乙二科，悉宗云华旧式。丙科已下，仍依清凉。

此经译文有与梵本少异者，清凉疏中颇加辨正。今依疏文，改订二处：一离诸病怖下，原译文有“离懈怠怖”四字。清凉疏云：梵本旧经皆无此懈怠怖。懈怠何畏？若谓懈怠乃是智人，今准删去（今印本当第三页第二十一行）。二偈文中，“如是之人”等二句，原译文无；今准疏增人（今印本当第六页第六行）。

是章所说“普门示现”之义，较诸《法华》尤为广



备。故清凉疏云：或以布施下，即普现之义。有十一句（今印本当第三页第十一行讫于第十六行）。初四即“四摄”摄，次六即三业摄，后一即万类摄。然此十一，方法华严经三十五应，乍观似少，义取乃多。谓三十五应，乃是此中或现色相及说法耳。五又三十者，略举大纲。万类殊形，岂当局定。悲门摄广，此土缘深。未有倾心不蒙济，愿常称念，思其法门。

岁次壬申三月大华严寺沙门亡言敬记。



《地藏菩萨本愿经白话解释》序

己巳九月，余来崎山，居金仙寺。翌日，宅梵居士过谈，赍彼所作五言古诗一卷，余谓其能媲美陶王，求诸当世未之有也。是岁十月，天台静权法师莅寺，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义。余以本愿章疏，惟有科注一部，渊文奥理，未契初机。乃劝宅梵撰白话解，而为铃键。逮于明年，全编成就，乞求禾中古农长者以剟正之。尔将付刊，请书序言，为述昔日斯事因缘，以示后之学者。于时后二十二年岁次癸酉二月贤首院沙门胜臂。



圈点《南山钞记》跋

剃染后二年庚申，请奉东瀛古版《行事钞记》，未遑详研。甲子四月，供施江山。逮于庚午六月，居晚晴山房，乃检天津新版，详阅圈点，并抄写科文，改正讹误。迄今三载，始获首尾完竣。是三载中，所至之处，常以供养奉持。辛未二月居法界寺，于佛前发专学南山律誓愿。是夏居五磊寺，自誓受菩萨戒，并发弘律誓愿。腊月移居伏龙，壬申九月归卧永宁，十一月至南闽，讲《含注戒本》于妙释寺，讲《随机羯磨》于万寿岩。癸酉五月居温陵大开元寺，越二月，乃得点录校竟，并为述斯事始末，以示后贤，演音谨记。



记厦门贫儿舍资请宋藏事

二十二年夏历六月，厦门妙释寺募资乞请宋《碛砂藏》，既已倡布。于十五日，有贫母携儿诣僧房中，舍资一圆，谓愿以此助请宋藏。问：何人施？曰：小儿施。问：是一圆何因而得？曰：曩母常持一钱与儿，自求所须，儿不靡用，乃以聚储。母数数与，绵历岁时，始为一钱，暂盈一圆。久置儿怀，视若球璧。今日侍母诣寺礼佛，闻他人言募请宋藏，欢欣舞跃，叹为胜缘。遂舍所宝而随喜焉。儿衣敝衲，赤足无履，未及童年，名武彝也。甲戌正月沙门弘一演音撰。

《地藏菩萨本愿经说要》序

余以闇愚，获闻大法，实由地藏菩萨本愿摄之，蕅益大师《宗论》导之。战兢自勉，垂二十载。常念慈恩，未尝一日忘也。去岁大醒法主曾辑《蕅益大师集》，既已付刊；近复赍示《地藏菩萨本愿经说要》草稿，殷勤三复，不胜庆跃！为述昔缘，以证志同道合焉。岁次甲戌三月，晋水尊胜院沙门一音。



《随机羯磨疏》跋

《随机羯磨》，今所传者有数本。敦煌石室写本（北京图书馆藏），旧宋藏（宋崇宁三年刊，日本宫内省藏）、高丽藏（宋绍兴二十一年刊）、宋藏（宋熙宁三年刊）、元藏、明藏及宋碛砂藏、清藏，并明清别刊本等。宋元诸藏讹舛极多。明藏虽稍校正，亦多妄改；唯高丽藏较为完善。天津刻经处徐蔚如居士，曾披诸本参互考订，以丽藏为主，而参用他本之长，并据南山业疏及灵芝记以为指归（后跋文中具详）。历时年余，乃成此册。正古本之歧误，便初学之诵习，弘护律教，功在万世。居士校刊诸书近二千卷，当以此册为最精湛。而扶衰救弊之功亦最伟矣。今复检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详为复校，与旧宋藏及宋元明藏并南山疏钞灵芝记文，精密审定，稍有修改，俾臻完璧。学者读此，应生难遭之想。宋元明藏本中，此书讹误最多，舛错脱落，满纸皆是，唯有掩卷兴叹，束之高阁。若无今校订本，决定无人能诵习者。南宋已后，南山律教渐以淹没，殆由是耶。余以夙幸，获读新校订本，欢喜忭跃，叹为希有。誓愿尽未来际，舍诸身命，竭其心力，广为弘传。更愿后之学者，奉持此册，珍如球璧，讲说流布，传灯不绝。俾吾祖律教可以光大炽盛，常耀世间耳。岁次甲戌五月十日沙门演音敬书。

《一梦漫言》序

师一生接人行事，皆威胜于恩。或有疑其严厉太过，不近人情者。然末世善知识多无刚骨，同流合污，犹谓权巧方便；慈悲顺俗，以自文饰。此书所述师之言行，正是对症良药也。儒者云：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余于师亦云然。

九月五日编录年谱摭要讫，复校阅《一梦漫言》，增订标注。九月十三日写《随讲别录》二纸竟。卧床追忆见月老人遗事，并发愿于明年往华山礼塔，泪落不止，痛法门之陵夷也。弘一并记。



《一梦漫言》跋

曩见经目，见《一梦漫言》，意谓今人所撰导俗书也。因求得一册，披卷寻诵，乃知为明宝华山见月律师自述行脚事也。欢喜踊跃，叹为希有。反复环读，殆忘饮食。悲欣交集，涕泪不已。因略为料简附以眉注，并考舆图，别录行脚图表一纸。冀后之学者，披文析义，无有壅滞耳。甲戌八月十日披诵讫，二十五日录竟并记，时居晋水兰若。

见月律师年谱摭要并跋

甲戌九月，依《一梦漫言》及别传摭录；唯举梗概，未能详耳。《漫言》上卷，自记年岁数次，可为依据。今编年谱，准此推衍。下卷谓顺治七年五十岁者，或有舛误，以待后贤改订焉。晋水尊胜院沙门亡言。



《庄闲女士手书法华经》序

十法行中，一者书写。考诸史传，魏唐之际，书写经典，每极恳诚。先修净园，遍种楮树，香草名华，间杂交植，灌以香水。楮生三载，香气四达，乃造净屋，香泥涂地。觅匠制纸，斋戒沐浴，盥漱熏香，易服出入。剥楮取皮，浸以香水。竭诚漉造，经岁始就。又筑净台，于上起屋，乃至材瓦，悉濯香汤。堂中庄严，幡盖铃珮，周布香华，每事严洁。书写之人，日受斋戒。将入经室，夹路焚香，梵呗先引，散华供养，方乃书写。香汁合墨，沉檀充管，下笔含香，举笔吐气。逮及书就，盛以宝函，置诸香厨，安于净室。有斯精诚，每致灵感。或时书写，字字放光；或见天神，执戟警卫；或感瑞鸟，衔花供养。大众仰瞻，咸发弘愿。披函转读，恒灿异光。如是灵迹，史传备载。尝复寻览，辄为忭跃。虽未能至，心向往焉。妙道女士，书法华经，端严精粹，得未曾有。尔将影印，弘传流布。为记先范，冠于卷首，以勖来者，随力奉行。俾获感祐，利有情耳。二十三年岁次甲戌晋江尊胜院沙门月幢，时年五十有五。

《四分律随机羯磨》题记

甘肃敦煌有鸣沙山，山麓有三界寺。寺旁石室千余，壁雕佛像。清光绪庚子岁，因扫积沙，于壁破处见藏书甚多，皆唐人及五代人写本，亦有雕本，佛经尤伙。盖西夏兵革时保存于此也。壁书既已发现，遂多为英法日本诸国学者将去。吾国人更往搜求，精好之本已不可得矣。残余诸本，送存北京图书馆。昔年曾编《敦煌写本佛经草目》一卷刊行。唯完整之本不可多得。又写本中，错讹脱简，充于篇帙，校勘刊布非易事耳。删补羯磨，敦煌石室藏有唐人写本，仅存上卷及下卷末页。今由北京刻经处及天津刊本与之对校，既竟，请余为酌定取舍。因汰其错杂，择其可依准者，录入此册，以备参考焉。甲戌七月十三日剃染十六年，演音谨记。



鼓山庋藏经版目录序

佛典雕镌木版，昔人唯称宋刻。近年于敦煌石室发见佛典，有唐末及五代刊者，乃知刻经始自唐末。然东国扶桑，于神护景云四年，已刊《无垢净光经》，《陀罗尼》四种，其古印本犹存法隆寺中。考彼时代，当吾唐国大历五年，较敦煌发见者犹胜，遂为世界最古佛典雕版焉。尔后东国扶桑，历宋迄清，雕版日盛，印传之本，于今颇有存者，而珍逾球璧。残楮一卷，值及数百，乃至千金。良由彼土学者，博闻好古，深识雕版意趣。近今且有《宁乐刊经史》等诸书传布，为佛典雕版系统之研考。而吾国缁素，犹未闻于此少加意者，不其憾欤！昔年余游鼓山，览彼所雕法华、楞严、永嘉集等楷字方册，精妙绝伦。以书法言，亦足媲美唐宋，而雕工之巧，可称神技。虽版角有少腐阙者，亦复何伤，弥益古趣耳。又复检彼巨帙，有清初刊《华严经》及《华严疏论纂要》，憨山《梦游集》等，而《华严疏论纂要》，为近代所希见者。余因倡缘印布，并以十数部赠与扶桑诸寺。乃彼邦人士获斯秘宝，欢喜忭跃，遂为撮影镂版，载诸报章，布播遐迩。因是彼邦佥知震旦鼓山为庋藏佛典古版之宝窟。然鼓山经版虽驰誉于异域，而吾国犹复湮没无闻。逮及前岁，李圆净居士乃劝请观本法师往住鼓山，理整经版，并辑目录，以开流布之端绪。尔者目录辑就，虚云观本二老人，悉有序言。圆净复请余别书弁辞，以赞鼓山雕版之残胜。为略述之，未尽意耳。岁次甲戌十二月晋水尊胜院沙门演音。

佛说阿弥陀经义疏撷录序

隋唐已来，释小本《弥陀经》者数十家。而云栖《疏钞》、幽溪《圆中钞》、灵峰《要解》，尤为时贤推重。但《疏钞》繁广幽奥，《圆中钞》《要解》，亦复义理精微，非始学所能通贯。唯我律祖灵芝元照大师所出《义疏》，无多高论，妙协经宗，善契初机，深裨后进。惜夫南宋以降，此土佚失不传。元明诸师，咸未获见。逮及清季，乃自扶桑奉返，刊版金陵。三十年来，犹无讲解流布者，岂不以其文约义丰，言近旨远，未有训释，无由弘传耶？甲戌岁晚，余得扶桑国古刊义疏闻持记会本。闻持记者，南宋戒度法久二律师撰述，以释义疏，诠解详明，曲尽疏旨。时禾山万寿岩主，方以解说《阿弥陀经》劝请。余乃披寻义疏，兼考记文，依彼遗轨，随力敷讲。岩主并请别辑义疏撷录一卷，将镂版弘布，以被乐简之机。纂录既讫，为述往缘，用示后贤焉。于时后二十四年龙集乙亥春正月，晋水沙门僧胤居禾山万寿岩念佛堂。



过化亭题记

泉郡素称海滨邹鲁，朱文公尝于东北高阜，建亭种竹，讲学其中，岁久倾圮。明嘉靖间，通判陈公重建斯亭，题曰过化，后亦毁于兵燹。尔者叶居士青眼欲复古迹，请书亭额补焉。余昔在俗，潜心理学，独尊程朱。今来温陵，补题过化，何莫非胜缘耶。逊国后二十四年，岁在乙亥，沙门一音书，时年五十有六。



蕅益大师年谱草稿序

依大师自撰《八不道人传》及成时续传录写；复检《宗论》中诸文增改，并参考别行诸疏序跋补订焉。己未居钱塘初稿，辛酉掩室永嘉改纂，乙亥住温陵月台再治。老病缠绵，精力颓弊，未能详密校理，殊自恧心。

年谱诸文虽有撮录，或加润饰，但悉有所据。若述私意，则写双行小字，上冠“案”字，以区别焉。



元魏昙鸾往生论注题记

癸亥四月，居上海太平寺，依北京新刊补陀光法师校定本标写。今复录补陀法语三则于卷端。时在乙亥岁将暮，晚晴沙门昙昉书。

本妙法师般若心经论解序

余以宿缘，三游南闽。始于戊辰，次已巳，逮及壬申十月，是为最后。其时乃识本妙法师，欢欣忭跃，若晤故人。师遂请住万寿禅寺。翼年癸酉二月在寺讲解随机羯磨，听众云集。五月应（泉州）开元请，暂住晋水。甲戌十一月归卧万寿，时方建念佛堂，集众结七，余为随喜，讲演三日。明岁正月元旦，师请讲说《阿弥陀经》，又复劝以讲稿刊印流布。因集《阿弥陀经义疏撷录》一卷，师为校勘，精密周至。尔后余去晋水，继往惠安。今岁二月始返禾屿，闻师病肺甚剧，病中尝辑《心经论解》，嘱同门弟本愿上人请题序言。余因从彼询其始末。上人谓去岁五月疾始作。师于是时尝发弘愿，誓舍身命宏扬大法。以胜愿力，病稍差减。九月掩室，始辑论解，及十一月纂述成就，复自书写。遂以劳瘁，再致疾耳。师所辑《心经论解》，契理契机，诸家序言既已称扬赞叹，曲尽其旨，宁俟拙朽复为赘词？故唯述往昔因缘，及从愿上人所闻者，粗陈其概，岂足以当弁言耶？

龙集丙子二月，南山律苑沙门弘一演音撰



《佛学丛刊》序

甲丙之际，自扶桑国请奉古刻佛典万余卷，多明季清初刊本。求诸彼邦，见亦罕矣。尔者世界书局主纂辑《佛学丛刊》，乃检三本，付以写抄锓版。一曰《释门自镜录》，唐怀信述。彼邦沙门圆仁《入唐求法请来录》亦载是书，谓为唐惠详集，未审何是。安永元岁壬辰八月，维清乾隆三十七年，扶桑平安庆证寺玄智校刊，并续补十七则附于卷末。一曰《释氏要览》，宋道诚集，宽永十岁癸酉三月，维明崇祯六年雕版。一曰《释氏蒙求》，宋灵芝撰。元本有蠹灭者，扶桑义空校补，宽保元岁辛酉三月，维清乾隆六年摸刻。《自镜录》及《蒙求》，《续藏经》中虽亦辑存，而校雠颇疏。今依古刻，倘差胜耶？局主纂辑丛刊，其意至善。以末世学者恒厌烦广，而乐简文；又复艰于资财。希求廉直。故辑丛刊，唯选经律论译本，及此土撰述卷帙少而易领解者。复精密校刊，廉其直价，广以流布，阐传佛法，利益众生。局主弘愿，盖如是也。余以夙幸，值斯胜缘，岂无忭跃？故述所怀，爰题序云。后二十五年岁集玄枵木槿荣月沙门髻严，时掩室古浪日光别院。



东瀛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通释序

二十三年九月，自扶桑请获是书，都十册二十卷，珍逾拱璧。爰以暇日，略为较点。冀后贤披寻，无有壅滞，而南山圣教弘传不绝耳。晋水沙门弘一演音敬记。

是书写本，未录撰述人名。《佛教大辞汇》载，相传为照远撰。照远律师传，如《律苑僧宝传》及《招提千岁传记》所载。传谓照远撰《资行钞》二十八卷释《事钞记》，《警意钞》十七卷释《戒疏记》，《显缘钞》二十卷释《业疏记》在此方元季)。或疑此通释二十卷非照远撰。一以传中未有撰通释之言；一以通释中，引《资行钞》文者则标“资行”曰，其述己意者则标私曰。区别显然，可见通释撰于“资行”之后，另是一人所撰述也。扶桑律师释《事钞记》者，尚有英心撰《资览决》五卷，通释中亦常引用也。丙子七月记，时居古浪日光别院。



《韩偓评传》序

癸酉小春，驱车晋水西郊，有碑矗路旁，题曰“唐学士韩偓墓道”。因忆儿时尝诵偓诗，喜其名氏；乃五十年后七千里外，遂获展彼坟墓，因缘会遇，岂偶然也。

偓为唐季名臣，晚岁居南闽，略能熏修佛法。生平事迹，散见诸书，而知者盖鲜。乃属高子胜进，摭其概略，辑为一编，以示时贤。尔者紫云诗人施千金，重葺偓墓，晋水诸耆宿赋诗美之。余复为偓写经，回向菩提。而高子所辑传记，亦适于斯成就，可谓千载一时之盛矣。传记将以锓版，为述所怀，弁其端云。丙子八月弘一。

附“唐学士韩偓墓道摄影题记”

唐季变乱，中原士族徙闽者众，偓以孤忠奇节，抗忤权奸，既遭贬谪，因隐南闽。蔬食修禅，冥心至道，求诸季世，亦希有矣。胜进居士为撰偓传，以示青年学子，俾闻其风者，励节操，祛卑污，堪为世间完人，渐以熏修佛法，则是书流布，循循善诱，非无益矣。夫岂世俗文学典籍所可同日语耶？撰录既竟，为题其端，爰志赞喜云。

岁次鹑尾秋暮，晚晴老人居福林。



《养正院亲闻记》后跋

曩者，《养正院亲闻记》发起刊印时，承养正院前教导释普润法师、高胜进居士，养正院学僧释盛求、瑞伽、贤范、贤悟、传深、传扬、广根、道香、妙廉、妙皆、广慎、善琛、传声、心镜、瑞耀、如意、静渊、离尘、智静、广余，及护法王正邦、陈宗泮、施乌格、曾珠娟居士等，各施净财。

兹以此款无有需用，且俟将来附印他种佛书。唯记功德人名于“亲闻记”卷末，以留纪念焉！

弘　一



跋《药师如来法门略录》

曩余在清尘堂讲《药师如来法门》，后由诸善友印施讲录，其时经他人辗转抄写，颇有讹误。兹由觉圆法师捐资再版印行，请余校正原稿广为流布。法师出家以来，于药师法门最为信仰，近拟于泉州兴建大药师寺，其愿力广大，尤足令人赞叹之。

沙门一音



《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题记

戒相多途，非唯一轶。且据枢要，略标四种。一者戒法，二者戒律，三者戒行，四者戒相。此之四条，并出道者之本依，成果者之宗极。故标于钞表，令寄心有在。知自身心，怀佩而法。下为兴道福田，上则三乘因种。自余绍隆佛种，兴建法幢，功德不可思议，岂唯言论能尽。

岁次己卯八月十二日，沙门善梦敬录行事钞文。时居古桃源大蓬峰麓，年六十。



《四分律行事钞·卷上之二》封面题记

南山律师出于隋唐间，博究群宗，独推戒学。稽极圣之洪范，追法密之遗踪。顾眄乎旧章，哀矜乎后学，由是撰述兴焉。首述事钞，统四藏，括两乘，区别异部，搜驳众说，实维持之宏纲，发趣之夷径也。自是九代诸师之作，蔑如无闻。殁后数百年间，霈然莫御。非四依大士垂示后季者，其孰能至于此哉！

己卯八月二十四日，敬录灵芝文于十利律院。

《四分律行事钞·卷上之三》封面题记

萨婆多云：于非众生上，亦得无量戒善功德。如三千世界，下尽地际，伤损如尘，皆得其罪。翻恶戒善，一一尘处，皆得戒善，乃至一草、一叶、一华，反罪顺福，皆得戒门。故善生云：大地无边，戒亦无边，草木无量，戒亦无量。虚空大海，戒德高深，亦复如是。以此文证，理通法界，义须戴仰。

己卯十月九日，敬录钞文，时居桃源大蓬峰。



《四分律行事钞·卷上之四》封面题记

钞云：出家僧尼，真是功德善法之聚，位尊人天，良由于此。注释云："善法聚者，攒无边戒法，归无尽识藏，成善种子，作圣道基。翻无始恶缘，俱为戒善；变有漏苦报，即成法身。我等云何不自珍敬？佛恩深重，粉骨难酬。苦海导师，朽宅慈父。愿从今日，尽于未来，竭力忘身，常赞三宝，广度群品，少答圣慈。"

农历己卯十月初十日敬录。



《四分律行事钞·卷中之一》封面题记

大集法行之言，律颁常一之教，此而不审，余竟何言？中秋晨敬录业疏序句。



《四分律行事钞·卷中之二》封面题记

《杂心》云："未来舍轮王位易，现在不取一钱难。"故今临境深思，未知何人能禀斯嘱，悲夫！灵芝释事钞高铵宝戒中记文。己卯九月二十日六十初度，敬书。

《四分律行事钞·卷中之三》封面题记

《戒疏》云："依能诵戒者，以行不顿成，必待教学；不诵恐忘，将何依据？故制五夏或尽形也。"注释云：以道假行成，行由教立。若非教本，行成虚表，将何依据？斯言有旨。焉得为僧，弃而不顾？

己卯十月三日，圣师涅槃目录。



《四分律行事钞·卷下之一》封面题记

本不了心，妄取尘境，随境起业，业生妄受。今达本妄，体虚不实，自耻往业，交搆所造。如蚕作茧，非他所缠。深生惭愧，誓断妄习。如斯念念，不忘境缘，无量罪垢，自然除净。

己卯十月十二日晨，敬录业疏文。

《四分律行事钞·卷下之二》封面题记

《业疏》云："今集法者，且列名相，依而解之，用在将来。"记云："开明法眼，资补心灵，或委质莲邦，或亲逢三会，或为因行而化物，或作果用而利生。用在将来，所期远矣。"

岁次寿星元朝名字比丘善梦敬录，时年六十又一。



《四分律行事钞·卷下之三》封面题记

《律相感通传·天人》云：所著文翰，《续高僧传》，《广弘明集》等，裨助圣化，幽灵随喜，无不赞悦。至于律部抄录疏义，无足与贰。

庚辰九月六日敬书，时居梵华精舍。



《四分律行事钞·卷下之四》封面题记

其或卒世不闻，无非重障；其或始终无阙，须庆宿因。宜自深思，更增勇励。

灵芝《行宗记》句。九月二十四日敬录，时居桃源山中，掩室编辑表记。

又“余七十暮年，脚疾摧朽。愿求法者，不远关山。今秋气已清，客心飞举。将事终天之别，必爽载面之期。力疾集之，用为送终之赠也。言此饮泪，穷独可悲！”

庚辰九月十日，敬录祖训。一音。



疏铭传记

绍兴开元寺募建殿堂疏

绍兴开元寺，建于梁天监中。当昔全盛之时，金刹梵宇，峻极云表，实为爽垲栖心之所。开堂接众，数逾千百，道风蔚盛，冠于东浙。郡邑士夫，祝釐肄礼，诵宣诏勅，亦聚于是。二千年来，兴衰之迹，记载阙佚，末由详考。今所存者，有乾隆四十五年宋明府拨田开元常住碑记。寻绎词旨，粗可悉其概末焉。清季以来，浸以零落。殿梁摧朽，金像颠覆（罗汉堂中五百罗汉，大半残阙）。池桥之胜，崩榛引塞（晋渡桥、万工池，皆为昔放生之所，今唯存基地。）岁月骛过，芳流歇绝，不其惜乎！比者，闻愿法师卓锡是间，将集善倡，重建殿堂。乃制缘册，倡募资财。余以夙庆，至德同时。预奉余论，顶戴踊跃。辄述缘起，为弁册首。建立佛塔僧坊，福德之殊胜者。冀诸善侣，铭佩仁诱，共加弘赞也。于时岁在昭阳报沙月，释昙昉书于西安莲花寺。



大中祥符朗月照禅师塔铭

吴嘉禾间，将军郑平舍宅建大中祥符禅寺，胜境标绝，为三衢诸刹之冠。绵世浸远，盛衰之迹，靡得详考。清道光中叶，住持僧某，重葺梵宇，敷扬洪业。兴继之美，见述后代。百年以来，玄风坠替，金刹废圮。其有嗣徽绪于往哲、穆道俗以归怀、崇振颓流、阐固法道、若朗月照禅师者，诚末化之芬陀，昏途之宝炬矣。师讳能照，字朗月，一字天心。家浙江江山，族周氏。髫龀之岁，投诣祥符，出家披剃，长禀具足于钱塘昭庆律寺。二十三，任副寺，作务劬勤，行业贞简。后十五年，嗣法住持，严勒清规，增置寺田，缮治祖堂丈室十数楹。自奉俭约，未尝虚糜僧物。性耽寂静，晨灯夕香，晏坐斗室，披寻群曲，以自娱适。老儒吴子弓、江鞠如辈，时扣禅寮。师便延召，披襟致契，谈笑竟夕。宰官搢绅，数数参访者，辄屏不纳。抗行峻节，与世寡和，有古德之遗风焉。宣统二年，僧众集会兴学，延师长其事，固辞不就；而楷定章则，求觅典籍，悉力任之。上海赈济会，募资于衢，师为倡缘；不足，自捐巨金实其数。爱人之周，皆类此也。师于徒众，督课勤肃。再传弟子永祚，根性聪利，师尝器许。提奖道趣，接诱无倦。寺役龚叟，人至朴质，侍师日久，尝教念佛，注心西极，今犹传诵遗德，称道不衰。夙志参学，寺务羁制，未遂其愿。今岁三月，师寿五十，屏除庆祝之文，先期孑身如钱塘，将欲舣舟天目，以盗乱未



宁，旋归三衢。五月四日，示微疾，自知不起。诏命弟子，承嗣寺业。弥留之夕，神志清澈。遗嘱修葺大殿，改建斋厨，乃吉祥卧，洎然迁化。时十二年岁在癸亥七月十八日也。师住世时，博览内外玄籍，于大慧《禅林宝训》，尤所心折。病卧之暇，披检研味，常不释卷。既而龛殓，乃举《宝训》，供置灵右，慰其幽魄焉。世寿五十，法腊十有二年。弟子妙玄、再传水祚、永仁等。是岁十一月十二日，严霜之晨，葬于鹿鸣山登高亭下。余以宿缘，承侍窆礼。睇朝阳之颓景，悼至人之殂化。辄从眷徒，略承遗德。深心追往，寄怀毫素。乃为铭曰：

住持之道，宝训其资。亦既末运，圣教陵迟。至人示生，继承法位。不务荣名，不干时贵。卓哉师德，季叶之贤。淳心独得，唯宗是篇。标举一行，以该万德。旌彼幽光，百世昭式。大慈沙门昙昉撰并书。

题永嘉庆福寺缘册

庆福之名，志乘不载。今所传者，嘉道间事耳。逮乎清季，寂山上人驻锡是间，整顿清规，增筑精舍，勤修净业，广行众善。又复建莲池会，劝导缁素，一心念佛，求生西方。远绍庐山之遗轨，近媲法雨之高躅。胜名流传，遍及中国。承其劝导，临终正念，示现瑞相往生莲邦者，时有所闻。懿欤盛哉！上人光显法门。阐扬佛化，功在万世矣。余于辛酉，参学永嘉，依止上人，同住十载。尔者城垣渐废，观瞻不尊。寺主因弘贤首，与上人谋，将欲重建殿宇，易其方位，以协形相。为立缘册，集募资财。凡诸善信，当必生欢喜心，随力而助。所获功德，无量无边矣。



清故渊泉居士墓碣

渊泉居士姓蔡，讳宗沈，诸暨月陇村人。累世力田，勤苦自给。居士生有异禀，从塾师读三四年，已能为帖括文。逮入邑庠，遂厌弃之。率意怀素狂草，颇得错综变化之妙。精篆刻，偶作小印，识者珍焉。顾性傲岸，未肯下人，荐绅咸畏惮，不获于世。坎壈而终。维时逊国后三年，岁次甲寅，春秋六十有一。先娶斯孺人，继配金孺人，生子冠洛。十载孺人殉，由是不再娶。破屋瓦灶，一镫荧荧。养息稚儿幼女，蓬发跣足其侧。居士手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之讲说曰：圣道在是矣。今岁五月，冠洛书来，陈述轶事。以彼父母，悉积善业，世称其德，久而勿衰。近将合葬濮院之原，愿乞题碣，亦犹亡亲得闻难闻法也。冠洛字丐因，博学能文，笃信佛乘，为余善友；重韪其意，略记遗行。附以偈曰：

金刚般若，是最上乘。圆顿极谈，实相正印。居上往昔，植般若因，故于此生，获逢妙典。愿当来世，更值胜缘，得闻净上，归元捷径。般若开解，净上导行，解行相资，犹如目足。命终见佛，华敷上品，早成正觉，广利含识。今依圣教，聊述津要，惟冀见闻，同证菩提。岁次辛未，沙门演音书。

了识律师传

师名传心，字了识，姓柳氏，晋江县人。父母从父皆域外医士，师幼亦习其术。十六年岁次丁卯，游禾屿，晤了智上人，愿依出家。上人谦谢，乃介于定贤和尚，落鬓染衣，愿为同门昆秀焉。而于上人犹尊以师礼，上人亦督责备至，无少宽假。师尝欲习应赴忏仪，上人厉声诃云：初始出家，何无志气若此！必欲尔者，可归俗家去。师乃忏悔谢罪。既具戒已，上人命侍兴慈法主讲席。师性聪慧，锋辩天逸。从学数载，淹通教义，登座覆讲，妙尽渊旨。一时僧英如林，罕与师抗者。复往观宗，参谛闲、摩尘诸老宿。尝辑录十界十如略释表，观宗学社为之刊布。二十一年壬申，余居万寿，始与师识，深相契合。逮及岁晚，病肺偃卧，览余所述人生最后章，因兴朝露溘至之感。乃屏医药，专诵佛名。翌年癸酉，余讲律于妙释、万寿、开元诸刹，师力疾往听，并别习根本说一切有部诸律。自是严持戒检，逾午不食。日诵义净三藏所传食罢发愿文，华严十回向品自誓受菩萨戒发愿文等，以为恒课。精进刻励，无有懈倦。六月疾剧，于开元戒坛自誓受梵网菩萨戒。八月就医禾屿，遂迁逝焉。春秋二十有七。师尝请余为撰病中发愿偈，并录传末，聊志遗事，且示后贤焉。偈曰：

稽首释迦尊、阿弥陀如来、观音大势至、地藏菩萨等。我婴诸病苦，数月久缠绵，今发弘誓愿，自利利一切。若寿



命将尽，愿早生西方，速证无生忍，普利诸含识。若寿命未尽，愿即获轻安。誓以此残生，舍身护正法。弘演毗尼藏，广宣净土宗，普救众生苦，勤修诸福业。所获胜功德，悉回施含灵。惟愿诸众生，皆先成佛道。虚空界无尽，我愿亦复然。仰叩三宝尊，证明垂摄受。

厦门万寿岩瑞山禅师传

师名寂精，字瑞山，姓柳氏，惠安县人。业制黎祁，眷属悉习蔬食。二十九岁，南安雪峰寺转初法师莅惠安讲阿弥陀经，师闻法发心出家，遂依剃染。既受具戒，乃随喜江浙禅席。三觐普陀，并礼五台、九华诸胜。尔后归卧南闽，水边林下，高蹈息止。闲云野鹤，未足喻其疏旷焉。师于禅宗故事，多所记诵，而惟归心极乐。化导后进，亦以远名利勤念佛，谆切策励，不作玄赜之说。晚岁恒居禾山万寿岩。时有群寇执刃，入岩劫剽。师趺坐泰然，称诵佛号。群冠遍巡寺舍，不及师室，遂免于难。逊国后二十二年岁在癸酉，嘉平月首，示微疾。师先与了智上人居万寿久，友爱厚笃。既示疾已，时相瞻视。十三日语上人云：数载道侣，复历三日，当别离矣。上人诫其专意净念，书生恋著。乃大欢喜，屏绝医药，一心念佛，蕲向安养。万寿诸上人亦资助称念，昼夜靡懈。逮十六日晨六时，安详舍服。气息不属，唇吻掸动，犹复未已。历时既久，肢体悉冷，顶门温暖，容采朗润。往生极乐，信有征也。春秋五十有七。余于壬申十月始识师，方觏面时，师呼善来，有如旧友。同居半载，罕有言说。观其风仪俊逸，动止闲适，有以异于常人，深致敬礼。师既迁化，从了智上人谘其遗事，略诠次第，为赞述焉。



心灿禅师传

师名传正，字心灿，姓叶氏，台湾冈山郡湖内庄人。弱冠之岁，诣打鼓岩元亨寺，礼开专和尚披剃。十三年岁次甲子，至厦门南普陀寺，入景贤佛学社，亲承性愿法师。未久，复侍法师往泉州月台。乙丑秋，往福州大雪峰寺禅堂，修习禅定，后任斋堂行食，苦节卓绝，众所称赞。庚午岁暮，返厦门，居万寿岩。及妙释寺复兴，师往司香灯事，时余常至妙释，随喜念佛，因与师识。癸酉正月，创讲律会，历妙释、万寿、开元、南陀，师悉预焉。尝标点《行事钞资持记》二十巨册，并录科文。正襟危坐，秉笔终日。点画端严，毫末不苟，历十数月，乃获卒业。其任事庄敬有恒，类如此也。甲戌仲夏，律会罢讲，师亦卧病。余劝其屏弃医药，专持佛名。师韪余言，精进不懈，疾遂差除，容采焕发，胜于平日。自谓专一念佛，身心安宁，获益甚大。乃以报缘垂尽，不久复病，缠绵未已。一日过余石室，稽首伏地，泪下如雨，云将归台岛矣。逮及岁晚，获其二简：一谓病危，受恩未报，愧泪告别。一谓谢世，遗嘱代讣。二简所述，一日间事。病危于十二月十二日，谢世为十二夜也。余复乞人致言台岛，询其详委。续获报书曰：师返台岛，居大岗山超峰寺，同门昆季心耀上人，侍奉周至。命终之际，为集数僧，助其念佛。由是师乃正念现前，朗诵佛名，安详而逝，春秋三十有七。师在俗时，即奉佛茹素；出家而后，操和端谨，异



于常伦。昔讲律会中，多绩学聪辩之士。师处其间，沉默谦冲，不露圭角。随众进退，碌碌无所表建，人或以是轻之，而民心诚实，罔谙机巧。出言朴质，有似纳涩。事上以恭，不事谄谀。交友以敬，不生妒嫉。从善如流，无有疑贰。闻过则喜，未尝瞋怨。自甘淡泊，远离权门。严护威仪，莫敢放逸。高风贞节，盖亦旷世希有。人谓师愚，岂非其愚不可及耶？余与师识，未及三载。于其心迹，知之独详。故并记之，以垂范来叶焉。南山律苑沙门一音撰。



记陈敬贤居士轶事

十六年丁卯二月，余在杭州云居山常寂光寺，敬贤居士过谈，所言皆禅理。余勖以净土法门，未能契也。戊辰以后，余数至闽南，时敬贤方习止观，时时询除瞋习法。因检贤首梵网疏示之，颇为首肯。尔后音问久疏，闻人言其居杭州复习秘密部。甲戌九月十九日，共存（敬贤之子）至南普陀后山石室。余问敬贤近状，彼谓已遵印光法师教导，专修净业矣，余为庆悦。翼岁乙亥，敬贤来书，谓十数年彷徨歧路。近始一心专修净业，迩来工夫颇能得力。并乞结夏杭州，为彼讲解菩萨律仪。余以先受惠安净峰请，答简谢之。后数月居焦山，复绍二友致书与余，谘询念佛方法。其于净业，可谓专且笃矣。敬贤既殁，林德曜居士嘱为輓章，乃摭拾轶事所及知者，粗述梗概焉。后二十五年岁次玄枵、月旅姑洗、晋水南山律苑沙门一音书。

法空禅师传

师讳今实，惠安陈族。十六落发，常诵金刚、法华。胁不着席，食不逾午。严冬之际，屏除冠履，苦行精进，迈于恒伦。

改元后七年戊午，远适庇能，建观音寺。庇能为英吉利属海峡，闽粤商者习称槟城。其地繁盛，而乏游观之所。师以极乐寺寺前多旷土，乃发宏愿，营筑苑囿。集诸宇内珍禽奇兽，靡资巨万，尽其轮奂之美。师故善知物性，抚摩虎犴，若玩掌珍。海南诸粟散王，乃至欧美名士，游庇能者，悉踵师门，展谒礼敬。或致简牍，达其诚款。以是盛誉及于万国，闻师名者，咸生欢喜。

师又工书；下逮武技幻术，靡所不谙。震域彼土，或值灾祲。或筑学黌，集会演技而求资者，师每佐助，复施财宝。凡所希求，皆令满足。彼土报章，竞致赞颂。中外士庶，仰之若慈父母焉。岁次辛未，师返南闽。施千金石鼓，修置杂物，而利行者。时以墨妙，颁致诸山。其得之者，珍逾球琳。今岁丙子三月，示疾迁化，春秋五十有九。

师之奇行瑰节，辄有轶于党辄，岂余凡愚可得窥测？所及知者，巍巍德量，弘廓渊冲，高山仰止，未能忘怀耳。彼诸化迹，颇多流传，今所记述，不及什一。语其详委，当俟来哲。赞曰：一人首出，万类归依。化及禽兽，恩洽蛮夷。人谓菩萨，亦云力士。随机所见，称名致美。如天覆物，若海朝宗。化迹昭垂，忆劫攸崇。



本妙法师传

本妙，名广演，一字白云，南闽同安人。幼时丧父母，改元后十六年，师十八岁。游厦门万寿岩，获晤真常老人，因从剃染，明年受具足戒。十八年，参兴慈法主，深以契合，遂即依止，常侍讲席。未几，万寿老人示寂，护法缁素请师返南闽，乃归任万寿住持，并重兴同安梵天寺。劳瘁致疾，于二十五年二月七日谢世。先二日预知时至，付嘱寺务并勖徒众。逮及七日午后三时，起坐念佛，含笑迁化。历四时余，顶门犹温暖。往生极乐，信有征矣。春秋二十有七。师根性聪利，侍兴慈法主未久，遂能精通教义。辩才无碍，有如老宿。盖多生熏习，岂偶然也。著《心经论解》一卷，序跋甚繁。于师行迹、言之详委，故今不复述焉。岁次玄枵木槿荣月，惠安瑞集岩大华严寺沙门胜祐。

重兴草庵碑

草庵肇建，益惟宋代。逮及明初，轮奂尽美。有龙泉岩，其地幽胜。尔时十八硕儒，读书其间，后悉进登，位跻贵显。殿供石佛，昔为岩壁，常现金容。因依其形，雕造石像。余题句云：“石壁光明，相传为文佛现影；史乘载记，于此有名贤读书”，盖记其事也。胜清御宇，浸以零落。昔日金刹，鞠为茂草。中华建业十二载，瑞意、广空上人，伤其废圮，发意重兴。绵历岁时，营治堂宇。壬申十月，复建意空楼三楹。虽未循复旧观，亦可粗具规范。余于癸丙之际，岁暮春首，辄居意空。淹流累月，夙缘有在，盖非偶然。乃为述记，垂示来叶焉。于时二十五年岁次玄枵，慧水瑞集岩大华严寺沙门演音撰。



玉泉居士墓志铭

居士姓吴，字建东，梵名演定，复名衍，闽浦城杨溪尾人。改元后七年，余始剃染，与程子中和住玉泉，闻居士名。逮及岁晚，乃获展晤，深以忻憙，因共栖止。居士闻法最早，乐玩般若，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句，常致三复。程子专讽华严，后出家字曰弘伞，与余同师门也。翌年冬，结期修净业。十二月八日共燃臂香，依天亲菩提心论发十大正愿。居士先一夜未尝睡眠，惟持佛号。尔后道念日进，盖善友同集，互以策励而致之也。余尝披《灵峰宗论》法语示居士，览未终卷，自谓心意澄澈，异于平时，历数日，入市求橘，童子昂其直，居士瞋诃，遂复常度。辛酉季春，余徙永嘉，掩室城寮，盖由居士为之容介。尝致书曰：凡所需求，无虑难继，有某在耳。后五载丙寅，余归钱塘，乃知居士先已迁谢。居士貌温和而性刚直，守正不阿，好义忘利。年未四十，遂尔淹逝，知其人者，悉为叹惋。住玉泉久，自号玉泉居士。今岁丙子，介弟涧东夫妇，为卜葬于玉泉寺畔青石桥石虎山中，属铭于余。因忆往事，粗述其概。系以铭曰：

常乐出家，勤修佛法。胜业未就，薤露朝溘。冀其再来，乘愿不忘。一闻千悟，普放大光。





中 国 现 代 散 文 经 典 文 库



ISBN 7-80000-407-4/I·15
全套定价：1160.00 元(全12卷)